



49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明代筆記小說

十八冊

河北教育出版社





49

---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

明代筆記小說

十八冊

---

周光培 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明代筆記小說(共一百六十一種)

(全二十九册)

一册

永曆紀事(一卷)

明·丁大任 撰

先撥志始(二卷)

明·文秉 撰

定蜀記(一卷)

明·文震孟 撰

琅琊漫鈔(一卷)

明·文林 撰

烈皇小識(八卷)

明·文秉 撰

安龍紀事(一卷)

明·江之春 撰

蓟圃擷餘(一卷)

明·王世懋 著

弈史(一卷)

明·王穉登 著

丹青志(一卷)

明·王穉登 撰

游喚(一卷)

明·王思任 撰

寓圃雜記(二卷)

明·王錡 撰

二册

北牕瑣語(不分卷)

明·余永麟 著

玉笑零音(一卷)

明·田藝蘅 撰

蹇齋瑣綴錄(八卷)

明·尹直 著

觚不觚錄(一卷)

明·王世貞 撰

鳳洲雜編(六卷)

明·王世貞 撰

列朝盛事(一卷)

明·王世貞 撰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四卷)

明·王 鎰 撰

守溪筆記(一卷)

明·王 鏊 撰

三 册

皇明異典述(十卷)

明·王世貞 撰

皇明奇事述(四卷)

明·王世貞 撰

四 册

三垣筆記(附·補遺三卷)

明·李 清 撰

三垣筆記附識(附·補遺三卷)

明·李 清 撰

原李耳載(一卷)

明·李中馥 撰

五 册

炎徼紀聞(四卷)

明·田汝成 撰

倭變事略(一卷)

明·朱九德 撰

革除逸史(二卷)

明・朱睦㮮撰

弘光實錄鈔(四卷)

明・古藏室史臣撰

天順日錄(一卷)

明・李賢撰

青鳥緒言(一卷)

明・李豫亨撰

六册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

明・何良俊撰

嘉定屠城紀略(一卷)

明・朱子素撰

靖難功臣錄(一卷)

明・朱當泗撰

山行雜記(一卷)

明・宋彦撰

敝帚軒刺語(三卷・補遺一卷)

明・沈德符撰

飛鳧語略(一卷)

明・沈德符撰

秋涇筆乘(一卷)

明・宋鳳翔撰

七册

餘冬序錄(六卷)

明・何孟春撰

北征錄(一卷)

明・金幼孜撰

北征後錄(一卷)

明・金幼孜撰

東江始末(一卷)

明・柏起宗撰

風月堂雜識(一卷)

明·姜南撰

投壘隨筆(一卷)

明·姜南撰

新倩籍(一卷)

明·徐禎卿撰

八册

萬曆野獲編(上·二十一卷)

明·沈德符著

九册

萬曆野獲編(下·九卷·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著

十册

金陵瑣事(四卷)

明·周暉撰

十一册

花當閣叢談(八卷)

明·徐復祚撰

十二册

慎言(二卷)

明·叡英纂

幸存錄(二卷)

明·夏允彝撰

續幸存錄(一卷)

明·夏允淳撰

瓶花齋雜錄(一卷)

明·袁宏道輯

世緯(二卷)

明·袁表撰

瓶史(一卷)

明·袁宏道撰

遊居柿錄(一卷)

明·袁中道撰

清暑筆談(二卷)

明·陸樹聲著

病逸漫記(一卷)

明·陸鉞撰

復社紀略(四卷)

明·陸世儀撰

十三册

菽園雜記(十五卷)

明·陸容撰

簞齋雜著(一卷)

明·陸邦撰

說聽(二卷)

明·陸燾撰

兩粵夢遊記(一卷)

明·馬光撰

清閒供(一卷)

明·程羽文著

損齋備忘錄(一卷)

明·梅純撰

蟻衣生劍記(一卷)

明·郭子章輯

涉異志(不分卷)

明·閔文振撰

吳乘竊筆(一卷)

明·許元溥撰

十四册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陳霆著

奇聞類記(四卷)

明·施顯卿 撰

十五册

繪圖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明·梅鼎祚 纂輯

茶 疏(一卷)

明·許次紆 著

彭文憲公筆記(二卷)

明·彭時 撰

木几冗談(一卷)

明·彭汝讓 著

湖西遺事(一卷)

明·彭孫貽 撰

朝鮮紀事(一卷)

明·倪謙 撰

遊名山記(四卷)

明·都穆 著

守鄖紀略(一卷)

明·高斗樞 撰

醫閭漫記(一卷)

明·賀欽 撰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

明·張統 撰

京師五城坊巷術術集(一卷)

明·張爵 纂

十六册

文具雅編(一卷)

明·屠隆 撰

天潢玉牒(一卷)

明·解縉 撰

調言長語(二卷)

明·曹安 輯



星槎勝覽(四卷)

明·費信撰

上池雜說(一卷)

明·馮時可著

赤雅(三卷)

明·鄭露撰

古今譚槩(上·不分卷)

明·馮猶龍撰

第十七卷

古今譚槩(下·不分卷)

明·馮猶龍撰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馮夢禎撰

祐山雜說(一卷)

明·馮汝弼著

效顰集(二卷)

明·趙弼撰

第十八冊

脈望(八卷)

明·趙臺鼎著

吳中故話(一卷)

明·楊循吉撰

制府雜錄(一卷)

明·楊一清撰

西征日錄(一卷)

明·楊一清撰

丹鉛續錄(八卷)

明·楊慎著

渙載記(一卷)

明·楊慎著

西堂日記(一卷)

明·楊豫孫撰

高坡異纂(三卷)

明·楊儀著

北征記(一卷)

明·楊榮著

草木子(四卷)

明·葉子奇著

十九册

水東日記(七卷)

明·葉盛撰

漫記(一卷)

明·崔銑撰

禱雨雜紀(一卷)

明·錢琦撰

蕉窗九錄(一卷)

明·項元汴著

三湘從事錄(不分卷)

明·蒙正發撰

二十册

牧鑑(十卷)

明·楊昱輯

戲瑕(三卷)

明·錢希言撰

遼陽海神傳(一卷)

明·蔡羽述撰

南翁夢錄(一卷)

明·黎澄撰

縣笥瑣探(一卷)

明·劉昌撰

霏雪錄(一卷)

明·劉績著

否泰錄(一卷)

明·劉定之撰

二十一册

賢奕編(四卷)

明·劉元卿 撰

焦氏筆乘(六卷·續八卷)

明·焦竑 輯

歸田詩話(二卷)

明·瞿佑 著

吳郡二科志(一卷)

明·閻秀卿 撰

耳新(八卷)

明·鄭仲夔 撰

行在陽秋(二卷)

明·戴笠 撰

井觀瑣言(三卷)

明·鄭瑗 撰

二十二册

酌中志(二十四卷)

明·劉若愚 撰

二十三册

五雜俎(上·八卷)

明·謝肇淪 著

二十四册

五雜俎(下·八卷)

明·謝肇淪 著

二十五册

今言(四卷)

明·鄭曉 撰

國寶新編(一卷)

明·顧璘 撰

海槎餘錄(一卷)

明·顧峴 著

客澳述(一卷)

明·顧山貞 撰

元故宮遺錄(一卷)

明·蕭洵 編

思文大紀(八卷)

明·無名氏 撰

二十六册

天水冰山錄(不分卷·附錄一卷)

明·無名氏 撰

雙槐歲鈔(十卷)

明·黃瑜廷 撰

二十七册

草廬經略(十二卷)

明·無名氏 撰

民抄董宦事實(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巫娥志(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寶櫃記(一卷)

明·無名氏 撰

江南聞見錄(一卷)

明·無名氏 撰

揚州變略(一卷)

明·無名氏 撰

淮城紀事(一卷)

明·無名氏 撰

詔獄慘言(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天變邸鈔(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

同異錄(二卷)

明·陸深著

古奇器錄(一卷)

明·陸深著

谿山餘話(一卷)

明·陸深著

國琛集(二卷)

明·唐樞著

二十八册

前聞記(不分卷)

明·祝允明撰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邵康節先生外紀(四卷)

明·陳繼儒輯

妮古錄(四卷)

明·陳繼儒著

香案牘(一卷)

明·陳繼儒纂

珍珠船(四卷)

明·陳繼儒纂

銷夏部(四卷)

明·陳繼儒著

筆記(二卷)

明·陳繼儒著

辟寒部(四卷)

明·陳繼儒著

羣碎錄(一卷)

明·陳繼儒著

讀書鏡(十卷)

明·陳繼儒著

太平清話(四卷)

明·陳繼儒 撰

二十九册

西吳里語(四卷)

明·宋雷 著

餘菴雜錄(三卷)

明·陳恂 著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 撰

辨物小志(一卷)

明·陳絳 著

# 本書目錄

脈望(八卷)	明·趙臺鼎 著(一)
吳中故語(一卷)	明·楊循吉 撰(一三三)
制府雜錄(一卷)	明·楊一清 撰(一六二)
西征日錄(一卷)	明·楊一清 撰(一八四)
丹鉛續錄(八卷)	明·楊慎 著(二二四)
滇載記(一卷)	明·楊慎 著(三三四)
西堂日記(一卷)	明·楊豫孫 撰(三七二)
高坡異纂(三卷)	明·楊儀 著(三八〇)
北征記(一卷)	明·楊榮著(四三四)
草木子(四卷)	明·葉子奇著(四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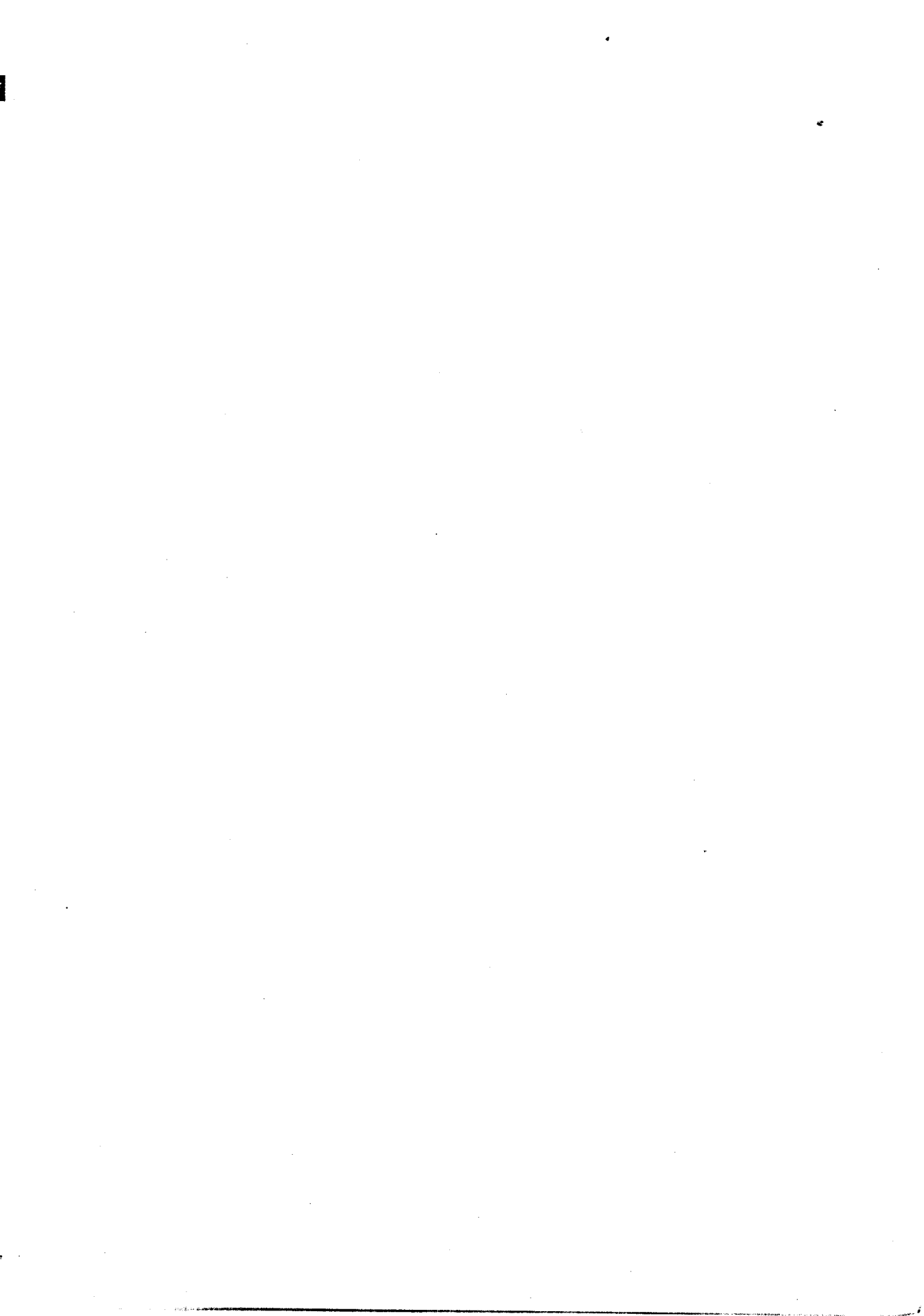
脈

望

(八卷)

趙臺鼎 著





脈望序

脈望乃趙文肅公冢祠長玄所著計部李伯東氏刻之北平分署余來守是郡學士大夫索之者衆板已為東伯携去余仍付之剞劂氏更為袖珍便于觀覽晉何遜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嗟夫此脈望所從來長玄君著書大旨可窺已余讀脈望而知三教之趣合也佛教深而廣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即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疑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是在學人生一悟境總之在養生者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要在此心湛然晏靜自然照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泰同契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意在無人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此自吾輩慧根即仙即佛即吾儒所從來遠矣因憶馮李錢穀刑名甲天下往余守檇李躁而靜制之煩而簡御之非棄刑名錢穀于無所事事也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似與脈望之旨若合符節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匠石因于郢人莊周因于惠施慧能因于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為貴者余之袖珍是編也倘有因之者又奚啻三食神仙字已耶不然羽翼胸臆而騏驥鸞鶴者世鮮不以為迂怪是脈望也得無益其怪吾家尼父所不語者乃曰天竺苦縣

月

三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商丘曹代蕭謹序

脈望卷之一

丹華洞主西蜀趙古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德先天生 校

華幽蕊笈幾於汗牛。結果成胎。見如角兔。走也。窮蒐廣獵。仰拾俯取。積久盈筭。食固無味。棄亦可惜。姑存而置之。識者若見。寧免蠹魚之誚耶。雖然。是蠹也。其諸異乎。蠹之為蠹也。與嘗聞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脈望。遂以脈望名之。

規中國訣云。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踟躕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屯於玄冥坤癸之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氣。續續不耗。日益月強。始之去疴。次以返嬰。積為內丹之基本矣。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陽生於子。即真火也。至人起見於眾。動升腎中。動氣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食氣上升。灌溉諸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或遇觸而動。即當定心靜坐。閉目存想。此穴之氣上升。庶不至下泄。蓋精者人身之寶也。命門即腰眼也。青骨向下而上。第七節之中是也。

二聖王訣。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者死之根。但吸靈龜而死陰。莖其神自生。彼修者只知禁欲。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長春云。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六慾七情。當體消滅。故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或言陰不死。而頓無慾。

者吾未之見也馬丹陽曰修行先要死陰蓋陰蓋不死萬緣侵箇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擒走

不禁性禪屬云必使機執身心永斷斷

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仙之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

命也丹田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真炁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內有神龜呼吸真

炁非口鼻之呼吸也口鼻止是呼吸之門戶丹田為炁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

故曰胎息謂下三寸三分者為是即腎間也

三元會議云子為六陽之首以應冬至故當靜坐凝神祛除萬慮一念規中默調其息而符候

之至亥末子初陰極陽生之時腎中一陽之炁忽爾發動即舉心念以應之使真水真火混而

為一謂之水火既濟午為六陰之首以應夏至故午前靜坐凝神待陽極陰生之際心中自然

一陰之炁下降即舉情以合之存於心田神腕勿令嚥下乃為坎離交垢之道也常人於此水

火升降之時或行走笑談或酣睡以致水火不能既濟至於卯酉二時乃為心腎二炁交分之

際應春秋二分之候亦須澄心靜坐聽其自然綿綿若存此為沐浴之功也除此四時之外餘

時不拘

靈寶畢法云采藥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真炁使之不散又云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

捉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謂離掛腎氣到心當神識內定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

勿吐勿咽自然心腎相交故前文午時勿令咽下四字乃口訣也

我身未生無相有覺我身既生有相無形是名何物太乙含真

淨明錄云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庸黃丹局也

通真契玄篇云心為朱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真液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母故上田為

採藥之處江慎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

明逆為丹母順成人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為元炁逆歸氣穴為丹母產玄珠而為仙為聖順則

流元精於膀胱則淫而為子矣據二論可見上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

云以襲氣母

丹陽云火裡青蓮滴珠露常在寶瓶為供具玉溪子云露珠點綴蓮花下又隱奧云天上三十

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佛偈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云心地含諸種普

雨悉皆萌合觀見妙

青華秘文云混沌神居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為之園驗符應云虛谷乃水火二氣交媾結成

無形有象之名又曰二弦虛氣妙合為一即名玄關吁盡之矣可見中黃宮金窟穴玄關玄牝

皆不過藏竅之處所耳胡可着也

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禮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二經所言若合符節是乃先

聖之微言而記者錄之耳

楚詞云母滑爾魂也也分彼也也將自然一氣也也孔神分於中夜時也存虛也也以待時也之分母

為之先

二十七字括盡丹書可見

前此莊子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沁園春云煉

已待時青華秘文云守已待癸生時虛待二字之義淵矣哉

口訣云便就動處略提起凝住一念助其騰騰上冲謂之采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

謂之合故卓壺雲云彼土如何發動與此土如何對舉真召之未生也有為之媒真召之既生

也有為之機鉛汞之相見也有為之防鉛汞之歸斧也有為之胎以至沐浴抽添何莫非真土

之妙用也哉

寂然不動土之性也蓋根塵已絕萬慮俱泯一氣縱橫自然遁道上升降入丹田而成至寶陳

虛白以身心不動為採藥蓋此意也豈區區迎目送運用之為哉

火候全在念上着力虛白云念不可起意不可散起火時人力不可干預惟虛靜為主不使雜

念撓之聽其自然待其熏蒸一回自爾生陰化為玉液下降灌溉五臟喉中覺有甘津乃其驗

也到此時還守虛靜一毫不撓自會凝結久之寂定方可徐徐而起

真詮謂性命只是一件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也既死則六根具而不能用者無神以宰之也

是知神乃形之主神離則氣散命豈在外哉若非兩件雙修而分先後殊未妥何也修性則命

在其中所謂神返身中氣自回是也未有外虛靜而能交媾成丹者蓋先鍊精成氣後修定起

脫返難究竟若能證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蓋三關自有為入無為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

二關者頓法也。今惟徑行鍊神還虛功夫。直到極虛靜篤。精自化炁。炁自化神。櫛柄在手。命由我立。是一簇貫三關也。豈不易簡而捷徑哉。真空寶相非此頓空

劉長真喻性為土。喻命為水。性命相見如水土和為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真火鍛鍊。土再見水。復化為泥也。如磚瓦曾經火鍊。千年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關尹子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開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矣。日餐一數。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混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與順率循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為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則行臥之間。俱是坐也。

釋氏面壁。自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而可以入道。善修行者。時眼不見人。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逆則成丹。故儒家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與不失赤子之心。其旨同焉。

列子云。與齋俱入。與汨俱出者。入水不濡也。隨烟燼上下。徐行而出者。入火不灼也。皆指神而



言既謂之神則無形矣水安能濡火安能灼

莊云物之有知者特息知是性息自命三教聖賢千言萬論不過發揮知息二字此老提綱揭領豁人心目於百世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老子云能如嬰兒乎又云復歸于嬰兒兒者元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生神章云照頤養嬰兒又云慶此嬰兒脫

綿綿若存老子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養珠者龍抱卵者雌豈有言語轉相告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故曰真火本無候也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馬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見性頌云心清意靜氣和神定真息綿綿靈光瑩瑩

道法心傳云耳目鼻口身精神魂魄意攢簇在中宮化作先天氣○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

了明篇云一顆明珠繞運動光輝閃灼兩眉間○氣入丹田火自生眉毛灼灼電光明○夜深

獨坐燒丹處萬顆明星帳頂頭

仙詩云眼前白雪亂紛紛滿目黃花變紫雲頂上山泉時復響耳中仙樂日聞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人少體中即回不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謂

其呼吸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真息凡息切息出多人少

梵語震旦此言多思慮也謂此國人思慮多故以名之

圓覺經云一切眾生壽命皆為浮想楞嚴經云菩提心中皆為浮虛妄想疑結妄想之害大矣

參同玉吾注云弦前弦後正當時謂吾身之異門也嘗攷異門之說惟紫陽老仙云黃庭之下

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一故陽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在乎一之內正屬

土又云異者鼎下之片燮耳闔則為乾開則為巽闔則為噬闔則為吸何以能開闔亦無非一

意使之然又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體也又云巽為地戶見後

雙腎曰命門一身命脈之所關係人不能責其无固其根貪愛姪慾搖動命門去死不遠矣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燎於薪於事則有反害之禍於丹道木三火二

為五有變化之機

靈寶經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一時停輪此皆以神氣凝集陰陽混合於空洞之中目不

瞬心寂定為是

無際在大竹朱居士家住居士曰我見和尚坐得好問云如何見得曰你素常坐禪眼不定故

今番坐禪眼似定耶。

詹子南述象山先生嘗舉釣是人也。一章云：須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拾此心用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遠見。先生目逆而視曰：此理已顯也。子南問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以上三段可見三教一理。

元陽真炁自二十四節上升洞房宮。明朗洞照八室。至此下視六極之境。如在掌中。所謂三境非遠。

頭養和氣。嬰兒自生臍腹之中。如懷胎狀。

諸天日月為飛精。諸洞日月為伏根。人間日月為明輪。若吞明輪者為仙。蓋服日月光華各有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之地。乃日月所出之門。戶地祇於此。且望迎送鬱儀結璘之神。金為神性。居上丹田。是謂頂門。人呼為性門。性最靈。故性門未合。尚如前世事。及其合則不知矣。寄體於肉團。心以應萬事。人能知性命。可以修太素。妙行觀門。栢為金仙。故栢真人記云：鬼風吹合。崑崙神坵。心中晝煎。且煮肝腎。注精施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仙聖不居。甘受死地。今當回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歌曰：金鼎天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謂之默朝上帝法。

硬打塵勞。勿令睡魔陰邪之所侵撓。昏睡則精神散失。魔鬼侵凌。故大洞經云：太乙楊明威。所以鈐飭之也。

一點靈光洞然無碍。暉映八表。丹經曰：龍虎大藥，須以真鉛真汞和合而成。方有光華煥燦。天河自尾箕寅位注於東井，而循環於天地之間。古人云：水出崑崙之下，注出尾閭，復上謂之天河。此天地之河也。人之河自尾閭，尾閭係寅位，沂流而上，崑崙與天地同焉。呂仙云：曲江上月華瑩淨。大洞經云：一曲水天間，可以互參。

釋氏七覺支，則曰念覺、擇法覺、精進覺、喜覺、禱覺、定覺、捨覺。大抵只是先天先地靈明不昧之精神是也。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荷澤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圭峰裴相所說已詳。又云：天有七

曰：心神降于中曰神，又云：心有七竅，又云：心神上通耳目鼻口七竅，俱名七覺。荷澤亦名七覺。

大洞經十方暉紫烟，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蓋人之妙炁凝集而出於眼目，即水火之正色。桃君乃腎神，蓋宜慾慾空室慾，惜精愛炁，為一身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臍內，神光寶光即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暉采於長空青冥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

言大洞經烟回太暉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面也。

東海蓬萊山扶桑山，方丈山，滄浪山，最高極。天下有三島十洲，曰玄洲、瀛洲、祖洲、聚窟洲、炎洲、麟洲、流洲、長洲、元洲、生洲。大洞經云：玄洲絕三津，滄臺飛羽輪，校仙登扶桑，皆在東海上。得道者，經由此處，脫腕換骨，拜職受服，然後上升天境。朝見三清至尊。先賢有骨肉同升者，此身皆脫藏名山，惟神可去。

人有一百八十靈關，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四千里，竅關鍵中，咸生精液之潤。人無津液，則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履載，萬物得水而生成。

其實一也。

真仙朝帝。但見金光勃勃。不見眸容。修真之人。鬼神見之。惟見紅光。

乾為天門。巽為地戶。地戶即下田是也。故風曰巽風。以其起於下也。起巽風。運坤火。俱在下田。

眼之於色。為業甚大。眼見心欲。心動神疲。是以五臟之神。皆從眼漏。為第一根。眼通心。心乃神

宅。眼既見。心必動也。道之大而至高。超出乎無色之界。眼之上為無色界。泥丸乃玉京山。

人以雙目回光返照。則真炁隨而聚於元宮。謂之迴風混合。或指息言。屏息迴風。牛車大乘之道也。

人以心為天。腎為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神風靈籙。故天地相鎮。人以

真炁運動。故身體長寧。三部八景。自尾閭至百會三節為一關。三八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炁。

潭底日紅。陰怪滅鉛。為陽炁山頭。月白藥苗。新汞為陽精。以陽歸陽。則雙目如金星。能通乎晝

夜。以代日月之明。

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生。

日中真靈。乃太陽之精。在人則坎中之陽。兩腎間一點明瑩者。名日中王。以子時建生。

古詩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裡。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又曰。若人問

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又曰。日月交合時。便是生身處。本來面目真。勸君勤懇願。蓋日月

合璧。乃月晦夜交合也。內丹於此下手修合。丹料之異名曰福醴液。丹房之器曰慶元瓶。

玉清上境乃人之泥丸宮衆妙門投胎奪舍皆自此出入人之死亦由是出。

八梵九天東方曰始青天太青天人之超度形神使其超越始青之天方至欲界色界無色界方至四梵種民天方至神霄九天無上三天各天動計數萬里信知其不可階而升也然有道之士通達明了不涉閻津不勞登陟動一念頃方直造圓頂之外矣。

瑩蟾語錄云精闕氣闕與神闕三闕一湊天籟地籟及人籟眾籟俱澄○以先覺而覺後覺反外觀之觀內觀。

中和集三闕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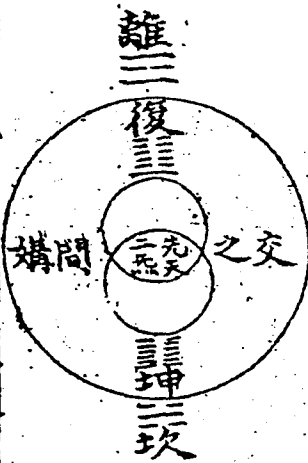
錄精化氣。初闕有取坎填離。先要識天癸生時急采之。

錄氣化神。有無乾坤闔關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闕逆流至天谷交合然後一點落。

錄神還虛。上闕為工夫到此一字也用不着。

三闕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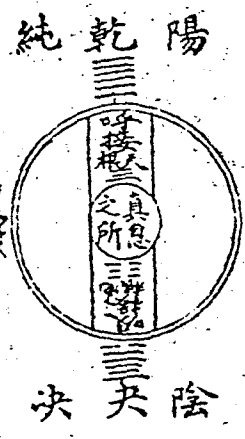
# 初關



六陽既純靜之極也一陽復生靜極而動也靜已極將至於動陽將生未離乎陰陰陽動靜之間乃先天之氣也。

精藏於腎。腎居下。故曰初關。其功在於採取。蓋腎間有動氣。乃天一之數。真陽所藏。而火木  
 金土之先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之。兩氣相媾。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者。意  
 為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胎於母。  
 先生右腎。為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於天乙。夜辛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動氣。漸出  
 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點  
 加存想。氣穴之下。兩腎之間。若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  
 復想想。而復垂。腎路連心。上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  
 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際。此氣  
 略閉。則不勞而降矣。若一學即求其效。乃助長之害。不忘不助。乃其則與行之久。熟則靜極  
 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先天無為之境。不俟言而得之。所謂時者。熟後亦不拘于時。  
 人身自有子時也。金笈寶錄徐收而縱一段說之甚悉。

中關



坎離交垢。大藥生焉。運火養之。火乃陰陽之  
 氣也。三為陽。陽者呼氣而出也。三為陰。陰者  
 吸氣而入也。呼吸互換之處。乃真息之根也。  
 呼吸出入。升降其氣。薰蒸四達。火之文者  
 也。藥結丹結。又用武火。下烹于爐。上升于鼎。

爐坤也。鼎乾也。是為乾坤交媾。乾交坤。坤之陰為夫。陰氣決盡則為純陽矣。氣原於心。心居身中。故曰中關。其功在於呼吸升降。心腎氣交結為聖胎。然所以交者。意合之心存之。神宰之也。三者難持。易失。一有不謹。則交者不能保其不散也。故於是氣既交。武火升鍊之後。當用文火以溫養之。陰陽氣合為火。人身呼吸是也。呼則氣出為陽。吸則氣入為陰。呼吸互換處。即陰陽氣合也。下學之功。有可無者。有真人之呼吸。有口鼻之呼吸。以真人之呼吸言之。前對臍輪。後對腎中間。有箇真金鼎。即呼吸之根。闔關互換之處也。人之未生。隨母呼吸。所謂真人之呼吸。既生之後。真人呼吸未嘗亡。但神出氣移。不能再守胎中之一息。修煉之法。使人返本還原。復其生身受氣之初耳。以口鼻之呼吸言之。咽喉者所由之關也。其上有會掩焉。啟則呼氣出。心肺主之。閉則吸氣入。肝腎主之。心肺相去。會掩為近。肝稍遠。腎最下。為尤遠。呼則氣促。其氣由之。而日耗於外。吸則氣少而短。不能下至於腎。遇肝而返。此呼吸所以不固。真人呼吸。壽人元氣。人人有之。而不知口鼻呼吸。喪人元氣。人人陷之。而不覺。人能回光返照。注意臍腎之間。一呼方至。以吸繼之。互換禪續。如環斯循者。真息也。與嬰兒在母腹無異是也。

# 上關

乾



泥丸居頂上。神所棲也。故曰上關。一身之外。皆太虛也。太虛神之妙應者也。得之於我。還之於彼。何間然之有。煉精者。身不動而已。採取升降。不得不運之。以心也。煉氣者。心也。煉氣者。心不動而已。闔關



解

空

卷一

進退不得不運于意也。至於神則妙應不測。既無所施。三者混合為一。復忘二併。出與太虛同體。恍然如在夢中。學者到此境界。乃是泰定。切不可放倒。當知昏久則明。濁久則清。脫胎元神於此出矣。玄工盡此三段之中。

腹中橐籥。風入松頂上。蕭韶泉漱石。

心經無垢子註云。六箇門頭一箇關。五門不必更遮攔。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鎮日安。○六根皆從一根上起。但去一根。上返照從何而起。若識起處。起處是妄。休教生苗。

修行之法。築基已就。玄牡有相之後。工夫大約有四。曰靜。真息停時曰定。始而昏定曰慧。了了曰通。了了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見境不着。見阻不退。謹謹護持。自然成就。否則前功盡棄矣。

靈寶畢法云。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乃心腎交合之機。此物取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乃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日。玄機奧旨。難以盡形。工夫行持不外乎多入少出。

嘗讀張三丰道法會同疏有云。得腐朽再生之橐籥。見刳仞不殞之卷阿。紅鉛黑鉛。煨煉方成。影響金液玉液。生臥略致疏通。云每疑刳仞卷阿之錯。及閱大洞經。有黃籙保刳仞之句。又

停玄三秀阿註云藏隱玄根於三秀之卷阿南岳名太虛小有之天古詩小有洞中三秀艸即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仙乃信仙詞咸有所據非杜撰也

華嚴經云惟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度人經身度我界體入自然又云有過我界身入玉

虛圭堂註云先天之命源一也夫命如召命之命此意玄妙入極又楞嚴經行陰圖中云淨達

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名于十方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之命

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曰六祖偈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

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是矣有幻身四大有真空四大

嚴楞經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真實土真虛土皆土也合真水真火真風併謂之

四真楞嚴虛空藏菩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

以後天四物與夫假合四大而會之者萬里矣世尊托後天四物以明不可言傳之妙而曰如

來四真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徧滿世間寧有方所豈細事哉此之謂造化一源先君妙道大佛

之秘藏生靈之太初自從水火相擊搏便有兩土各戰爭故曰兩土成圭者此也風乃異風又為索籥也

圭堂云乾坤函□□象交駢真火盤旋風雲改觀既而冲光歷落□□簾帷醜醜彌抽機軸潛

發三思大事再嘆奇哉此景詳見修玄章第九及四百字序

元精者父母交媾之初陰陽偶合之始精血相含孕於坤宮生於坎戶徐徐凝結漸漸成胎十月

月周圓形體全備身中一物名曰命蒂乃召命之命爾自造化中來以其能召元神入身而為

長

望

卷一

一

物者。此即先天自然之祖氣也。元神者。虛中一靈。湛湛寂寂。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乃混成之性。爾。偶因念動。遂於造化未來之前。天命既立之後。一點靈光。自虛無中來。受命之命。附體着形。而為物者。此即中天湛然之氣也。謂之靈氣。元炁者。專自立命之初。設性之後。混合身形。伏母胎下。隨母呼吸。十月滿足。離母出胎。大哭一聲。徑受此炁。自昏冥中來。繫於命蒂。自呼自吸。此後一身精血氣液。隨時滋長。情見於外。若知禁忌。壽滿天年。倘或忘情。必遭夭折。更能知時運用。乃得長生。此後天浩然之氣也。謂之真鉛

人以父母初交。元陽召空中魂爽。而有此身。有身之後。元陽日耗。魂爽漸離。而身不能久。修行之工。不過使身中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不散。以返未生之初耳。故云金來歸性初。

脈望卷之二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校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

冥通。此即名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潘石云。一性之動。是為太易。言性移易而不

入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

主含藏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即去。意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丹採取故又名

意之所之。氣為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聽其役使。一真聚則眾真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

皆明。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竊云。靈臺為花。峯蓋為葉。一旦撒開十方朗徹。成果証真。悟因

是訣。又云。大悟若干遍。小悟不知數。劫外若見家。聖域乃優入。

曇陽子云。莫待年終八八。元精散盡難收。黃石公素書云。悲莫悲於精散。註云。神之潛於無也。

則無生無死。無前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為名為哲。為智為識。曰精誠。曰精

力。曰精強。曰精明。曰精專。曰精虔。曰精光。曰精實。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

用之則散而不聚。散之不已。豈能久乎。故曰。寡欲為要。蘇云。象人童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于清風曰。未至真空。陽神難出。丘長春曰。未至真空。陰神也。難出。蓋古仙之脫胎神化。由於虛

靜之極無我之至也。今人夢中無神，無所不至者，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格之也。故惟真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又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寢，窺見其額上有白如錢大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玲玲如金石。晁文元自記：嘗聞靈響，疑然藥之心息俱住，神氣融暢，香不可說。且有一點圓光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它見，一屬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贊有側耳養聲，揚目見月，屈膝支頤，人空境絕之句，皆可為修行師印。

鬼神有性無命，草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蛇於己日不出道，鶯於春時自出谷，最貴為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真炁耶。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真修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靈寶畢法西山會真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物也。人為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傳肺，自肺傳腎，為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間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為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陽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沈，相見於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為紫河車也。故車行

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真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進火而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注。止於舉發腎氣。壯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汞。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為脈。見於外為色。以舌為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駢用於肺。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腎之見於內為骨。見於外為髮。以兩耳為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駢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肝之見於內為筋。見於外為爪。以眼目為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駢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之見於內為膚。見於外為毛。以鼻穴為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駢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之見於內為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為肉。以唇口為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駢用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減。人之五行相生相剋。而為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為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肺肝為傳道之門戶。且腎為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為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為之傳道。安得交媾而

成龍虎耶。古人煉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腎。時候不差。黃芽乃生。故採取須用甲庚沐浴。必以卯酉也。

肝主魂。應於目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調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闕。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沉於是耶。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即道家黃庭也。黃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央黃庭。經云。左為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既為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黃庭始。腎中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煉於黃庭。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形有間孔。血有虧迭。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不通。津液沉滯。故生神章。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淫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

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意靜意以期神明。緣衆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息心。息心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齋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祝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覩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無煩惱。休鑿。經千百劫。但成游魂。苦與何

益於事。莊子悲在治之全。蓋惜其為人之後。空與卮木同腐。不若無生之為安也。有人於此。不  
貴其生。認四大為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魄乃永之屬。魄乃銘之黨。秉性易飛。人纔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  
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蓋傷人之死也。

人未受生。芒芴之間。是為太易。變而有氣。是為太初。氣變而成形。是為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  
化。是為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為太極。

晨者雞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登晨。白日升天。中為白日。雞初鳴為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  
多用此時。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為精。炁聚精結。包之於土。兆生之理。故矣。經云。男女構精。包胎始榮。乘  
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為真土。物所憑生。中黃太

一。為人己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炁。上文曰靈光曰宿命曰靈  
爽皆指受命之命而言。

五臟六腑百關百脈。金津玉液。日光華。皆本於腎。故黃庭經云。主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  
云。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

本生於腎。若息於它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  
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為踵。以根本名之為種。

金闕玉鎖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曰緊叩玄關。牢鎖四門。急用仙人釣魚之法。又用三島手

脈 望 卷二



印指黃河逆流掩上金闕納合玉鎖白牛自然不走一名金闕玉鎖定二名三島迴生換死定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寶時休教滯了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法若收定三寶擬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寶爐二骨直至湧泉補於二足然後行七返還丹之法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顧上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下和則足亦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錮銘歌云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脚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點有漏泄又青霞秘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入尾閭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索蓋觀此二說則蘆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息踵之論可執一偏耶

雀巢灌頂如羣雀之噪也蘆芽穿膝如根莖之貫也物外清音云偶然奇耳邊鐘聲唧唧泥丸宮如鳥為棲百樣聲音亂響不住時猶如二氣自雙足入尾閭上合兩腎左為腎堂右為精府一龜一蛇互相索蓋非穿膝之說乎

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王即命門神也

魄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方不使散亂人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尸鬼即魄也魄以肺為家而又主其色白遊魂若返則必鍊其炁使生華也黃庭經云急存白元和六炁神仙久視無災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為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中黃太一以為己命也至於五月五臟乃分又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人之成始成終者其惟土與丹法象之

道人要妙。不過養氣。夫人汨沒於名利。往往消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頤養神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氤氳。則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徑路。習靜無念。絕想神自靈。丹自結。

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中為天鼓。若去卻不祥。則鳴鍾。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百神也。存思集神。念道至真。則鳴鼓。朝真聖也。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仙。如魏紫虛李順與司馬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階仙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為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悉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為玄元始三氣。降於人為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經師寶。道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師寶十方得道眾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內秘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為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是名師寶。癡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碍。是為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真澄湛。善莫大焉。

內觀經云。一月為胞。精血凝也。二月為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為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

辰

卯

辰

四

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清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靈寶君上清天尊也。自一生二為元一之氣其色

神寶君太清天尊也。由二生三為始一之氣其色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炁散為萬炁以植生

物之根。莊云知北遊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初太始之序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死生之外者其惟見性乎。常人結習未除為業所牽留滯幽陰或相報

對業報既盡善性不滅還生人道者必當濯形太陽然後投胎。蓋日之上館亦名洞陽宮流火

之池中有黃華真水彼間真人以此水灌濯其身。長生簡誥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為

人經多少節次驚天駭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胎合有骨肉同飛上登

三清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基為本若不能尊炁貴

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汞枯鉛耗命基既削真性亦昏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

峨山一老僧云頭為無影山目為雙林樹鼻中動靜為三昧火耳為阿耨池乃觀音救苦處咽

為趙州狗子鼻又為共命鳥為真土心為優曇華舌為紅蓮樹藥之未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既

生三昧火采之呼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為三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本覺

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采采而生日積月累腹中有寶則優曇自開白毫自見白毫優

曇相為表裏

禪定不動處混沌未鑿時

東坡曰。徐徐而為。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患志之不堅。行之不力耳。其說在北山愚公之乎。山

補陀大士之過。磨鉢人也。大慧云。念念不聞。斷莫音。得不傳。

嘗讀大洞真經。檀熾鈞音。仙梵歷耳。及生神草。瓊房妙韻之語。心竊異之。及攷古證。今內徵外

訪。無不符合。聞熏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自開。十方圓明之境。庶幾矣。轉識為智。道同如

是也。孰謂教外無別傳也哉。

楞嚴首義。異行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大。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共成五蘊。乃

生滅根本。若能選擇圓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互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六解一亦亡矣。故心

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合元虛危。左臂屬危。右臂播精於子。以時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

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為先後二時。若亥末子

初。則當云危室。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身意。眾人以眼耳

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

門戶也。心本無形。因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面壁三月。皆此

法也。且六根之為患。唯眼為劇。程子四箴。致動於視。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

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為極則矣。嘗試思之。眾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

月

三

卷二

竟不知孰為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死海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場，煉魔卻睡，其法專用力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暫立輒行。夏提在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睛睛不瞥。蓋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惰，惟不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為合道。故必嚴峻條規，雖捷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真積力久，則昏散二病，澁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悟道有遲速，係乎人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場之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真人偈云：心如明月，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年，夜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入如其言。三季冲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為魔攝。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性在人為甚真，即本覺也。即道體也。即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塵矣。達真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真則不貳，達真則貳。貳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軀殼為我，而不知本覺之為真我。妄認六塵為心，而不知本覺之為真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為覺，而實非本覺也。以見解為悟，而實非真悟也。此無它，性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聞，見惑

為病。

寂然不動之中。即道之體也。即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之知也。無極之真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未嘗少遷。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主靜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死生之說。夫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之。內外昏眩。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為不遠。復。凡夫昧之。遂為游魂。日遠一月。月遠一月。無復返原之期。顛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為變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真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曰。知。曰。識。曰。覺。四字。極為分曉。此淵明所以為聞道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為實。淵明之意。荒矣。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即是靈知。即是本覺。即是悟。即是止。至善。既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為我有乎。然以身為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為我則未也。夫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

月  
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真我也。而人多執身為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為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為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充，精神自固。仙丹在人腹中，即此氣是也。故曰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為腹不為目。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即此法也。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生身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藏，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液氣血之七物，結秀於此。內指通玄秘訣云：含光便是長生樂，變骨成金上品仙。又云：撮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仙。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真人長道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陀陀光燦燦。修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故滄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鈎，從下而上，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真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三日月出庚曲江上，月華瑩靜，有箇鳥飛，皆此旨耳。涇陽子云：是一土坯，水火煅煉，方能成磚。水火交似冷如冰，從泥丸而降丹田，不出月餘，神水將畢，霎時現出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米粒，結在明堂，千變萬化，開眼不見，閉眼觀之，在泥丸，或走或飛，或上或下，只在內而不在外。工夫到此，不可言談，亦不可昏睡，堅心上下照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晏坐靜室，安處徒眾，維摩經：空其室內，除諸所有，皆謂屏滌雜念，虛其心也。

性命宗旨諱者多未瑩。蓋觀六祖語可知崖略。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曰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為夢。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法無二。方便有多門。成佛証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音依耳根而悟入。黃庭經。嬌女窈窕翳霄暉。註云。嬌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聲度垣不能為碍。故觀世音之妙力。無刹不到也。楞嚴經。以情為外分。想為內分。蓋心動于內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為內意。緣於外曰想。人之陽氣有莫者也。故為外情。積不休能生愛水。諸愛雖別。流結實同。潤溼不升。自然從墜。想積不休。能生勝氣。諸想雖別。輕舉實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純想即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即生人間。情多想少。流入橫生。七情三想。沈下水輪。九情一想。下洞水輪。純情即沈。入無間獄。欲界眾生。末後着盡於此矣。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修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鐘。臥如弓。

劉元城。四十七時。誦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嘗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曰。安世絕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十步。宴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卅書。家廟祭享。跪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一皆本之以誠心。嘗前知至誠如神。聖言。豈欺吾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不可不復。聖賢應世。惟欲教人復性而已。復性則天地世界如觀掌中物耳。人身戴天履地。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懵然百年。如夜投逆旅。未明別去。非惟不識主人。抑亦不識方隅物色也。豈非虛度乎。於乎。天地世界。可謂廣大。而吾人之性。又包乎天地世界之外。此聖人所以教人復性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鄒陽曰。天下之為九州者。有九九。今中國之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耳。楞嚴經云。阿羅漢見閻浮提。如觀掌中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曠。衆生洞視。不過方寸。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存。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不亦大哉。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始元玄三。元帝雌雄三一。上中下三關。首心腎三統。神皆一理也。一事也。一物也。

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吁。人可知矣。

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陳居也。宋李文靖云。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蓋佳壞空成。則必至於壞。理勢然也。何以全為。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言則福全。亢倉子之語也。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性其情。久行其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晁文元云。置心中。不念着一物。白沙子云。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程彥賓攻逆寧成。左右以二美女進。手自封鎖一室。及旦歸。其父母皆泣謝。願太尉早建旄節。  
答曰。但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後官至觀察。九十一。無病而終。尹師魯。是非非議論無避。不苟  
止。不苟隨。臨終以書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逝矣。哭之慟。乃張目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  
乎。復揖而逝。由二公觀之。死生之際。願平日存心積行如何。自然如願也。  
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  
謂之識食。

脈望卷之二終

月  
三  
一

脈望卷之三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孚先白生 校

豐稷尚書言少時親雪竇母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冥司主者曰君祿未盡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自此每事減省奉養皆不敢過後果高位然則人有薄福可不自惜乎

西僧覺稱入中國楊文公禮之既而譯云我國土不食肉此處屠宰懸市甚不忍觀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張閣見黃山谷蕨芽新長小兒拳之詩感然不樂指為忍人蓋閣為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素食誦經遂亦斷肉故也使人皆若覺公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安有以惡為能而作殘忍之事乎

李林甫微時遇道士曰君已列名仙籍異時握權不得妄有陰賊既貴忘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胡不憶吾言乎命吏引入一處府署嚴飭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為慘毒駭然汗下而寤許文規冥攝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望見守衛甚嚴問吏曰此都獄也凡世常行陰賊之人死後治罪於此所謂地獄水族非陰界與黃宗旦知蘇州王質為通判獲盜鑄百人喜曰此皆予以術陰鈎得之質愀然曰事發無縱以術置之死地尚為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言吾幾失矣

鄭夷甫聞術士推其無壽戚戚不堪後授楞嚴經有悟曰死生之理我知之矣釋然放懷調封

州判官預知逝期屹然立化沈存中筆談朱炎學禪久之於楞嚴有悟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既死此

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身何在遂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

呈師坐只在尋常語默中江可之後竟立化隸坡觀此二公楞嚴經真入佛之門也

圭堂云阿難本非持犯摩登亦非姪妓也世尊語阿難汝初發心見何勝相答曰見如來三十

二相勝妙殊絕洞如琉璃自思欲氣粗濁濃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故首托摩

登以發明之密意正在此所謂不假凡氣自有聖胎之大用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況四大分散眾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

絕時自到寤寐恆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士云心王總

是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身不流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

到此地普舍利佛於夢中說六波羅密而與覺時不別仰山夢升彌勒宮而曰摩訶衍法雖四

句絕百非此皆寤寐恒一至於恒一則心如道晴空馬法華經云夢中見妙事

三立限期本佛語也果爾用力則樂山云牛皮也須穿透何況本來具此圓明妙心寧不親證

之理尚無所真見不能全體湧現吾不信也所謂歲歲說工夫此人不足道也

道德經云觀其妙觀其微陰符經云觀天之道易經曰觀有孚翳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觀之

一字仙釋所同下手用功第一切要每日南辰北斗氣息歸根念念還元先天有據則造化之

運周於身中而真種已得諸書云初基有作即是根源正指此也

老子云。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民者。指精氣而言也。天真皇人云。神猶君也。民猶氣血也。民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

老子云。谷神不死。即虛靈不昧也。谷者。人身空處。神其靈也。不死者。常存也。有此則為萬化本原。門乃一闔一闢之名。玄牝無可名狀。但闔闢始有動處。故即以為門。為天地根。化化生生。其出無窮也。人但默會於此。守而行之。悠悠綿綿。多內少出。所謂真人之息。以踵則觀天法天之道。盡而造化在吾身中矣。

老子有欲觀微即發生急採之意。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物指精氣。其次即為耳。能孩其耳目。使如嬰童。則修真之事畢矣。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劉經臣僉判辭韶山山囑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有失心之患。後參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遠轉疎。一夕舉香至問波羅。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之語。劉不能答。退就寢。五鼓覺來。方追憶間。見種種異相。表裡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山囑姑抑之。還明証於海。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劉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卻說踐履。劉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觀元燈。趙清獻公字聞道。年四十。擯去聲。

色係心宗教親近佛慧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  
 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辟歷頂門開喚取從前自家底慧聞而笑曰  
 趙閱道撞彩耳古之君子其悟門類如此

趙琪字元德謚文惠臨淄人毅然有神仙思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授以其術久  
 久之不聞聲日且暮趙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見輯第十  
 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為眾說法遂於坐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

相有迦那提婆謂眾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即隱尊者復居本坐觀元燈至人純陽形神俱妙有如此觀前二段見入道之門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過生則採之畢即靜養之若靜中昏沈是坐則行是

臥則坐昏退依舊靜所謂四威儀皆可行道也浩氣者剛大之氣正氣也塞天塞地而其體充  
 故不喘不餒夜氣者清明之氣元氣也生天生地而其機微故或隱或見

神者丹也故曰本來真性是金丹四假為爐煉作團○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  
 白玉蟾云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根復命神靜曰性神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神

明之舍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樂也以火煉樂而成丹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螭螭之虫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氣者樂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龜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樂也鶴之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樂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之菌不母而生之螭蟾陰陽相搏燥溼相育亦有神火氣樂為之根與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構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以乾坤稱父母者蓋謂是耳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曾參之啟手啟足孝子事親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如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親也

身譬宅也神譬身也養成元神炯然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如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稍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擴劫不壞者金丹也

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鐘鼓之聲達於遠邇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本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真一則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真佛即衆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

中庸云戒慎恐懼夫心之體本寂然也故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之真工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際先慮其怠肆荒寧而必於戒慎恐懼焉是有所戒慎有所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大學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也釋氏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性且寂矣心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意有所著為物故正心誠意工夫全在格物上知即性也乃心之本體

兩腎之間空懸一穴名曰玄關上下之限也老子之守中莊周之緣督文王之良其背周公之

艮薰心孔子之退藏于密所謂守一守真守黑守雌皆指此處而言胎中之名曰室戶又名土釜又名金胎神室又名

金水鄉也限為命根又云限前臍後文王之不知不識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者本體也禪書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

清菴云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為主丹書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此

之謂也。

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心矣。

白玉蟾云。梧桐秋風。升也。蕉花春雨。降也。青山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容升降浮沈之景象耳。

警爾心華發現。巽門豁開。即開毘盧之門。入寶珠之口。廣博含虛。空平正無敵。陷皆是一悟。景象若不到此。不可言修行。黃庭經云。心部之宮。蓮合華。玉溪子曰。露珠滴綴蓮花下。古德皆以

蓮花喻心體。

人以形為舍。心為主。心為君父。炁為臣子。身為家園。心炁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為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夢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制之則止。放之則狂。○

要知劫外事。優曇向日開。

白玉蟾云。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心地開花。謂之黃芽。

人身三萬六千神。所主者惟絳霄宮真人。亦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為之

聽命焉。釋氏謂之純陀耶佛。又名優曇華。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凡

凡言修行工夫。不過是初機入門事。既入門。須求禪定。定力既成。自然有悟。所謂慧也。心華發

現。漸至六通。劫外有安身處矣。若年年歲歲。只說工夫。何時方得超脫耶。此乃修行首戒。

攝心住。一名為安定。灰心忘。一名為滅定。悟心真。一名為泰定。

辰

夕

卷三

四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洗心其道一也

莊子養生主云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譬若云指窮於油。光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於生知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即指月之指。薪有形。故易窮。譬之生也有涯。火無形。故無盡。譬之知也無涯。

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正住。此心住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然常住矣。以暫住之心。習令漸上。便是工夫。

一念不起為寂。念起即覺為慧。寂照雙忘。心華發明為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一乘之功用也。

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歸空口訣。凡人大限到時。四大分離。何處安身立命。先要平日工夫純熟。臨時放下萬緣。絲毫

不掛一心。內守若神。離凡殼之時。從泥丸宮太極天門而出。不可離了此宮。若離了。即墜幽冥矣。無真心。無真相。若絲毫念起。見諸相者。不可認之。澄心定意。堅守正念。不得分毫有趨向。無

去無來。湛然圓滿。如香烟而起。直至太空白雲深處。撥不開。吹不散。一靈真性。萬里如在目前。此乃真空也。行如掣電。坐若太虛。日月為鄰。諸星為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任意縱橫。去來無

碍。獨露真空。便是安身處也。萬劫長存。切不可思親念友。但起一念。即墮人間。一入胞胎。永劫

難出慎哉此乃陰神指大限到而工夫未成者說所謂賢人之死曰復是也

大慧云臨命終時舊行熟路尚到不徹所謂始學如何了得臨終之際凡有習念盡為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受抵如今不作惡事當臨終時亦無惡境若怕臨終瘡狂不自由即須如今自由始得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圭堂云不

以瘡狂若知去處則不瘡狂矣此宗門命脈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常存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梁昭明所叙非經本文當刪如四果之上有須菩提極於如來之無所得應前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一篇血脈也乃岐作莊嚴分甚謬詳經文有四復次似當以此為章法

記夢詩云境中兩結僧伽鞞執手授中束華髮彷彿形容問姓名覺來只見牕前月○靜中有動動中玄淵默雷聲色頂邊四大不收渾似醉那知身在四禪天

莊子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止於耳者局於相也止於符者滯於塵也虛者不着根塵也語云六十耳順此之謂與聲入心通之訓淺淺乎其言之也

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靜無思

脈 望 卷三

無慮。目無忘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充盈。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充盈為  
開福賢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裡種田。

青華秘文王邦叔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迹水天平。箇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  
張子問曰。是誰唱。是誰聽。答以詩曰。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鏡明澄徹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入定後。覺來紅日正當中。又陰盡圖論云。張子一日坐於虛室。形忘氣化。倏然兩耳風生。始如秋蟬鳴隔岸之翠柳。終如開九天之蕭韶韻。

玉皇經云。鈞天鈞樂。大洞經云。檀熾鈞音。

天門常開。地戶常閉。如入之至根。田出之至蒂。神綿綿若存。用之不既。長能行之。自然蟬蛻。  
煉念不悔念起。惟志覺透。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煉息心息相依。息調心靜。煉睡三尸之神。以睡為魔。

謹閉我門。靜掃我屋。外事不入。主人不出。此念調息乃初機之功。凡人心念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雖暫能離。未久復散亂。所以用心息相。依法拴繫。此心由麤入細。纔得此心離境。得至無天無地。無人無我境界。更有何息可調。此法最截徑。最容易。最無病。與守丹田守中黃等。不同。可依而行也。此聲之理。與此

息之一字。釋家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死。息以臍者生。息以踵者仙。

以古人切要一二語時自味之以發吾圓轉之機庶不至於死定所謂重修密養而徹之者也  
切要語者如黃蘗曰莫於心上着一物大慧曰常令方寸虛豁豁地可師曰冷冷自用了了常  
知清涼曰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真覺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覺即知君不可見大慧曰分別  
不生虛明自照圭峰曰但以空寂為自己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

金丹工用如蒸籠有上下格奕棋有先後着上不可置之於下先不可移之於後步步層層分  
分明明方是傳授若混沌朦朧終屬精臆之言非實工也學者當自知之

各家丹經名雖多皆一貫而不可偏廢者靈臺者神舍也橋中鼎者炁穴也腎中爐者精房  
也泥丸者移丹之所也中黃者合丹之地也太中極者始而起火終而藏丹之處也顧人善用  
之耳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達所作所為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為謂  
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見驗此境也元神所為謂之照學者  
修行只保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為聖為仙為佛次之為賢為真人為菩  
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前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  
如意之事則躍然而喜不如意之事則戚然而悲皆謂之日用不知  
威音以前太極以前無始以前三教之言一也所謂無極與先天是也

一聲來耳裡萬念離心中始而蟬鳴終而蟬蛻

莊子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靜心明契釋宗之定慧

過猶不及世間萬法得中為妙出世之法亦當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

色界之內蓋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四空之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上眼

無色界无音天在四禪中

三靜關入道之權輿四禪天入佛之境界

人之生也直孔子云質直而好義孟子云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

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

啟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痴也口四妄綺兩惡也故能謹守十戒不為十惡

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說教吾必謂之善學佛矣

孔顏之四毋四勿皆禁止之詞久則自然併其所禁止者而絕之矣

法性圓通無所不至教文中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譬如合

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為鯢鰲非隨其形而增大後為螻螟非隨其形而減小本性元一不變易

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涵法界以明一真之性本無分限區別矣中庸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正同此意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如此。貫休寄佞師詩云。舉世遺心使。吾師獨使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舉世之人。被心所役。而佞師獨能制伏其心也。出世之法。當如此。

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邊虛空。覺所顯發。蓋見空色。皆不離覺性之中也。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為障碍。故心經云。空即是色。言但有空相。空即是色。色即為障礙矣。

圭峰云。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注云。此是一位。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我能易短為長。易麓為妙。注云。此是二位。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眾生。名之為佛。注云。此是三位。雖有中陰。所向自由。此小乘之事也。即移居奪舍之流。如圓澤。此身雖異。性長存是也。易短為長。易麓為妙。此大乘之事也。即得意生身之妙。如達摩隻履翩翩西歸是也。圓覺大智。百億應身。此最上乘之用也。即悲智交融。隨聲赴感。如觀音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是也。脫去後事。古今最難知者。惟此三語。足以盡之。或謂脫去歸空。一脈全滅者。此斷性聲聞之陋。則負虛億緣。以議佛道耳。微細流注。即含藏種。

子故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云云。

金剛經四句偈者。世尊度脫法界羣生之玄機也。若復有人。一念不生。萬緣透脫。堂堂顯露。正



體昭無滯金波妙如滿月是為證到第一句剝地一破觀空忽空起滅不停一截截斷孤迥卓絕千聖不携是為證到第二句六根互用二事雙融妙合一真心心出礙頂門具眼徹入重關是為證到第三句天地以我為先萬物以我為始真空寂照大佛為身出入無圓通自在是為妙入第四句乃曰離四句絕百非此大佛最上一乘之妙若向一句薦得是人親面本來面目堪與初學為師又向二句洞徹是人打破祖師關挨堪與久參為師又向三句上妙入重關無中生有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一時俱透是人必能起予造化器數死生之外又於四句而妙入之此來去自由者也境界無盡受用無盡妙用無盡佛法以第四句為主眾生以四節順行而入之方證大佛境界後世黃龍三闍石霜五去玄沙三峽黃峯弟兄十字圍悟舉一明三管一脈也以語句之句會之者相去萬里矣

先文肅公堂名見曉樓名聞和志所業也

達摩首傳如來正脈端居長終塔於熊耳則徧性寂然皆為研空之歸可也胡為翩翩隻履復示以不斷滅何哉然則以一性全空言禪以死後陰寂言佛謂之誇大般若何者如來正脈以無相為宗妙有為用自宗言之則亘古亘今自然無相自用言之則隨機普現妙應無方佛法以大智文殊為佛之空宗以主性以大行普賢為佛之妙用以主命體用交泰空玄混合為一佛道此如來密意也華嚴大經始終具明斯義以東方表命以西方表性雖尋常教意猶以滿月界於東日輪觀於西卯中以月酉中以日泰而互也法華特為命宗設故世尊放光照東方

世界而它方不與焉。此可以默一經之旨矣。

儒書云：屏氣似不息。佛書云：反聞聞自性。合而觀之，為吾日用。

圓覺經云：不起於座，便入涅槃者，蓋言冥目冥心，一刹那頃，靜即安住聖境耳。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次章載營魄抱一，諸解又通。唐玄宗云：朕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屬上句。又箕筆云：功成名遂身退，天哉之道。悞置載字於下，乃謄寫之訛也。又或人解老子云：道果成遂之時，舊身視如糞土，新成舊毀自然之理，身且無用，彼持盈揣銳，金玉富貴，皆為身謀也。復何用哉？退字乃蟬蛻之蛻，若曰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是教人以貪恐非老氏之本旨也。

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腑臟肢體百骸九竅，名雖為人，而實隔礙不相通用之不可並其倚以為用者，乃其中虛耳。如耳目口鼻，是誰主之？酸醎苦澁，是誰辨之？手足運動，是誰使之？萬化出入，是誰司之？如傀儡之有提挈，大海之有沃焦，能識此則無用之用明矣。當場提

在提機人玄關者至妙之機關也

老子云：有天下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天下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則身中有定處也益得其母，即常無以觀妙；知其子，即常有以觀微。觀微之後，又當守母子母元不離也。從有入無子還其母耳目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為七返，連下二竅俱返為九還，可補金火之論。

則

卷二

卷二

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觀後篇壺子云。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可見機即息也。

心印經注云。心凝曰神。神靜曰性。三者本一。分於動靜。妙用間耳。

楞嚴注云。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妙明心。性則即明而妙。凝然湛寂。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解心性二字。極分曉。

又楞嚴注云。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緣塵。能見之性。則示云。不還。如遍觀此會聖眾。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此即見精也。第二月也。即能見之性。不還者也。又如汝於識中。次第標指。此即緣塵分別者也。第二月固非真月。然因捏目而成。其實一體。非若水月之端。有二相。

例見精明元。雖非妙精明心。而此見元。亦自妙心而出。第入合識極微細。始則五蘊皆空。終則六根互用。楞嚴之義。盡此二句。寒時結水。成冰。暖時釋冰。成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故云妄認四大。

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

脈望卷三終

脈望卷之四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沈士龍汝納

或問明心見性。答曰：心性本體也。本體之寂而能照為明心。心是鏡之光處。本體之照而自寂為見性。性是鏡之含光處。與前楞嚴註義同。

身有生滅而見無生滅。其說在波斯匿之過河也。聲有生滅而聞無生滅。其說在羅睺羅之擊鐘也。

胡來胡見。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鏡之體常明也。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而鐘之聲常存也。鐘響聞鐘。杵響聞杵。不響不聞。而耳之性常在也。其說在保唐無住與杜公鴻漸鷓鴣問答也。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姑舉一二語。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清淨圓融。寶覺非致知乎。儒曰：物格致知。釋曰：轉識為智。

易曰：復則無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楞嚴經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滅妄名真。蓋妄情復性。性乃真源。自然無妄矣。

真人至理。留在通言。如云：將息。蓋呼吸出入。由吾掌握。謂之將人。能將其息而不散亂。則命根

册

卷五

卷五

固矣。又云：出心蓋浮游雜念，不繫肉團，謂之出心。能出其心而不藏種，則意根淨矣。二根得理，何道不成。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既合，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修行工用，離心妄念，煉神還虛，所以復赤子之本體。自然六根脫粘，六通廊微。

未生以前，無相有覺為性。有生以後，息煖識三，和合為命。

得道超生滅，生滅有三世界之成壞也。四大之生死也。一念之動靜也，皆為生滅。

老子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為根，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果蒂不堅，則落言能深藏氣，固守精，無所泄漏，乃長久之道。

金剛經：住心降伏其心之說。能降則妄心不起，能住則真心自存。

初機之士，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執身不動，執心不起，內觀正念，如默如魔，假定也。忘身忘心，明明朗朗，如升太虛，如涉重淵，真定也。由假入真，此是禪定工用。

有禪無慧，情欲未斷。汝憐我愛，難免轉頭。銀入鉛中，銷一遍，耗一遍，人入輪中，來一回，依一回。智人須作不來活計。

修行工用，始則三無漏，戒定慧也。末則三自在，受生變易究竟也。

予卅時在京，見諸名公與先公講學。宵隙窺之，儒佛老莊玄詮名理，哄然盈堂。心竊有未滿。先公退而問汝，聞適間之論，知味否。不敢答，強而後對曰：諸公皆撐持世界之人，上則為伊，傳周

名顏曾思孟下則為韓范富歐濂洛關閩轉頭來如曾子為王曾季路為韓滉王通為范仲淹之類皆為名世計世間若無此等人則當悉化為鬼昧矣至於超然出世最上一乘之事恐未敢許先公默然良久曰汝勿亂言退語先母甚以為奇乃予則中年汨沒今老而無聞真悟中迷人也惜哉

老子云出生起脫于形骸之外則生入死迷於形骸之內則死生之徒十有三世人三分為生死之徒十有三起于生

有一分全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本故起生乃動夫何故單承以其生之厚厚生者

起于死而傷生為其不能出也益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忘生者乃可以起生為其出而不入也故曰養神為上養身

人有召命之命楞嚴經所謂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是也有受命之命楞嚴經所謂若汝無想到

不能來想中傳命是也陰信冥通總為妄想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無相有覺諸類不召不看

四大六根所謂威音以前自己法身

心印經默朝上帝註云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己老君何須別覓知而鍊之是謂聖人李旼患

瘡見張乖崖公公曰病中得移心法否但東此心如對君父久之自愈移心之語奇哉人能專

心致志常觀正念如捕鼠之猫如拒狗之龜久之自然五蘊皆空一真獨露矣常觀正念四字是離心妄念乃

真實工夫

東坡詩此生有味在三餘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晦時之餘皆為閒暇無事之時

可以進學。甯越問其友何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年。人休吾不休。人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觀董越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修行。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夏止軒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夫君子所以貴者。在于知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之勤于學也。觀於止軒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之哉。

修身之事。不外四字。絕慾除想而已。絕慾則有鉛汞藥材。除想則有真土和合。故詩云。晝昃添足。漫修身。始覺從前錯用心。慾絕想除無別事。虛心實腹義俱深。

鋤畊堂志云。趙子回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中原人。靖康南渡。各有中原田產契書一兩籠。日望恢復。憑之以復故業。至今七十年。歲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產有契。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皆空之理為長也。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稿木。黝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之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黃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矣。予嘗入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飯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言其無五味之雜也。第二思飲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

孟子養氣章。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愚意正心。

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豈下勿忘乃文法也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失之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人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又云心死神活

性相近習相遠是說人生無始以來習氣不是指人生以後習於善習於惡而言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所謂無始劫來生死本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貴能放李延平曰若欲盡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貪着釋訓有放下着之語益能放下即收來也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椰大萬卷書從何處着王荆公曰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故曰放之編六合卷之藏於密又曰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未聞有御女之術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故葛稚川



以為冰杯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君以為抱玉赴火李玉溪稱為地獄種子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久講明也。

伊川渡涪風浪大作舟人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知此可以言生死之際矣予嘗有語云若要臨時不倖狂須是平時有主張平時是達臨時是舍。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為心悟時釋心為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為殺為結為賊心之害大矣。

閔子聞鼓瑟而知其有貪心者因見狸捕鼠也。

蔡邕聞彈琴而知其有殺心者因見娘捕蟬也意動於心而音形於手可不畏哉。

楞嚴八還圓覺四歸二十五定輪二十五圓通其理一也。

二六時中不須覓離或坐或臥冥目冥心直入清微妙音之境界靈響清徹聞和達聰凝聽精專息念俱住此性工也一陽動時不拘坐臥身心俱寂目視心心生意意採鉛但覺氣息在丹田中往來微達於鼻自然鉛汞相投名為胎息非虛極靜篤不能到此命工也送用精進殊勝

第一觀靜胎息二工互用。

蜚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蜚螂精神會聚處。但假糞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蜚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若不達此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黑中取白為丹母。

一點靈光在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回光照。伏舊清虛一物無。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晝夜母呼吸。往來通我玄。十月在母胎。能動不能言。無中生有象。虛靈徹洞天。剪下臍蒂帶。一滴落根源。性命歸真土。何處覓先天。迷失再來路。輪迴苦無邊。得遇真師訣。指破妙中玄。時時任意馬。刻刻鎖心猿。都來二十句。通道又通禪。右青牛百字碑

儒者論學。多在言詮。知解上作活計。安得不落言詮。解脫知見者。而與之議道哉。

受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脫胎之始。真息寄於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心。宜首戒也。佐惡莫雄於酒。宜痛絕也。百病莫長於怒。宜潛消也。數有乘除。財無多畜也。纒涉意料。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條縛。即屬煩惱。宜去煩也。

或云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皆要有安頓處。答曰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不要有安頓處。不有安頓處。方能坐忘。乃是真安頓。

金闕玉鎖訣云。假令魔君來時。急須準備三千強兵。訣曰。三千疏真功強兵者。為其氣也有來無去。千息數積。其氣在丹田不散。只教暖不教冷。自結胎仙。為妙法也。真功圓滿。永得安樂。長生。一切修行之人。臨有難之日。小心準備。接命抱一函三訣。先天一名空无。金胎。是謂神。此神為陽

脈 望 夕 一

以法象言之謂之金又言銀謂之銀。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為作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為我之根本名曰神而有神返藏于性也。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為作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為我之根本名曰藥祖丹基。日用鈔化之氣從此發生其炁從子時發生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炁而升如車載物車行則物隨往矣。此發生之炁若有機關而拘入中宮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然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致老死也。詩曰靈臺皎潔似冰壺只許元神裡面居。若向此間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腎中根也。神室蒂也。結胎成累須要根蒂相連呼至於根吸至於蒂。根蒂相連乃久視長生之道。非呼吸為真要乃絕呼吸為真要。詩曰閉定天廚只一呼兩條精氣透蓬壺。自然龍虎頻交垢付與男兒大丈夫。火者乃神凝氣住呼吸俱無六脈歸根三宮無滿上體海中神室下丹田上不透中不動下不漏如是日月停景璇璣不行晝夜如一純粹無雜以成真陽之境還丹始結若固濟不密金炁走失丹之難造以此乃秘密之言。凡坐之訣跏趺升身垂簾塞兌神凝息定下提上吸二炁交合熏蒸四大上十二重樓真津滿口以炁送之意歸元宮既住吸提微微開兌繼復如前以多為度過費力則止。

日中拂榻闕窗坐夜後垂簾開眼眠。

古德云幻身四大既滅真空四大常存經云清淨本然週遍法界還有知覺否曰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鈔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真空也。咎咄哉木石何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天人目不瞬而至。人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能動。尤貴於無動。善修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華陽真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為一。當時用

法。自尾閭穴下關。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闔。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

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為尾閭下關。腰內兩腎對夾脊。為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於胸

項下會處高骨節。為玉枕上關。此為上中下三關也。准有玉枕。須要古法。上關。目上視。開息。路項。詩曰。肘後

金晶次節般。存身偃仰過三關。學人能悟玄微理。返老還童自不難。坎卦陽生正當子時。非

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中披衣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肚腹。須臾起身。前出胸而

微偃頭於後。以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至夾脊。放

氣上關。仍仰面。腦後緊掩。以閉上關。慎勿開之。即覺氣極壯熱。方漸次放氣入頂。以補泥丸髓

海。詩曰。三男三女俯仰闔。節次升躡。過關毋急。俯身則腎自相合。而氣聚。仰則腎離

氣散。透過尾閭。以入於腦。不可一日便到也。須是節次升躡。故曰過關毋急者。急則腎陽入頂

今上墮目。勢反成疾也。能入泥丸。自然不老。

渡河吟云。渡河人。休輕過。常常提起救命索。雙眼觀着定盤針。兩手把着行船舵。任它白浪黑

風吹。篙工倚定橈。竿坐。莫要慌。莫要情。任它浪靜水天平。齊登彼岸人安樂。

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觀內聽。納息絨舌。返精煉便。俱從後升。逆也。人

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良其背其義玄矣

煖息識三和為命神為性神一去則三者俱無而四大六根為無用之物矣

色聲香味之不住受想行識之皆空威音以前法身也意必固我之皆無喜怒哀樂之未發太

極以前本體也二教之旨曷嘗異哉

儒教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等順也玄教合眼光抑鼻息絃舌意等逆也釋教不住色聲相等

併逆順而俱忘之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司馬子微曰慧而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

太露不能收斂翕聚返朴還淳也蓋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孔

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之愚曾子之魯乃孔子家法

列子云發心而用形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闕尹子云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

對之以心及觀正心洗心盡心之說則心之去性遠矣淵明詩形迹隱化往靈府長獨閒

讀書貴有眼如道惠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之

類

無瑕師答伯牛師捧喝偈云亦在亦非在真人超天外執杖打空車枉費辱四大

羅之得鳥止於一目然須以眾目而後成羅人之踐地止於容足然時其不踉而後能踐故念

念相續薰修陶煉加其定力乃至最後一念之悟豁然得其本心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

非頓除因次第盡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者吾身之天地也易行者吾身之易行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形滅而神無所附也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是神去而形亦滅矣易者其吾身之生理乎其天地之根乎易者呼吸也真息也非口鼻之呼吸也故曰日出月入月呼吸存皆在心內運天經。

嘗見親傳斷影術者曰但有所見即便道竊入思惟便不靈斯言雖小可以喻道況正法而可以思慮求耶經云不可思議功德攝諸云疑之即差。

靈空為體事物為用目睛不瞬邪不能動此持正念之法也不如此難得正定。

成弘以前學士大夫不講性命而士風民俗卓然淳古嘉隆以後性命之說大行而人心風俗遠不逮之因思孔孟老莊生於周末四祖七真出於魏元抑聖賢之出世固將以救世也耶。

論云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所謂玉洞雙開也三極筌蹄云刻漏以身推測神定氣和則內外符合神昏氣躁則時晷差互如子時左通丑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乃甲庚丙壬之要也。

修持之士隨天罡所指之方而居之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隨月順行數至當直之月就於月上加戌數至當直之時就於時上數貪巨祿文廉武破值破即天罡所在之方身在對

用

三

月

二

宮乃吉也。所謂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凡一切行事。鬼神莫測。如五月午時。數至寅上。即午時。天罡在申。宣為鬼戶之類。日每月常在戌。逢時數七星。又曰。罡輪掌上。知所建。所指之方。竅運胸中。明日吉。曰凶之向。今方士罡法所傳。多亂矣。內天罡。每日寅。在肺經卯時。流入大腹。瀆辰胃。已脾。午心上。未卯卻入小腸。行戌在胞絡。三焦亥申屬膀胱。酉腎精。子膽丑肝循環轉。晝夜周流十二禁。

巳午二時。絕思慮。收心。腎則龍虎自交。此靈寶畢法正傳。

世人迷惑者多。開悟者少。我能勸道。臨機有悟。隻字皆師。故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艸木子云。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邵子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通於腎。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故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楞嚴經以胎卵溼化。推萬物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

蛄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蟻是也。有想是為蟻。為蛾時也。無想是為蛹。為蟻時也。非有色想。非無色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於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無之內。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攝應歸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以上二段。可作楊巖補注。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能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也。未嘗死也。善乎莊生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者。其手足頭目。動靜食息。避就噓吸。無不具足。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形有大小。而性無大小。

人肖天地養生之理。取法天地焉。蓋南北之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正當天之潤處。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噓噴吹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大小之差耳。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凡言龜息者。當以耳言也。水虫不瞑。土虫不息。

人有二等。有迷中迷人。有迷中迷人。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照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先文肅公云。成化以前。良知二字。在異教。正德以後。良知之說。歸我宗。



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華。幻華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也。有聲無形者。雷霆也。有形無聲者。木石也。無形無聲。體物而不可遺者。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為蚌產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則否也。

莊子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五龍蟄法。不拘日間夜靜。或一陽來復之時。叩齒三十六通。逐一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衣寬帶而側臥之。訣在閉兌。目半垂。舌抵上腭。並膝收一足。十指如鈎。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然後一手掐子訣。指生門。一手握劍訣。曲肱而枕之。以眼對鼻。鼻對生門。開天門。閉地戶。心目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如鹿之運督。鶴之養胎。龜之喘息。妙在虛靜。吾心勿為一毫念慮所擾。綿綿呼吸。默默行持。靈明中嘗以真意宰之。以至於虛極靜篤。

修行之士。不執於打坐。經行。敵魔。戰睡。不泥于開闔。展竅。苦已勞形。祇是曲肱而枕。妙在真息存于至中。一切妄念。起即照除。寂定。此心常靈常明。心依於息。息依於心。不曰睡。不曰不睡。睡

與不睡。常要惺惺。至於虛極靜篤之際。亥末子初之間。妙藥生時。俾主督之脈不運而自轉。臟腑之神不召而自集。關竅之氣不引而自通。坎離之精不感而自合。變昏睡之魔而為至神。返呼吸之氣而為真息。到此地位。自然神凝氣穴。結成真胎。身外有身。隱顯莫測。

以氣攝精謂之藥。以心煉念謂之火。採藥元容易。烹煎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真火透三關。鴻濛開竅謂之索。真息還來謂之籥。呼則以為索。吸則以為籥。陰陽升降機。口鼻皆是錯。

人有數等。上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摩盧能。次之當飛神玉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門。次之當一丘一壑。栖神養和。以終其天年。如司馬子微。下之當垂空言。以自見齒於不朽。如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蚊虻蝸角。以為國土。朝霞秋露。以為事業。生無一日之權。死無百年之譽。

一氣萬物之母也。一靈天地之始也。

邊錫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為鄧禹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後身為蘇東坡。故錢濟明祭東坡文云。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出自元祐初。劉貢甫夢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同一老聃也。

萬般諸文字。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報作廁中虫。王文正公父見破舊文集。必皆整緝。片言隻字。不敢妄棄。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言。遣曾子為汝子。因名曾。

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乃所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

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或汨之則鑑非真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聞焉。更加一物矣。此即曹溪本來無一物之意。又云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何待於言。明道曰。吾觀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胡文定以語其子。五峰問曰。既云是且合。又云不同。何也。曰。於此有見。吾嘗許汝。永嘉薛玉成曰。周子二程張橫渠楊薛游胡晦菴南軒學道之初皆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

脉望卷之五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莘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元昌鴻生校

釋氏以世界為空華。以有為生死為幻泡。則躁心競心鄙吝之心。雖未盡去。亦可暫消。柳子曰。退之病吾與浮屠遊。予與之遊者。非能通其言也。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

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為美德。好名者猶有所畏。好利者無所不為。薛季宣曰。好名特為學問之累。人主誠得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怒。控之不已。為窮則擢。斃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康節病。伊川訪之。先生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徑。放寬若窄。則自無着身處。如何使人行。先生垂沒。外面人言皆聽得。伊川曰。此只是心無念慮。不昏耳。釋氏知死生。只一箇不動心。燭理明。自見之。

洞賓語。沈東楚。死知所性。則神知所往。此古人第一最上極則處。公所鍾愛者。子也。治命時勿見之。謹勿興懷。恐失其性。

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小則可大。若耳鼻先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為矣。諫議以為凡百欲留後着。不為一切之政耳。玄牝者。是命家第一節工夫。莊云。真人之息以踵。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陳虛白云。當於真息中求之。即神氣交結之際。陰陽往來之鄉。若非見性。玄牝雖立。不能久也。大修行人。塵緣不染。廓然大空。至神氣凝結處。即玄牝立也。其中造化。妙不可言。豈以後天積聚作為處為玄牝哉。

八卦中。六卦主動。惟坤艮地山。屹然安靜。學道之人。艮與謙卦為第一義。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如收鋒。戰戰兢兢。輕移緩步。惟恐失墜。故文子曰。既得己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睡覺眼猶昏。無思心正住。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此是定境。

頤濱論語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頓然不動。與木石為偶。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袁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為。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忘思妄為矣。

內繕己性。當如紀渚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洪容齋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予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

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安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多在於班席杯觴之間。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加謹焉。

道藏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鸞長相窳。更忍乘危自着鞭。楊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又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安之。此謂知命。

陶淵明神釋形散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豈塊然血肉哉。末云。縱須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

初習名止成就曰定。俱名為湛。

游誠之嘗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論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之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之識見高遠。奚啻九牛一毛。昔張忠定

在蜀有術士上謁善燬公即市赤百兩俾燬一火而成公命工作一香爐充大慈寺公用以酒  
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居市朝軒冕時要山林菟笠之念常在乃為勝耳陶淵明赴叅軍詩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心誰為形迹拘王荆公拜相詩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山谷云珮玉而  
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儻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  
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劉子澄朱文公高弟病革周益公曰子澄澄其慮聞目  
微視云無慮何澄言訖而逝以予觀之知無慮何澄已展轉生慮矣雖然病革能然亦豈得  
伊川見學者靜坐便嘆息善學子謂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岳有  
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僧坐者數百人或拈山簞痛打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  
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勸懲也

書云思曰睿睿作聖揚子云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云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鬼神將與通之精誠之至也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易言何  
思何慮何也蓋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痲痺之承蜩豈更待於思耶

莊子養生主前可以盡年末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二盡字相應可見形有盡而神無盡死生之

理。如是有心於延年而貪生者非也。以為死則氣散而盡者亦非也。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亡者，可以言性。

白樂天蘇東坡善談名理，而不斷酒色，予竟不知其何說也。

天台賦云：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浪色空以合一，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凡同體於自然。豈徒文人之詞哉？善解牛者，目無全牛，而遊刃於間。善養生者，目無全形，而遊心於初。牧馬者去其害，牧羊者鞭其後。老子冲氣以為和，莊子純氣之守。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其道一也。孟子又言夜氣，則直指氣之生機，乃和之守之，養之之端，更真切矣。

人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盛則壯，憊則衰。通則暢，壅則癱。和則平，戾則病。故曰：氣是添年藥，意行則氣行，意止則氣止。故曰：心為使氣神，心即意也。然意之使氣，莫非元神主之。故曰：要知行氣，主行氣，即使氣也。譬之於燈，氣則油也，意則艸也，神則火也。譬之於弩，氣猶箭也，意猶機也，神猶手也。譬之於國，氣猶卒也，意即將也，神即君也。故曰：試看當場提傀儡，抽提原是裡頭人。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老子吾遊心於物之初，後世道書因氣託初。金來歸性初，生身受氣初。之說皆本於此。陶淵明云：真想初在心，誰為形迹拘。初之義玄矣哉。

忍是定力，意有事，忍有氣，忍在禪中，則有法。忍安住，是道名之為忍。



腹中有寶休求道心內無事莫問禪

虛心寶腹

莊休七日而混沌死七聖皆迷無所問途

指早日鼻口也亦指上篇文字也

道引宴息外慎起居之調清淨恬愉內銷冰炭之結庶免單豹張毅之傷亦可以盡年之道

予非李遊蠻舍諸老儒劇談某也解省某也魁南宮某也及第籍籍賞嘆云吾儒事業盡於此

矣予哂其陋因舉鄒汝愚詩云龍泉山下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

用大相驚眾皆默然觀汝愚立朝氣節果符其言第世外事亦有許多難了者非知勇果敢之

列未審鄒君知否

禪家有白骨觀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朽壞惟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

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莊子云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故曰移心移神安住

妙境栖心聖境皆是形神超脫之意葉水心云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有非無首哉

龜配危星五行水應人左腎生根始蛇配虛心水中火應人右腎能關鎖故玄帝有龜蛇蟠結

之象

服食大丹聚三元之秀氣攝萬有之英靈藥物搏日月精華火候合四時寒暑逆旅造化煉成

金液乃先天至陽之精無質生質名曰還丹次第大略先取白金次攪五行三反黃金四分清

濁清者安爐立鼎運行水火胎完丹就服之成僊夫白金者乃黑鉛中之精而飛揚難制鉛中

五彩光華皆白金之顯露但不能使之住世耳秘在聖石先有真傳然後設混元之鼎聖灰之

池騰倒精英。火候合陰陽。周天之數開爐。准卦象爻符之規。鉛中黃氣上升。黑水下注。中間皎然。獨露獻彩。呈祥自然。住世不變。謂之住世鉛精。又名白金坤母。大丹之基始立。基址既立。氣化未全。又有攢簇五行之法。鉛中具有五色之物。曰震火。曰兌金。曰真火。曰真水。皆有法度。以收攝之。名曰四象。然後各依次第。與坤以相交會於中宮。則五行之氣歸乎一矣。五行歸一之後。方反黃金而分清濁。蓋鉛中本有陰陽二氣。即真鉛真汞也。白金煉就。一氣成真。然後牝牡相呼。雌雄互伏。則姤女不飛騰。而乾坤合體。故用四九之鉛。運九池之火。其中現出三元花候。種種祥光。次第有訣。進退有時。文武火足。氣得半斤。神異玄靈。難窮妙象。乾坤二八合體一斤。鼎器既成。凡鉛不用。然後照分清濁。無質生靈。黃芽出世。取清虛之氣。以為金丹之根。清濁既分之後。方議安爐。立鼎。運行火候。而成金丹。故曰非金非石。亦金亦石。又曰朱砂父。水銀母。先天水。立元火。石函記。聖石指玄篇云。住世鉛精五行主。七十二石之父母。煉士英靈。採得來。傾下先須去陰土。鉛砂搏成如二塊。六一固濟相護愛。用火煅煉一晝夜。火滅烟消土化。灰騰鉛倒。製入灰池。火發鉛鎔化神水。神水元因出白金。先取白金為鼎器。白金元是水銀胎。返本還源。水銀製水銀。便是長生藥。不是凡間水銀作。朱雀炎空飛下來。摧折羽毛頭與角。水銀緣此不能飛。鍊作金丹為大藥。此一段乃先取白金之說也。聊述大略。以俟智者。

一切導引以閑息為主。一切修養以斷欲為主。息不閑。則氣不聚。雖導引而何益。欲不斷。則精不住。雖修養而無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蘆。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起攝。三集起心狀如炒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納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

列子純是禪語。曾叔孫氏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曾侯問之。亢倉子曰。我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用。又云。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口義云。釋氏以音為觀。音果大慧語錄。普說有入定觀音讚。自註曰。世間種種音聲相。眾以耳聽。非目觀。惟此大士。眼能觀。如何。瞑目諦觀。為佛事。至這裏便轉了於眼境界無所取。眼界既取不得。即眼界寂滅耳等亦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以眼聞。普賢以心聞。即是互顯。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以至意界中。作無量無邊佛事。德受用自在。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所謂了。依舊眼觀耳聽。以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故云。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是法

相常住是也。當以此觀。如是觀。取。為實成妄想。到這裏又轉了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迷惑。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云何顛倒。眼隨色轉。耳隨聲轉。是謂。無眼耳鼻舌身意。等既無。其體互顯之。義。依何而正。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聲。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

世間生死苦。列子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

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

七變而為九乃復變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又云：氣雜於芒芴之間而有形。又云：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即混沌也。二書如此類，皆發明生人大端，非可忡忡看。一往世生神章云：一過徹天胞原宣通，二過徹地胎極解根，三過神化魂門煉魄，四過天王降僊魄，戶閉關，五過五帝朝真臟腑清涼，六過魔王伏諾，胃館生津，七過星宿朗明，七竅開聰，八過幽祖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九過諸天降臨三萬七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章句之學，解莊列者，膚淺可笑。宋明大九之美

列子云：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即圓覺經云：四大各歸，今我妄身當在何處。唐傳亦謂佛乃纖夫，幻兒剽竊莊列以文飾之。此殆不然。自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如原壤即此類人，佛生西天，豈應於此方剽竊哉。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修行切忌妄語。

過一禪僧，叩其行持，曰：無它術，但開天門。出少入多，名曰養。閉地戶，名曰合元。留人門。垂簾不辟，名曰存。塞鬼

路。名曰返聞。故契云：呼吸相含育，佇息為夫婦。又云：耳目口三寶，閉固勿發揚。陰符經又云：名曰三要。又云：

閉塞其兌，築固靈樞，三光陸沉，溫養子珠。此真實工夫也。天門常開，出入多。地戶常閉，切忌吹呵。故云：禪那不開口，闍羅難下手。禪那不說話，闍羅也驚怕。又云：白玉池中留舍利，紅蓮樹

上放毫光。昔博州鼓樓，每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兵患之。往問齋禪師，師曰：何不捉

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如言果捉之，黃庭經云：口為天關，精神機故嘗

謂之說曰。防意如城。防口如瓶。戒吹補氣。戒怒養神。

德山云。毫釐係念。三途業。因督爾用情。萬劫羈鎖。但念念在法。為累尚爾。况念念不休者乎。故念怨不休。最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

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

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坤外上六竅乾內下三竅共九竅

任惠晚年康強。或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以山。輝川澄珠而淵。媚是也。杭州李覺年

已百歲。而色同嬰兒。嘗曰。予術至簡至易。但絕欲早耳。

世間萬事。轉眼即空。我之此心。終亦變滅。所不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

孰若於不變處。略作工夫耶。

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見。大抵即吾平日

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我之心珠。閻羅業鑑。即吾之心鑑。且今一作不善。曷常不往來於胸中

乎。故趙普一聞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廷美。王韶一聞刀十八打得過賢。心下舌之語

至發背而卒也。

楊大年臨卒。戒家人云。吾頂赤。跌坐。汝輩勿哭。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貌。則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問其故云。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九十

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它術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若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太倉畫士張璽九十餘耳聰目明尚能作畫亦曰平生惟欲心淡欲事節或者賴此無它術也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己一百二十歲居城東僻巷與客言多靜坐寡欲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非所知也楊南峰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它術也但平生不如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回回俗善保養者無它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裙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也

司成陳公敬宗過李豐城侯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中指自持翌日視之指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故稱師道之重以公為首先君訓子醉後指痕僵本此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自忙裏壞的

書云降衷於民思云天命謂性曰降曰命皆自上而下之義緣人有召命之命在此則業引識牽而受命之命始來業以生業而輪迴不息矣若陰盡者則諸類不召如泡還海如水還水而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淨琉璃內外明徹所謂圓覺大智朗然獨存斯為盡性至命三教之理

豈有二哉。

腦為上田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栖于本宮則真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靜中吟云我修昆侖得真訣每日修之無斷絕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蓋修持日久功夫瞻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註云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數有九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三要耳目口是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回問仁以視為首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心者人之神明出入莫知其鄉自非心法之有要何以制其心之神明出入哉孔子曰非禮勿視朱註云禮主於敬孟曰不下帶而道存焉朱註云視不下帶而至理存焉大學引書顧諟天之明命朱註云常目在之橫渠曰下其視則心柔柔其心則敬此皆言心法之要必先以視為持敬之地。

存養之工曰敬曰主一曰常惺惺其要在目孔子非禮勿視居聽言動之首則視為要大學明明德引書顧諟明命則顧為要程氏云非禮而視開目便錯視箴云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朱子云明命天所以與我而我所以為德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又云若知所以自明真見其參前倚衡成性存而道義出日其學之要手要之要在下其視若孟子謂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叔向謂視不過結禱之中以道容貌單子視不登帶無守氣矣

若橫渠謂託視之高下。試已敬傲視下。則心柔。柔則敬。孟說微向說露。張說明三子之用工要之要矣。蓋胸中正不正。當占於眸子。瞭眊曲禮論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試于靜室躬視之。坐欲身直。容欲頭直。瞬欲莊。晚欲平。一視收斂。萬善轉集于戒。謹恐懼謹獨之際。察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之于旦氣。夜氣之存者。養之。朱氏云。求放心。須自在。常提省。莫令昏昧。久之有証驗。豈欺吾哉。故二氏以觀門為最。

真西山云。玩孟子牛山木章。則知旦也。晝也。夜也。固當循環用工。要須以夜為本。蓋一日之夜。乃一年之冬。造化權輿。全在於此。凡艸木歸根。百虫蟄伏。陽氣潛藏。故能養其全力。至春發生。人之于夜。亦猶此也。夜氣必澄寂。然後平旦氣清明。平旦清明。則晝之應事不差。晝之應事不差。則夜氣必愈澄寂。三時循環用工。不外敬之一字。

或問孔子人或還家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云。又有甚者。桀紂則忘其身。若以道眼觀之。今之人。自蚤離寢。至夜就寢。無非塵勞。未嘗暫省其身。是皆忘其身矣。

王樞云。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尚書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夫曰柔。曰弱。曰遜。其義深矣。

心經照見五蘊空。楞嚴五蘊盡。夫五蘊空盡。則能出神而道可成矣。圓覺經如器中簧。聲出於外。即楞嚴經受陰盡者。心離其形。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碍也。

正念晝不斷。夜闌陽不生。妄想口銷落。凝然正定。臻督爾心華發。師云。是悟門。悟以後事。自



然道果成。

鍊丹四轉以陽養陰令魄與魂相載其法鼻為天竅通肺肺主魄湛然不動絕去來之息謂之閉關自然華池水滿下沃心終心火下降腎水上升丁壬配合以固內丹若不閉關則魄散蕩陰夢出入魂不能制任其用事終入鬼羣矣。

絕慾則腎不漏精靜默則心不失神定息則肺能安魄簡視則肝能育魂凝思則脾能安意黃中通理保合太和精神魂魄意聚而為一是謂攢簇五行其炁上朝泥丸是謂朝真然後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黃帝中主萬神啟越。

胃與脾為表裏貯水穀以養五臟難經為五臟之氣皆會於胃且津之潤燥係於思一為六慾所誘思不得其正則見食為涎逢哀為淚媿生汗怒涌血往而不返內失滋養精炁與神從而散泄但餘枯骸是為死之徒若六魔伏諾思得其正有主於內則津生胃腕灌溉四肢流潤丹鼎精氣與神因之凝合生之徒也。

日用之謂功日新之謂德天僊一千三百善日行一善只在四年地僊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但人多中道而廢其說在紫虛元君之穿石南岳夫人之禮樹也。

人之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從無至有住胎中十月其實九月每二月得一天之氣以生神九月炁滿神具出胎成人善養生者由無而有不善養生者以有還無人當血氣方剛以所得神炁付之情慾血氣既衰以所有魂魄復歸天地身為枯木矣惟修

真之士。知精神魂魄皆天。暫假於我。實愛凝錄。久假不歸。皆為我有。

雌一雄一。即心液腎氣為嬰兒姤女也。火上水下。何以能交。若能存守中黃。端凝靈府也。即心內想不出。外想不入。則水火陰陽自然交合。陰陽既交。五行顛倒。靈芽自生。胞元結就為先天至精。生生化化之基。

真人結胎。神居紫戶。根係命門。綿綿若存。無少間斷。謂之胎息。

人受先天之炁而生。有生之後。一點元靈復歸兩腎中間。即帝真也。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學人真箇得。

無色界上種民天也。人之本性湛然虛明。譬如太虛。不容一物。妄想諸愛。如空中華。生死輪迴。如結空果。人能返本還元。一念不生。萬緣頓息。乃生此天。始為不壞。修真之士。始於克念。至於無念。諸陰消盡。真性圓明。決超三界。即不壞真空。無上法身也。今若據楞嚴經所言。則無色界猶為不了義。

易乾為天。玄坤為地。牝類此天地之玄牝。人身一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間。其玄牝之門。與其天地之根。與今考玄牝有二說。上玄下牝者。以黃庭言也。左玄右牝者。以元海言也。又有以心中左右二竅言之者。謂左則子開。右則午開。下通氣海上入泥丸。

元炁生於壬。應於子。先自膀胱而下動於癸。而精炁亦動於丑。二炁俱下沉。大作於寅。艮之時。

月  
寤則元氣自回而精氣不能全歸於命門矣。寅時不動則能固養生源。邵子曰：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詞。俞玉吾曰：以時易曰：夜半坤復之交。靜已極而未至於動。陽將復而未離於陰。於此合天地之機。識結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恍惚之中。尋有象冥杳之內。結真精朗然。子曰：勤吞津液過千口。長記存神聽五更。莫失常規頻導引。更須仔細運元精。由此觀之。則亥末子初。丑末寅初。俱當惺惺用功時也。

脉望卷之六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校

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謂之活子時。

每朔旦之前。月與日會於箕斗之鄉。箕斗為艮。艮卦陰侵陽也。號月鬼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故曰喪明。有若世人順行陰陽五行。生老病死。寒暑代謝也。

初關煉精化炁。念住。中關煉炁化神。息住。上關煉神還虛。神住。

將此妄念收歸丹窟。與炁交合。久而自靜。是謂清淨恬淡。真炁從之。人心一處。道自來歸。若念不止。則基址不堅。築基煉已。即降伏念頭。絕慾保精之謂。

此性賦體。日居二目。藏於泥丸。夜居二腎。蓄於丹鼎。

還返之道。每日於後天活子時。急須下手。名曰鉛過。癸生須急採。拏住龍頭虎尾。緊撮谷道。脇起小腹。豎起脊梁。雙目上視。泥丸陽火自息。而入乎泥丸。以目旋轉三十六次。真炁入腦化為髓也。以上口訣。日舉日採。時煉時烹。每日子午二時。行周天火候一度。以合天樞。故曰屋被修。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法。金寶積如山。經曰。瞻理腦定升玄。又云。子欲不死。修崑崙。正謂此也。

玄牝歌曰。一陽萌處急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一時。辰內管丹成。九載三年徒自守。青華秘文云。以目垂觀於心。却以心放下。送入陽宮。徐收而又縱。則陽起矣。青霞秘文云。以意逢迎。謂之黃婆媒媵。以目內送。謂之青女傳言。人身之氣隨意而動。意行即行。意止即止。故送入鼎中。隨意而止。不復下流。謂之采藥。藥生火到之時。不過頃刻。逢迎故謂之金丹。頃刻而成。規中秘語云。便就動處略提起。凝住念頭。助其騰騰。上冲乃是癸生。須急採。竇中書云。真息綿綿之時。默加存想。氣穴之中。兩腎之間。如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上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後。心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不忘不助。乃其法則。至於純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也。先天無為之景。將自得之。采若虛云。陰極陽生。寐極陽舉。急急借照。偃身握固。觀竅良久。則陽氣自回。以上各家大同小異。皆採藥口訣也。

人身有六欲。內院亦名黃宮。以兩腎有六。癸壬女專主作強。其鋒甚銳。靈寶經謂斬馘六。癸鋒者。乃教人制抑六。癸壬女作強之鋒。庶幾黃芽滿院而不溢也。是以真人有莫教芽蘗溢黃宮之戒。三艸在雙腎之間。大率極陰之境。

參同契註還源篇云。但要合天機。須識結丹處。何謂合天機。迎促時陰是也。何謂結丹處。拘畜禁門是也。法當迫近陰極之時。迎一陽初動之機。以進火不可過之。亦不可不及。此謂迫促時陰也。進火之際。促百脉以歸元。窮九關而徹底。君火相火。民火皆拘畜於黃宮。而煖成至寶。此

之謂拘畜禁門也。入藥境云。天地靈造化。慳苟非迫促時。陰拘畜禁門。安能盜其機哉。

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非覆載之天地也。蓋指身中之天地也。人之膈以上為天。膈以下為地。若天炁降。地脉通。上下沖和。真炁自固矣。莊子云。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磈。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修行在志。如何是志。丘真人曰。勿令念起是志也。

丘真人云。某初不食美味之物。不食鹽。揆過後來却食些少。初煉睡纔昏。出入行動來來去去。初時出入三四十遭。後來習到八九遭。後來習到七八遭。性子長明。不曾昏睡。此是克己。

丘云。每到神定氣和之時。覺內腎熱。薰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然不可着他。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月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羅人。

修行不用太急。久而不得。心變戒思慮。神全戒言語。氣全戒色慾。精全神圓。不思睡。氣圓不思食。精圓不思慾。依此三全。自然三圓。

中年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殺爾處。此至言也。

天上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為主者。悉是在世有功德之人。

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卧皆道也。

晝夜現前。須要不寐。若睡了一時。死了一時。日日有功無睡。千日工夫了也。勿信它人言有夙骨。

人喫五穀化為陰精。精者純陽之物也。因何有邪淫心。蓋不曾煨煉。此物作怪。又喚三尺九蟲。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風吹動。其中真火陽氣上騰。薰蒸開竅。化為真炁。燒得裏面神號鬼哭。將陰魔消散。那有睡來。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

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長存。每日子後鼻內微吸清氣數口。舌下二竅通腎。用舌拄上腭存息。少時津液自出。灌嗽滿口。徐徐嚥下。不要動舌。自然灌注五內。此為氣歸丹田。如子後丑前不及寅前為之。亦可卧中亦可為之。但枕不宜高。漢蒯京年百二十歲。甚壯。言其朝服玉泉。扣齒三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

守炁之妙。在手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在前。萬慮俱泯。斂身側卧。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

元海中已有丹母。水火薰蒸。所咽飲者。皆真液之炁。流入胃中。亦能絕谷止飲。人之呼吸出自腹底。如嬰兒在母腹中呼吸時也。

醫家謂肝藏魂。屬木。肺藏魄。屬金。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故道家三魂七魄之說。本於此。如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蓋太玄以三為木。四為金。故也。

天隱子云。要妙在手與天地真炁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此至妙之術。倘三百六十日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

況久久留之則僂道不難至矣。

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丹田常飲月華保於腦戶。腦戶者泥丸上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氣保之下田。腎宮氣海也。屬陰故使太陽精氣保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藏其精。

七籤云。元氣者乃生生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絡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元。一名守邪之神。

陰陽之道精液為寶。子能守之後天不老。

八字鈔門一元真法。虛心實腹。飢氣飢即渴津渴即渴津渴即。

先天炁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正中。生門死戶。懸中高起天心是也。神僂修鍊

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為丹母。後天炁者乃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內運之炁也。呼吸天根。吸接

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綿綿若存。歸于祖炁。內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熾

暢於四肢。如痴如醉。美在其中。

三要云。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為混沌。契云。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接字甚妙。

圖驗符應云。心下腎上八寸四分。以三十六除之。斯則中黃是為土竅。念念專一。覺照昏散似

有如無。若存若亡。守之久久。若有水火交媾。又臍之中。中亦有一竅。眾教所祕。名曰金窟。乃元

氣舊聚之所。但宜如雞抱卵。心昏昏兮。無令外馳。形端端兮。若毀毀痴。唯存是竅。待其伏氣旋

機。打開關。振氣運。周身運。機純熟。即八脉安和。六門偕靜。亦能祛外邪。補內傷。氣機既動之後。



必須忘言以助火力收攝陽火以補輔之九竅勿令耗散後天之氣自然充足火氣內盛薰蒸諸竅無出入只得貫尾閭徹透泥丸下降絳宮而歸虛谷非由有作中來自然然而然者也真氣薰蒸身無寒暑氣不化精精從其氣心無愛染水不下流水氣既充隨氣旋運化為玉液自然澆灌五臟潤澤皮膚二氣輻輳名曰水火交媾即陰陽流行而無生死也補接之法盡於此矣虛谷即玄關也水火二炁交媾結成無形有象之名故云惟體道以生不依形而立若像三竅水火交交於中竅二炁虛氣沙合為一即名玄關結胎神化不離此也以上乃接補後天三液煉己之法水火恒交築基乃就精氣充盈水火數足符候以催當入圓室純定七日而後當求先天點化陰精

體一真機云父母交媾情欲正熾陰陽參會兩情和合不可名狀一施一合化為神水在母子宮即有欲神主於中所謂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凡人性命之帶在此條焉古云未有此身先有此竅方有此身要窮此竅乃不竅之竅所謂中也試取雞子熟而割之近壳必有些小空隙即未熟時正中虛處也人身之中亦猶是也自結胎之時其中精英靈沙化作一小圓小圓四圍虛中間實是謂無極一日堅固一日然後成胞真氣動分為陰陽初交而生腎腎屬水再交而生肝肝屬木是以水生木也次序而生五臟六腑骨節皮膚之竅而成形隨母呼吸名曰胎息及至有生之後名曰祖氣十月已足真性始入胞中因地一聲其胎息即寄坤癸之方所謂歸根竅復命關是也其關漸長漸蔽所以一點之中為天地之根萬物之祖寂然則為元

神感通則為心神。心神為一身百神之君。有知覺運動七情出焉。及長或肖父或肖母。纔見有氣質之性。元氣盈則出於氣海。為呼吸之根。行血之帥。元精盈則出于極海。一升六合與氣相為榮衛。為一身之助。所以修命者。貴乎精滿。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此順則成人之道也。若夫逆則成僂之道。日用常行。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應酬人事。損之又損。自然欲淡情疎。久則無欲無情。忽一日不坐而坐。靜極動生。動則先天之炁。自虛無中來。立闕見矣。非坐守採後天之氣也。致至先天交姤不已。然後混合為一。當斯之時。八脉混住。呼吸俱無。不知有宇宙。不知有身心。不知有藥火。不知有符候。溟溟泮泮。不知而名。強名曰太乙含真。重生五臟。再立形骸。十月胎圓。超凡入聖。前段召命之命。中段受命之命。後段送命。

玉溪心印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心液之中。暗藏正陽之氣。二物會時在人。其採之也在亥末子初之際。元氣未生之時。候之在太易未見氣之先。故曰先天。若在後天則克化為精矣。經曰。採混元未判之氣。其採之也。須是先絕色慾。腎氣堅完。然後跌坐而守之。出息綿綿。合乎自然。忘形忘骸。又不可昏怠。注一意於下元。若覺神暢心融。則時節已矣。漸漸腎間掣掣然動。迤邐往來。切不可亂想。任其自然。但以心意作隄防。恐有滯洩之心動。故以意隄防也。須臾忽覺腎中熱氣一道。如一縷之脉。上徹於心。此元氣之祖也。此時心液如露珠之綴蓮花。與祖氣滾纏。迨迨在在。日月合璧。如夫婦之相合。一如醉。一如痴。情性混融。自然而已。則覺一物如黍大。落下丹田。而今日之丹成矣。當時合則馮媒。媒則意也。全憑它打合。又要作關防。然後出息綿

長  
卷二  
六十一

脈  
望

綿合於自然常常顧戀之不可須臾離也是謂百日立基是謂立牝若立基之後事事不同詩云業火成灰慈海乾鴻濛窩裡生靈智

身中冬至子時一陽動處癸生時也急下手採之便以神呼氣氣歸竅內吹其音外閉其門調和律日混合百神性君主內流意沉下水府熏蒸存中根候陽火漸熾舉動上頭關接從寅至巳流戊土督進陽火迫逐金精直透三關上入南宮補離中之陰是成乾象六陽會乾陽無終極之理一陰生於五陽之下繼此以往則當杜漸自午至亥以巳土退陰符從金關下鵲橋華也滂滂沛沛入重樓絳宮直送至坤宮土釜而止三般大藥歸鼎妙合凝真產箇明珠似月圓矣一息工夫即奪回一年十二月造化丹經所謂簇年歸月簇月歸日簇日歸時一時之中只用二候運行周天符火採藥入室以行內事混融煅煉結成聖胎度人經云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炁齊仙了真子曰大藥三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煅煉工夫日日新

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間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為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用而不知

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攬黃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將見

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寡則性正。性正則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方活。神全自

貧道人。要孤僻。勿勞形。休使力。鋒鑄劍。明竅一。降六賊。淨八識。把萬緣都去訖。常守神。莫放逸。

閉四門。調呼吸。綿綿存。若龜息。內不出。外不入。遇陽生。如火熾。攢三五。交六七。脫生死。知凶吉。

透三關。甘露滴。下重樓。甜甘蜜。到黃房。混為一。結嬰兒。溫養惜。內外爐。增減積。壁九年。九鼎畢。

還太虛。立玄極。如斯言。須藏匿。示賢人。勿輕泄。以覆目為爐。開目內視。為內。爐。開目外視。為外。爐。有口訣。

純陽翁曰。窮取生身受氣之初。紫陽翁曰。勸君窮取生身處。蓋心下腎上。臍輪後。內腎前。為吾

身天地之正中。坤坎之地也。以位居庚。曰金。以元氣自此發現。曰水。卿鉛。水中金。即所謂鉛不

生于子。而生于亥者。但潛龍無用耳。今當靜坐之時。凝神聚氣於此。兩目顧諟於此。則有頃之

間。此中微微跳躍。以漸而著。金精健矣。即元陽動也。曰藥苗。曰先天氣。曰真鉛。皆一味。純陽翁

曰。都來只一味。剛道數千般。今當此味方健。不老不嫩之時。微以真土引上。離宮。使與真汞食

一。是曰內藥。為小周天內火侯也。少頃由之。復下坤坎中。以真土。幹歸尾閭。至外腎後。穀道前。

已覺充實。則以手指動。按關。挨向上。以意步步引前。以目鼻照。顧斯時。陽氣尚微。但微微調

息。切勿大用火。力及升至寅分。乃漸加熾。升至辰巳。則大鼓。莢風。趨達泥丸。行至明堂。甘津到

口。得丹也。斯火乃化水。以己土退火。勿令更行。是曰七返。指火數也。則陰符直事。故惟此金氣

同水而降。重如本初。曰九還。指金數也。則由鼻柱舌端。灌重樓下絳宮。作三四數吞之。雙日照

入黃庭經曰。三光煥照入子室而歸舊所。則以己土止之而復守靜。是曰外藥。為大周天外火候也。凡戊土為陽主動而升。己土為陰司靜而降。無非此意也。若目中神光現時。初近小而漸遠大。乃白色。此時切勿驚詫。思惟神藥歌云。神光正處莫思焉。凡運轉腹有鳴聲。曰龍吟虎嘯。成丹之遲速。在工夫之勤惰生熟耳。

王龍溪云。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為工夫。天板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雜。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至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慾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仲弓居敬強恕。便是反之。世間熏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

良知二字。乃從生機中。指箇靈竅。與人使知。求端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為不孝不弟。則輒然而怒。甚至賊人。指其為賊。則忽然而聞。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其良知未嘗忘也。吾人若真發心為性命。只隨時隨處。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保命。不可須臾離也。

慈湖有不起意之說。或以為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為不起惡意。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為至善。起即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為義襲。

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微也故曰風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如泥塑人皆此義也

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有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或問衛生之經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若欲靜坐先須調息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知致之外另有此一段工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它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云血氣之屬必有知莊子云物之有知者特息知是性息是命

世人終日苦擾精神困憊全仗夜間一睡始勾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則與虛空同壽孟子指出日夜所息示人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為旦晝之所特亡則庶幾矣

內典有空假中三輪觀法靜即空觀動即假觀動靜交即中觀吾儒亦有取焉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交參

乾之六龍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為言隱而未見龍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不足以達天德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即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為潛龍之學也大衍虛一

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底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它只是提醒良知真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間思雜想從何處來

或問生死輪迴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力亂是有怪神豈無非不語也不易語耳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為之崇也念有往來念者一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有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常便是生死根因此見在之事而儒者委為異端而不講過矣

或問屢空曰人心本無一物自是空體形生以後便種種世情牽引填壅始不能空欲復此空體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情念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沙泥金玉之屑俱為眼障顏子之屢空老氏之貴損也

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非譬之境體本虛物之妍媸鑿而不留以照為明何啻千里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明之機其曰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

分別見此方為見性。

清夜瞑目。炯然深思。只今便化一切塵緣。能全體放得下否。昔有絲毫係。還未可死。在須全放下。放為任生任死。一點靈明。通乎晝夜。萬劫常存。與太虛同體。怡然委順。一塵不動。方為超生死。一日亦可。百年亦可。非執吝生死以形骸生死為去來也。

禪家期於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不可偽為。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託。誤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

良知宗旨。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是入聖真機。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智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為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為智。變識為智。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為所引。天聰明也。是為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也。

良知是徹上徹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智。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門。悟門不開。無所徵學。然悟不可言。思期必而得。吾儒之良知。即禪門之覺照。皆智而非識也。

古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故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詮。有思可得。列為六經。散為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立



朋

卷一

卷一

八

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污染所謂密也

儒者之學以盡性為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為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於乾身屬於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於真息真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於外也是故盡性以至命者聖人之事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吾儒不足以養生而別取於命術是自小也老氏長生之說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養生家未免滯於形骸即為凡心有漏之因並老氏之指失之矣以上俱王龍溪說

李中溪云人具此性本自圓明周匝徧滿虛豁靈徹無體像可擬非思議可及惟中惟一而已○性之神識動而為心則圓者半蝕明者半暗有所倚而弗中矣○心識發而為意則蝕暗過半○貳以二參以三而不一矣○意識流而為情則圓明之體全背其違禽獸不遠○故列心意情識三圖以別之

性之神識感物而動謂之心心識為物所感謂之意意識為物所蔽謂之情格物者非格去外物乃格去我交物之識也使此識不我蔽不我惑不我動也故正心誠意即是格物意誠心正即是物格復性即是知致性復即是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也格致誠正名目有四其實是一時事中人以上可以言頓格中人以下須漸格

也。

或問寂然不動為性之體感而遂通為性之用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為物所動已涉神識有通有塞此一感字乃性之覺未涉神識故無所不通道典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是也聖人應物寂而常覺賢者應物覺而常寂故曰吾物無心順事無情也寂然者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私故曰不動感通者物來順應無思惟擬議之留故曰遂通皆未涉心意識以前事。

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常存不滅之義言性者長存不死之物也心意非其倫也蓋心意緣物而起物去而滅其名為識虛假之物也性則物來亦不起物去亦不滅了然常知迎之不見其始尾之不見其終其名曰知真實之物也率性謂道言頓悟此性也修道謂教言漸悟此性也頓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

無欠無餘之謂盡中庸盡性之盡言無欠也孟子盡心之盡言無餘也人之所以不能明性之明德者以有心為累意必固我皆心也有一於此則性為之蔽矣四心盡絕而無有則明德如日之方中羣陰掃迹矣故心盡無餘而後知性也道典曰心現則性滅性現則心滅言心性不兩立也蓋性者純乎天者也故知性則知天矣知天云者盡心以至於命也道典曰神歸性根謂之復命此一節言頓悟之事。

月

卷三

三

ノ

脉望卷之六終

脉望卷之七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校

繡水沈元昌鴻生

心有真有妄何謂妄念念起滅不續不息者是也過去見在未來隨境流遷攀緣不已眾生日用思慮浮遊認賊為子失却元常故受輪轉何謂真本來面目寂然不動者是也從無始來妙湛圓常堅固不壞了了常如靈靈真覺諸佛祖師即証此心之全體而別脫玲瓏轉入無盡者也妄心又謂之識神真心即謂之佛性學佛初步正恐真妄交錯金鑽混淆若真妄二相了然分明則回機內照如珠發光圓常之真超然獨露然後轉入無盡二事雙融乃脫生死得大受用蓋眾生者從真起妄而參請者覺妄還真及乎真體洞明則復真妄雙遣徹証無心矣華嚴曰理事含容心心無礙楞嚴曰心精徧圓含裹十方

老子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剝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僨驕而不可制者其惟人心乎楞嚴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孟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教之論心如此皆謂妄心擾動真性道以精為寶寶持宜密秘施人則生人守已則生已

樹衰培土陽衰氣補含育元氣慎莫失度。

修煉元氣至無出入息則三官不能錄萬靈潛衛矣。

閉氣者非閉噎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絕思忘慮使鼻息悠然而若有若無。

黃帝使罔象求玄珠於赤水赤水者血也玄珠者氣也罔象者無思慮也故玄珠非靜默無由得之。

心印經所言存無守有是採取結胎事煉精也回風混合是呼吸火候事煉氣也默朝上帝是移胎換鼎事鍊神也乃一套事非三樣得訣者自知之。

內工口訣以靜極無念為主每於亥末子初守之明月朗時須下手黃河清處是源頭明月朗時自有無人無我之景象須使黃河水微上微動採取之意至中官靜守之此是得藥得珠之候以後不必用功只是靜以守之可也按俞玉吾云人徒知子時腎氣生得火烹煉凝而成液遂認為真鉛而欲取以點離宮之真汞殊不知既成液矣則有形質其體重濁安能逆流升上作丹之法不過於此時發火於下以感其炁耳火候既盛其氣滂然上騰與山川之靈相似迨夫升入泥丸然後化為甘雨下入重樓未嘗用其質也黃河清處此之謂與明月朗時是光透簾帷之境所謂虛室生白也黃河清處是捨濁取清之意所謂水源至清也若非至清則雜後天矣。

垂半簾謹塞兑心頓於息頓字極妙隨息而入隨息而出凝住念頭不在上下不在內外不在

中間良久喘息漸微綿綿歸元自然虛豁豁地。倘如念起再頓再凝。此鍊念頭試過之訣也。德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顧一二聖賢。為是誘人者何心。所欲誘人者何如。可以思矣。

王龍溪述王陽明自云。嘗于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混然虛空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予聞師云。此乃真景象也。在玄宗為心境通以前事。在釋典為五陰盡以前事。所謂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正是悟門。

追二炁於黃道者。謂腎間元炁。精炁動升於上。以心神迎之。則三者混合於中宮。故曰會三性於元宮。名為水火交垢。心目不

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曰道生一。蓋水藏也。天地生于道。以水浮世界耳。故道去則人死。

水涸則魚終。保生者務修於炁。愛炁者務保於精。精氣兩存。是名保真。

離女陽中陰也。在卦為離。在人為心。故曰心珠。火從離卦起。念頭動處謂之道。

道者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捷之間。大則包涵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目捷飛鉛。為其間有神識內動之機。在目。而明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

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精消魂損。目動魄散。是以聖人蓄精愛視。

書存氣府。夜存神宮。氣府者名曰丹田。神宮者名曰明堂。晝不存氣府。元氣不行。夜不存神宮。

服

卷

第

二

目不覩神。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竇。秘在形山。先須於形山之中。豁然披洞。矚此真實。然後翻身再。參摧闢之事。則有本可據。不落幽頑。

食木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多智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

小周天坎離交。大周天乾坤交。內日月交精。外日月交光。四交而丹道畢矣。

虛心則念靜。一塵不染。實腹則丹成。四大牢固。心者火也。助則為火炎。忘則為火冷。道有二乎哉。

人身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聖

人則天地之要。知造化之源。神守于元宮。氣騰於牝府。神交氣感。自然成真。

陰陽性命。種種異名。要而言之。不過神炁而已。人惟夜逐夢遊。晝逐浮想。而神自放蕩。苟能無

想無夢。則元神現矣。上任呼吸。下任感泄。而氣自耗散。苟能息住精住。則元氣完矣。神氣凝結。

名曰法身。故曰神在性兮。炁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又曰精炁原為本。神靈共一家。若能擒五

賊。自可結三華。

外藥達恍惚杳冥之旨。內藥名汴流胎息之源。

人身先天之氣。其標行於六脉。而根係於臍腎之間。故或謂之生身受氣初。或謂之元氣舊聚

處。或謂之父母交垢之後。始生脉絡。而先天之氣常遊之矣。先儒云。切脈可以觀仁。無者承陽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無因有激而成象。有因無感而有靈。仰子云。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目之黑者水也。次黃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于上。是謂神光。養神於氣。氣會於神。神氣不散。是謂修真子。不離母。母不離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

沁園春云。進火工夫。牛斗危。參同契云。河鼓臨星紀。今人民皆驚駭。壇經云。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夫斗牛也。星紀也。山相擊也。皆是一處也。一時也。一物也。其艮寅之際。與內典三立限期。金丹十月火候。皆以三百日為率。然亦約數耳。

築基者鍊精也。鍊已者止念也。凡鉛住而後藥生。藥生而胎始可結矣。浮念清而後性歸。性歸而後胎始可脫矣。若上不能止念。下不能留精。雖談天論地。終成話餅耳。故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又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

箕筆云。靜養間天地。不遺心孔內。動作處山川。盡在眼眶中。

忘言守一者。謂西南鄉也。亦曰水鄉也。大衍之數。虛一以象太極。

一者道之子。道炁一動而生水。故一為天地之根。萬善之長。

求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如求四大五行未生以前氣象。所謂無相有覺也。

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夫艮其背。即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也。

金液乃肺液也。玉液乃腎液也。

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日烏月兔。謂日月之交也。兔自日屬。所謂月中兔者。月中日光也。



借此以喻神入炁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以兔屬月。以為法象。金丹四旨字內。日魂玉兔脂月魄。金烏髓。是正言之耳。注者反迂其說。可笑哉。

沁園春詞云。曲江上月華雲淨。有箇鳥飛。諸解欠明。蓋大腸九曲之左。小腸十二曲之右。為丹鼎。故曰曲江上也。月華陰中之陽。為玉兔也。鳥飛陽中之陰。為日精也。此言日月合併。陰陽交姤。而藥物入鼎也。

天竺有者調和法門云。行者修心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今依標列其略於左。交門之所禁秘。而不肯輕傳者。禪那方以為便門。而滿口道之。惟恐人之不知。其用心廣狹。為何如耶。

一調食

食過飽則氣急。身滿食穢濁則心識昏。食過少則身羸。心懸食不宜則動宿病。

二調睡

睡眠過多。廢修聖法。調伏睡眠。令神氣清白。念心明淨。乃可棲心聖境。

三調身

不寬不急。俱入住。出三義安坐。正脚半或全安手正身。正頭頸。吐濁氣。閉口。閉目。

四調息

不溢不流。是息調相。一風出入有聲守之則散。二喘結滯不通守之則結。三氣出入不結守之則凝。四息不聲不結不流出入綿綿若存若亡守之則定。

前三相者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為心患。若欲調之。當依三法。一者下安着心。二者寬放。

身體三者想氣徧毛孔入通同無障

五調心不沈不浮  
是心調相

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

二者當令浮沉寬急得所

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為沉相當係念鼻端

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是為浮想當係緣臍中

心急病相者由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故胸臆急病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

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凌逸或口中流涎當斂心急念令心住緣中

一于初入定時調三事身既為窟息居其中心最為細調窟入細令心安靜

二住坐中調三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三事調適無相乖越

三出時調三事坐禪將竟應先放心異緣開口出氣想從百脉隨意而散然後微微動身

若出既頓促細法未散住在身中令人煩燥不安

又始經云云者風風者水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者上天金重故重濁者入地乃魂魄一

字之義

婦人懷胎在下田與腎相對曰胎田男子常能存養胎息凝結神炁故無飢渴寒暑之所撓陽

神出入謂之胎息

金水訣云。男女命門係胞隱精。女但寄產。男失其金。生竅掩塞。不見其形狀。如偃月。金水之靈。弦中二八。兩竅洞明。子若識之。五神歸併。萬炁固守。與天長生。開天策景玉經云。人月胞元狀。如偃月。大可容升。小可容卵。隨月生。死二七。相半兩弦之間。兩弦之間。即兩腎之中。元海一穴也。金水氣滿。子若得之。壽命無間。胎僂訣云。元海號神室。狀如鷄半壳。其大可容升。其小可容勺。神炁精內藏。如子在胎膜。又云。神室之狀。鷄子蓬壺。黃庭為口。關元為足。生門据前密戶。殿後。少陽居左。太陽居右。呼吸日月。為神主宰。藏神致靜。可以復命。

呼吸有數作用。有時使二炁左右交冲。元海竅脉。忽爾洞開。氣精俱入。謂之氣歸元海。便覺騰下躍躍。然如火射湯淋。正如子在胞胎時動躍之狀。是其驗也。二炁俱入元海。藥物既滿。爐鼎後。弦方用固濟。爐鼎既立。是謂胞胎。此言男子身中元有受炁之處。亦猶姪娠係胞之所耳。故無精華之炁。不為無用。其名雖俗。其用不凡。其物雖輕。其功甚大。聖人愛精重施。豈虛言哉。復元炁之法。以減息為候。心神湛寂。其息自減。減半息。增半壽也。從減息至無息。則復元歸本矣。經云。凡人以有息為常。聖人以無息為常。大洞經云。初定通息。太和一千。元合五千。十通成真。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恃息。

華嚴經云。善才參第六比丘。見其端居寂默。出入息盡。

卓壺雲云。真汞即我之遊魂也。心實主之神。實統之。不可直指。曰心曰神也。謂之元神。真鉛吾身之元陽也。自落地一回。寄居西南坤位。魄之類也。修養家以鉛制汞。不過使元陽與遊魂重。

來相見聚而不散返吾身未生之初耳。又悟真云。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蓋三魂者乃震之三。七魄者乃兌之七。魂魄未合。故謂之金木間隔。黃庭經云。攝魂還魄永無傾。和制魂魄津液平。凡諸多名。皆是譬喻。若孜孜龍虎烏兔之類。與吾身何干涉耶。

今時玉液入鼎來日。玉液依時復生。運用同初。前工不廢。又云不可如初下手之有所事。亦不可外初下手而它有所事。鉛汞欲有為而動也。吾則迎其機。鉛汞復其所而靜也。吾則守其一。周而復始。日復一日。既得藥。後要知坎離之無窮也腎氣生而不交者。心氣不下也。浮想不清。故也是謂外火雖行。內符不應。

至時寒似冰迎之。以汞結顛倒片餉間。混沌超生滅。

子時太陽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於此時起火。則內外相合。乃可盜天地之機而成丹。故曰天機與人機對舉。

紙舟云。形神相顧。入道初真。形神相伴。名曰得真。形神相入。名曰守真。形神相抱。名曰全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形神雙捨。名曰證真。善度後學。以真覺真。

通真契玄。左腎元炁動於癸時。右腎精炁動於丑時。二炁下沉。大作於艮寅。故曰元炁行於水海。精炁行於鬼道。元海竅脈。既已閉塞。信有位而無時矣。若能奪其二時。再還元海。更以兩炁之日而制造之。而開闔之。則元海一處。再立形象。精炁乃有所歸。謂之制爐鼎。奪其二時。謂時也。兩炁開闔。謂炁也。有數也。

謂時也。兩炁開闔。謂炁也。有數也。

癸丑之時。不令其下沉。故曰鉛遇癸生須急採。又曰時將丑也。又曰後天則克化為精矣。蓋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鉛中作汞。汞進火始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命門一藏。日夜傳受。脾胃食味之炁。寄於其間。客於脉絡。守其位曰炁。離其位曰精。泄而為液。積而氣多。久必自潰。終無所歸。沉滑垢遺。近濁淋漓。雖不淫慾。亦必走泄。馮丹陽曰。箇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是也。

玄者黑而有赤色。蓋北方陽動而升。水陽炁赤。水黑色。故曰玄。太玄重玄。玄一乃水炁之盛。故為天地之根。

一者萬化之本。老子之得一。楞嚴之全一。孔子之一貫。蓋天地始生自一。數起於北方。一陽初動而生水。亦猶人之生。以一陽之精結為胞也。雌一雄一帝一。謂之三一之道。

紫精天在太無空洞之中。於人則腦門是也。紫精天上。毓華林。絳實朱柯竹葉深咀嚼。繁英人不老。常觀烏兔換光陰。在人則腎水黑。心火赤。二炁交姤。化為純陽。紫金精葉成林。華茂果實自己。真人餐之。可致長生之道。故佛身號紫金光聚。

大洞經云。長眠大無外。如布袋和尚。陳希夷一睡數月。塵積滿體。蓋息定也。丘長春曰。息有一毫之未定。則命非已有。

天上三光日月星。人之三光兩目心。日月失度。星辰留伏。天地災變。目有所惑。心有所感。身體傾危。日月星能照天地。雙目心能顧一身。不令外物之所蔽。

胎僂者有炁而無息也伏氣者胎丹也

上弦下弦以藥言弦前弦後以時言

釋迦說法眉放白毫元始說法眉放青毫蓋白毫西方金氣雖是表性命在其中青毫東方木

炁雖是表性命在其中

烟蘿子存守九宮訣云頭有九宮兩眉之間却入一寸為明堂宮太乙君居焉左有紫房右有

如嬰兒為主却入二寸為洞房宮中有二真人左無却入三寸為丹田宮左有上元赤

身形之主却入五寸為玉帝宮玉皇真明堂上一寸為天庭宮上清真洞房上一寸為

極真宮太極帝丹田上一寸為玄丹宮中黃太乙流珠上一寸為天皇宮太上居凡五雄四雌

也

內境論云人有咽有喉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主吞物咽為胃系下連胃脘為水谷之路喉為

肺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自喉嚨而通於肺肺下無竅四有空行以分布清濁之氣而為氣

管肺之下有心心之下有膈膜與膻脇周回相着遮蔽濁氣令不薰心肺謂之膻中膈膜之下

有脾胃肝膽脾居胃上與胃膜相着肝之治在左其位居右有獨葉者二葉三葉者胃之下有

小腸為受盛之宮化物出焉小腸之右為大腸受小腸之谷為傳道之官大腸之側有膀胱以

虛受水為津液之腑凡胃中腐熟其氣自胃上口賁門傳於肺播於諸腑其宰穢自胃下口幽

門傳入小腸小腸下口闔門泌別而水入膀胱滓入大腸橫膜之上豎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

黃脂漫包者真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包絡也。真心不受邪，凡病者包絡也。腎有二元，悉屬焉。形如江豆相並，而曲附於脊骨。外有脂裹，裡白外紫，有條二道。上條於心，下連於腎。坎離南北水火相感，其一為命門。莊子云：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謂其子知牛之肯綮脈絡也。頗有眾生與己之心，肝胃腎筋轉脈搖不能明了。何以入養生之門耶。昔有僧坐禪，聞香積之氣，心念曰：必是齋供。或見天僊來請赴天廚供，遂於定中便去。日每如是。有明眼師見之，謂曰：汝墮一廁中矣。僧不信，遂令再赴供。回師取廁中一蟲殺之，僧方悟。以此觀之，鼻之於香亦能引人為異類。香嚴童子聞香便悟其所從來，立躋果位。一般香氣迷悟兩途，可不謹之。

僊輩所傳胎息之法，以鴻毛置之鼻端，數息悉之出入。自一至十，十取百，百取千，千取萬，以至于一，一定不復往來出入者，或深淵下坐數日不出者，則饑渴永除，寒暑無畏。人有饑渴寒暑者，為元炁出多入少故也。故曰玄息自長生。莊注云：氣海為息之根蒂。

天象圓而光景煥明，人能清虛淡泊，自然見其本來性。天虛圓靈明，圓明即玄關一竅也。非心腎口鼻之屬。知此一竅，則冬至在此，藥物火候并皆在此。古人云：玄關一竅子。天地大根源，契合五千字。妙通三百言，即此也。

心想如猿猴，無有暫停時。若欲折伏者，當須調大乘。古人云：攝心一處，即是菩提道場。散亂片時，便落眾生境界。蓋意乃五臟之中，四神之首。上下中停，為得中之地。人能晝夜照顧，省察提

撕母令昏暗常惺惺地百日自通靈華嚴經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

沖和者全借火煉其氣其氣上升生發在於太乙元君未生天地先生太乙元君太乙者北方

壬癸水在兩腎堂間上透泥丸下至湧泉

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古德云若人淨坐一須臾勝造浮圖七寶塔寶塔終

久化為塵一念不生成正覺蓋此心一念不生直躋聖地

東坡云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枯槁性不滅二句畫出一箇正定的模樣

宗門云賓中主主中賓如善才參見五十三位善知識是以先天炁為主以後天炁為參之

吸提呼喚龜鳳交併陽關指點鬼路自禁乾卦常行工效相應良寅不動長生有分又云閉門

上嚙勒關下搭定息內觀真陽自足日用之工

大中抄行以炁為主有天地之炁與父母之炁混而生人在胎中臍蒂與母相連隨母呼吸既

生剪蒂各自呼吸炁藏於炁海謂之命元修命者修此也註云太玄者兩腎中間一點真陽元命

天地之炁受命之命也父母之炁召命之命也人之炁以萬計所謂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若不

能資其根本耽戀酒色炁漸隨散至中晚之年不及數千所以神疲力倦若知存養則萬物復

為之生矣昔三一王先生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住金華洞賜丹一粒還汝精神復汝元炁故

知神炁不備不能得道矣

玉樞經云身中九靈何不召之召之則吉身中三精何不呼之呼之則慶神聞呼召則聚而通靈



集傳云周從泗州人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少而婚是人幼得道其神全吾不及者周從者其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與

每月望望晦朔海水隨為消長亦如人身每一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顛門過其朝時即默默靜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湊理寂寂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響內外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徐散去聞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丹法不過採藥進火二著工夫送入鼎中隨意而止不復下流謂之採藥以神御炁以炁定息息息歸根謂之進火

日用工夫以元神為主何為元神內念不萌外想不入獨我自主謂之元神三教聖人皆是發明此義

先天一點靈明是曰性從虛無生靈是曰神神妙萬物而為言也未入壳子內則上下與天地同流既歸人身各有所附人無此靈則頑然一物而已神居泥丸

先天一氣散於周天息數之內在天為三百八十四度在易為三百八十四爻在丹道為本先天一氣散於周天息數之內在天為三百八十四度在易為三百八十四爻在丹道為本無質聚而成形顯則成象萬物得此數而生還丹得此數而結數在天地合於冬至之前數在

人身合於念頭之前且冬夏二至乃天地之數一升一降之機關一呼一吸乃人身之數一出

一入之門戶金丹之道以人身一呼一吸之中念頭一動一靜之處合天地一周之數假此而

調停謂之採藥假此而措筭謂之煉丹必首尾相應內外符合自轉轉而泥丸送下丹田會於

生殺之舍。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有如無。非空非色。情濃如正。酣身快如浴。起不及片時。結成黍米名曰刀圭。此還丹之景象也。清風為翼。濁氣為難。

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壳。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己散之靈炁。益見在之魂神。

六字訣。其法鼻取口吐。切忌有聲。肝若噓時。目睛睛肺知咽氣。手雙擎心呵頂上。連又手腎吹。抱取膝頭平。脾病呼時須撮口。三焦客熱卧嘻嘻。春不呼。夏不呵。秋不噓。四時常有嘻。

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氣難得感。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如肝本噓也。有餘則用噓。噓亦不能引肝氣。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氣。心氣既行。肝氣自傳也。如肝氣不足。是

肺鬼之有餘。乃殺其鬼。用呵字。泄之。聰明之士。審達五行。生克調和其炁。無過不及。而陰陽自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工。默契天機。混合玄理。

九僊經云。病小用水。病大用火。水者凡有疾病。閉口納氣。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安。名曰法水。逍遙子曰。法水能朝有秘關。逍遙日月。遣循環。是治水治病也。若人誤犯天神。或

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并身起火。微以意留息。少入遲出。默想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可比車輪。蓋罩定自身。令陰邪鬼魔不敢近也。釋家降魔火

道家焚身火。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欲。丹元堅固。

脉望卷之七終

明  
代  
筆  
記  
小  
說

脉望卷之八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陳天保九如

校

教外別傳云。一吸便提。息息歸臍。一呼便嚙。水火相見。一陽動時。急行此法。行鼻息而不得下。部提縮之法。與知提縮而不得鼻息往來之法。皆非真傳也。大丹直指云。採藥行火之際。陰魔所撓。緣入邪念。腎氣下行。謂之危險。即須抽鉛添汞。出息為鉛。抽者泄腎中氣也。入息為汞。添者收心中氣也。如入燕至中宮。可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伸身偃脊。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腦使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自止也。如氣覺未過關。再偃再抽。直要使過。謂之肘後飛金晶。經所謂若要不老。還精補腦。但初行費力。久則甚易。天隱子云。伸左右足。端坐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二肋之下。接於腰胯之骨。左右聳肩。閉息頃刻。候其氣盈面赤。則止。行之者七。久久則氣從夾脊上至泥丸。帶上輔談云。有人精遺不禁。予授以一法。但脇小腹縮。尾閭關閉。光瞑目。頭若戴石。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咽歸丹田。不論遍數。行住坐卧。皆可為之。不半載疾愈。而顏如桃矣。抹真機要云。鼻吸氣為通。唇包齒乃拔陰陽。不因遍體咸施力。怎得珍羞到口嘗。又傍門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為不漏。夫既吐矣。安得不漏。予不信。及試之。果驗。大抵子後人多陽舉。當用意提腎。以鼻長收短放。使之綿綿歸根。則陽回而精固矣。各家工用大同。

小異詳載初基煉訣

邵子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素問曰。升降出入。無物不有。修養家存神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也。房中術。手按尾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世。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不過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蒸。達於腦中。腦謂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即黃庭經之補腦。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

木石皆有心得。使木石無心。何兩石相摩。兩木相摩。而火生乎。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洞通也。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有神僊。幽相往來。天下有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太虛之中。莫不洞洞相通。惟像聖聚則成形。散則為炁。自然往來虛通。而無滯碍。人身之中。亦有洞者。頭有九宮。上有寥天。共為十八洞。柱骨二十四節。十二重樓。共三十六洞。上通泥丸九天。下達尾閭九地。中有真氣。幽相往來。是以聖人於虛極靜篤之中。斡轉璇璣。神通氣洞通者。升降上下。往來無窮也。

靈者神也。寶者氣也。形者靈寶之宅舍也。夫人有耳目。乃元神之門。晝則心寤。神遊於耳。夜則目寐。神歸絳宮。眾人神遊於外。晝想夜夢。繭然馳逐於無涯之欲。若夫至人。萬法俱忘。惟神是守。目內視。而神光煥於玉關耳。返聽而妙用顯於瓊房。神宇泰定。一念不生。智恬交養。久而通靈。夫人有口鼻。乃命出入之戶。息息通於天地。元炁之所往來。凡一呼則谷炁出。一吸則元炁

入不死之機。長生之要實隱於此。眾人心靈外馳，神躁氣促，息之以喉胎元散蕩，惟至人深達造化之源，呼吸太和之氣，奪本還原，歸根復命，息之以踵實，莫實於氣也。故泥丸玉關所以棲其神，玄明牝戶所以襲其氣，氣以制神，神以攝氣，母子相守，性命混融，然後萬神不散，故能靈一元凝結則成寶。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神統於心，氣統於首，形統於足，首形氣交而神主乎中，三才之道也。

天尊則元氣是也。法身無相，積炁成真，為天中之尊，聚則成形，散則為炁。

元炁之運，獨秉化權。凡胎卵濕化之四生，至於艸木花卉飛蠢蠕動，有情無情，皆含育元氣而生。故元炁在則柔弱滋養而生，元炁去則堅強枯槁而死。老子云：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

禽一冲而制在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眾植凋殘，獨松柏常茂者，氣堅也。羣動寂滅，惟龜鶴不瘁者，炁壯也。形為留炁之舍，炁為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遨遊於風塵之表。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

莊子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道者炁也。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炁中，炁在人中。魚失水死，人失炁亡。魚能吐納而化水，則不死；人能吐納而化炁，則長生。舉世知食谷肉果菜以養命，而不知土地之精皆屬於陰，惟元炁乃屬陽。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

真炁計八百一十丈，升降於鼻口呼吸之間。凡夫不能掌握，皆歸空而散，則一息不返，人命卒矣。故曰：養氣留神，乃不死之訣。莊子有魚樂之問，亦此意。

元炁在太空虛無之中，其猶橐籥噙張而不息，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失之則死，得之則生。亘古

長

巨今得道昇仙者不知其數皆得冲氣以為用始成真

慶雲祥烟乃太和妙氣之異名生門死戶乃玄門牝戶之別號凡言門戶者必有物從滋而出入也人欲長生久視當於生門死戶之中窮通塞之端究造化之端使通天地陰陽二炁往來

升降之不窮謂之出入月亦曰出清入玄也

辨輪剛息通蓋不死

山家清事云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復元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歸於元海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可以入道大道始初發生乎一炁一炁分為玄元始二炁三炁結為三清三色混沌煥爛太空三炁各生三炁疊三成九即成九霄而為九天也生神章云須延總三靈玄元炁始分黃庭經云三炁右迴九道明又曰九炁映明出霄間是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人能採鍊玄元始三素之氣通感祥烟慶雲之際是謂得造化之樞機

聖人之死曰神賢人之死曰復般人之死曰物何謂神養聖胎於神室身內生身陽神脫質死而不亡也何謂復不與物交性無所着以生為寄以死為歸能虛諸所有而神識靈明出乎物外輪迴不入陰官莫拘儻然自在雖南面王樂不及也此明心達性禪伯之流超悟真常永無係累稍或見地未明修為有缺着于談空滯於觀想終則謂之英靈苦嬰鬼仙是也或欲出世則能奪舍投胎何謂物夢魂想念常與物交不能外物安出物外故命將終形神不能相離如生龜脫壳螭蟹入湯苦楚萬狀既死之後境界黑暗如夜半飛禽茫然無投隨業識以受生化

為異類而不覺也。人纔終。諸處冷。惟頂門尚溫暖者。徑掃淨土。得道。心頭尚溫者。再得人身。故內典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裏地獄脚板出是也。

空彼萬法而妙用在中。內景煥爛而返視獨見。故曰空中何灼。在兩眉間直入三寸。為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一名上一赤子。乃形軀之上神。故曰名為泥蚩。

全木之氣清白交會。則化碧霞。水火之氣黑赤既濟。則化紫雲。夫受鍊形氣。莫先於真水火也。

真水非涕唾津液谷氣所化之濁水。在乎采太和妙氣之中。自有真一之水。謂之玄泉。要當明其水源之清濁也。火本無形。因物而生。用之無法。則禍發必克。僊家行火。亦有數等。用之則滅。

尸鍊則體變純陽。則有神數。契合周天日月之纏度。口口相傳。不書竹帛。夫行水不行火。則氣難上騰。行火不行水。則不能薰蒸。水火既濟。而氤氳氣乃化為紫雲。神聚處氣必朝之。故紫霞翁鬱上朝。泥丸覆蓋於中央黃君。故曰些。雲覆黃老。符火見火候圖說

夫神有陰陽。因存思念想。而後通靈者。亦能出入天門。預知未來。謂之陰神。積水火之炁。結而成祥。身內生身。胎僊舞蛻。謂之陽神為神為僊陰神為鬼也炁。有清濁谷肉果菜之類。滋地根而生長者。谷氣也。故曰濁太和妙炁。生天地神鬼神帝。強名為道道。即炁也。炁即道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搏之不得。乃虛無之中。清陽之炁也。積陰炁者。死服陽氣者。生精有順逆。順則成人。逆為丹母。

皆行火而有升降也。凡夫婦之接。名曰劫火。亦通三關尾閭。故順則成人。若乃提縮金龜。是謂

文火。閉息而行。是謂武火。契合日月。謂之符火。故僊人道士。閉金鎖。微玉關。運璇璣。幹日月。金



精貫頂銀浪衝天。是謂沂流故曰逆為丹母。順則形做。逆則骨堅也。夫人有耳目者乃神之門。鼻口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神微妙用。天真聖功。盡於此矣。於是至人內視返聽。凝其神。呼吸太和。襲其氣。逆運流珠。聚其精。三寶凝積於神室之內。皆化為神。是名三寶君。神者人之主。將味在脾熱。

寢在腎。將寢在肝。或云在脾。正寢在心。故天地之大寢在真。人之神則存乎心。

人頭有天。亦曰天谷。魂神居之。黃庭經所謂上有魂靈。下關元是也。形好食味。神好食炁。炁乃陽神之飯食也。生神章云。魂生攝遊炁。飄飄鍊素華。遊炁者乃上天炁也。神不得炁以制之。則不能靈。谷不得炁以充之。則不能盈。神無以靈。將恐歇而去矣。谷無以盈。將恐竭而空矣。谷神既逝。人命終矣。昔之未過元炁。蕩蕩而去。今既明真。去而有所復來。故曰大還。還將上天之炁以制九天之魂。始得谷神不死。鉛靜物也。元陽譬之永動物也。遊魂譬之土。則立中間而合兩頭者也。土擒鉛。鉛制汞。只是以靜制動。使元陽之炁與遊魂重來相見。凝聚不散。復返吾身。未生之初耳。非隱怪之事也。

天炁者起於太易之先。超乎萬象之外。呼吸玄牝之靈。深雪希夷之域。乃清虛有道之炁也。玉皇神丹訣云。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滅。能明吐納之理。即便日霞日精。月華月英。三素五華。元皇正氣。來合我身。皆天炁也。太和入體。則骨肉輕清。頂生圓象。隱顯自然。故曰天炁歸一身。始成自然人。如起於不潔之地。因於燥濕之處。雜腥穢之飲饌。混塚尸之蒸鬱。斯乃濁惡沉滯之死炁。僂道忌焉。所以仙人多樓居。以其近天炁也。黃庭經云。至忘死炁。諸穢賤。

列子云。炁聚則生。炁散則死。夫炁聚則生。人不能禁也。炁散則死。人不能止也。元炁既無。禁止則是命屬造化。而不屬於我也。至人得其樞要。能掌握呼吸之息。息之出入。由吾掌握。是我命在吾。不屬乎天。諺語所謂將息實仙。真流傳點化。凡愚之言也。能悟之者。將其息而使不散。則自然委和之氣。鍾聚於一身。久而積功累德。自然成真。

夫人受胞胎之中。綿綿十月。氣足神完。解胎而生。謂之嬰兒。嬰兒之心。但知食乳。餘無所知。乃含真抱樸之時也。既生百日。為物所誘。情見於外。俄而能笑。變嬰為孩。自此乃喪真失樸之始也。然後十五為童。二十弱冠。耳目聲色七情六慾。純樸蕩然盡矣。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驅役魂神。不聞一息。乃處世之人。生身受罪於無間地獄。湮淪汨沒。無有出期。苟非得道。孰能免此。莊子一書。諄諄於息之一字。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真人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物之有知者。恃息子之鼻間。相相然不一而足。

內觀經云。炁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是以聖人盜採天炁。歸乎一身。聖功冲用。三返晝夜。不欲暫停。

天仙不離於天。神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祭石仙不離於陰靈之鬼。皆所行之道。類使之然。如水就濕。火就燥也。上學之士。凝神煉氣。復命歸根。體變純陽。身超塵劫。至於咀嚙朝霞。嚙嗽沆瀣。二景纏絡。六炁臻身。呼吸大梵之靈英。妙用悉享於天府。自然長生歸於天堂矣。不食百谷之實。土地之精。故一身不死於地。而無淪墜之苦。

心為朱陵府。謂之君火。閉息宴坐。以心引之。則無乎不焚。腎為玄冥府。謂之臣火。伸腰膈腹。閉息行之。則無乎不達。膀胱謂之民火。提動機關。金龜吐燄。則無乎不升。鍊上尸。則火氣騰陟於絳宮。故曰上登朱陵府。焚下尸。則火氣透徹於尾閭。故曰下入開光門。詳見靈寶畢法鍊形內人之頂骨八竅。謂之八天。亦曰八門。中有金樓寶殿。玉闕紫房。自己無相。真人總領萬神居之道。成則神光內燭。天門豁開。嬰兒蛻質。於是真人飛從天門而出。度人經云。上開八門。飛入法輪。生神章。慶此嬰兒。蛻者。正謂此也。

內典云。生死妙常。惟汝六根。更非它物。道典云。心肝脾肺腎腸胆。只可借助為階梯。然則行者可不求上乘之法。而自落陰界也乎。

宏智師曰。一性湛圓。本地之光明發耀。六根互用。通身之手眼隨宜。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一切事不為眼碍。文殊門中。發機一切。聲不為耳塵。觀音門中。透徹一切。用不為身拘。一切應不為事背。便於普賢門中。出沒長沙和尚曰。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從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圭堂曰。華嚴以文殊為眼門。觀音為耳門。普賢為心門。分之為三聖。合之成一佛。真體開合。妙用交參。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所以普賢曰。汝應入我。一毛孔。我今示汝佛境界。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安國球云。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上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

楞嚴經如是六根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明本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又云識陰若盡則汝見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金剛乾慧圓明精中於中發化○又云五陰本因同是妄想非汝六根互用開合此之妄想無時得滅○圭堂云此過關後事故楞嚴六根互用處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見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又云或謂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却不道不與麼爭見得無所以曰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非斷無也以神用故能互若為於根塵安能互用也耶

楞嚴經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住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志地住心地涉知俱得名了透履十方得無留碍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自發心至此既遊道胎親奉覺徹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自方便具足至此謂之養聖胎形神出胎親為佛子名法王子住此謂之出世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圭堂曰此之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言妙則超詣世眼矣言合則如水歸水矣

國悟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圭堂云此所謂乾坤鼎器者也嘗示

脈望

衆云譬如壺公一瓢中天地日月皆自然。

華嚴經譬如蓮花果具葉中如蓮花有房蓮房有子蓮子有心擘而取之藕葉眇然而本具也豈從外得者。

斬關出路子母分胎請之一刻之寅。

呂祖與珍奴詞云道無巧竅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此子午非時之子午乃指身中子午也子自尾閭起火午從泥丸退火皆須定息。

論語鬼神死生章。一能字二知字乃孔子齊死生一人鬼之論。

華子病忘儒生已之華子怒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非爾所及顧謂顏回記之以顏子能坐忘也。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謂非特女弗如之吾與女皆弗能如之昔人有問夫子顏回何如入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南遊於楚見漢陰丈人孔子曰吾與女何足以識之哉是一樣文法志至焉氣次焉至者到也謂志既至氣即從而次焉今試以身驗之靜中自見何必徒以口解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鬼神也精氣不為物遊魂不為變而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凝然不動者仙聖也。

絕欲保精以養命離心妄念以養性工夫條件雖多要之不外二門。

兩腎湯煎膀胱火熟一道熱汁流入尾閭直上三關此先天之炁自然而然者也若夫鍊精化

至肘後飛全必須一陽初生金蓮復動之時脫出陽宮離其本位方與九重鉄鼓相近下閉上  
升三車運轉以行防微杜漸之道所謂出乎爾而反乎爾乃後天之炁有作有為之工也至人  
不肯洩機使循文覓訣之輩混淆莫辨茫無下手雖抽吸提繫而陽宮真元元然不應

心中意臍中鼎腎中鑑三者自不可混鼎中先天元炁也鑑中日逐所生之氣也俱是藥物

死生之際亦難矣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言雖死而實未嘗死方謂之壽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知生則能了命知死則能了性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人能聞道方可以死以其

有死而不亡者在也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其生平修為競業保守至末後一着信其

有主張可以死而不亡故出慶幸之辭以曉門弟子也死生德且暮者自得道之人言也若常人則真死矣

顯秘圓通行解訣修習性命超生滅都來本是神氣精有內藥外藥二項除此三般無餘說無餘說體

中藏得遇明師道自唱口訣原來深有意屏除黑暗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田賞明月

一初動心神降下子台與炁合即同朔旦日月為合也炁升到頂中即月望也炁之升降動靜一刻工夫比一年節候炁一升一動自下而上炁一降一靜自上而下月藏玉兔

日藏烏自有龜蛇相蟠結相蟠結四象攢中宮真土結靈鉛內有五行相匹配自然龍虎會丹

田會丹田總此訣周天火候分明說金蓮復動即冬至一呼一吸以行文武二火呼闔吸闔龍吟虎嘯攝開爐機驚動嬰兒啣珠出現撞過尾闕象立春

節至卯沐浴至辰飛龍得位至己玉枕關上至午崑崙泥丸宮象夏至一陰生下降不行火候復還本位烹之所以一刻工夫運轉週天應一年之節候也上弦細細吸清

風下弦緊閉勿令洩勿令洩炁又急強兵戰勝用抽提倒提小腹須着力緊撮谷道內中提內

中提貫斗危明月輝輝頂上飛若要三關夾脊透倒提逆鎖即開地念囉哩華言鍊心氣念囉

月

三

天

二

哩。堅心志。撞透玄關。二十四人之背脊二十月華光耀水晶宮。慧風吹起舍利子。抽出坎中之

之性離成乾。金復位。合而為煉成舍利。舍利子。黃金色。二十四四節上冲泥丸孕金蓮。摘蓮蕊中藏一點升。蓮蕊初生一點升言

此明即是如來客。如來客配無為。妙用無為無不為。以有為之法為下手運用之法。為煅煉之法。縱橫一撞崑

崑透。三車搬運入華池。透下關曰羊車。透中關曰牛車。透上關曰玉枕。曰牛車。入華池。下入華池。鉛汞相投。謂之神水。滿

水旺。滾滾黃河翻浪。醍醐灌頂過須彌。醍醐。神泥丸也。又謂白毫宛轉。照五須彌。強甘露洒心。從此降。從此降。入漕溪

漕溪路有幾人知。絳宮中間十二級。得來方作上天梯。上天梯。從此停。此是如來大法船。飛出

天門。生淨土。超升三界作金仙。玄牝土釜在身中。即女人。係胞之所。虛間一穴是也。

積炁開關下苦工。金蓮復動是真宗。金水逆流無間斷。三關九竅自開通。青龍白虎翻金鼎。白

藕青蓮滿庫。紅三物採來歸一窟。何愁不證紫金容。蓮蕊心中一炁。此指精之初生而無質也。日月會于金蓮復動之時。三車直上而下。

復本宮為度不高不下。半虛空中會取無。中有金蓮復動一陽生。急急忙忙去下手。運南宮。入北斗。龍虎

飛騰顛倒走。一撞三關如雷吼。崑崙頂上翻筋斗。天花天雨亂紛紛。舍利金丹流入口。上冲泥丸退火

不用元炁化為甘露。流入華池。用舌抵腭。神水滿口。均作三口。嚥下。重樓。攝。用七分文火。輕輕三呼一吸。攝開淨瓶。即是玄關院。黃庭所以空開一穴也。風雷宇宙咽重樓。

嚇得三尸無處走。保天君。不放手。得失防危從此守。鍊成丈六紫金身。萬劫千年永不朽。頂門

常放白毫光。半夜日頭真箇有。

先文肅公云。少年不學。墮復墮。壯年不學。虧復虧。老年不學。衰復衰。一日不學。謂之荒。一時不

學謂之狂。一息不學謂之忘。或問何者謂之學。答曰。瞬有存息。有養正念。常現前是也。故云。仁不可終食。違道不可須臾離。禮樂不可斯須去。正念不可刹那斷。

楞嚴金剛圓覺心經。嘗以莊子一句破之云。字奉定者。發乎天光。四經然也。蓋般若乃吾身一

段靈光。又名智名金剛楞嚴。攢其堅固。萬劫不朽也。圓讚其不着相也。楞嚴自定而入。金剛圓

覺心經。自慧而入。皆到彼岸也。心者謂般若經卷甚多。此其樞要。故以心名之。文有文心。律有律心。此則是為

宋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嘲張文定為佞佛。有朱醫者出入二公門。嘗欲勸杜而未便。一日杜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畢。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是何等書耶。吾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手卷呈之。公覽竟。索餘不覺。遽盡十卷。乃嘆曰。果奇書也。因拉朱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張嘆曰。譬如失物。既以得之。不必詰其違也。杜自此即若有得。江南名士徐鉉。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快楞嚴授之曰。久閱當見精理。旬餘表上曰。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中主哂之。嗚呼。祁公一覽而十卷遽盡。徐鉉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之異乎。或嘲脉望所錄。枝葉扶疎。無當於世用焉。知予意欲留之以貽後人。使知世外別有一種道理。不全在食色勢利間也。萬一有宿根者出焉。則提醒之功。豈誦數哉。

脉望卷之八終



月

三

卷八

八

讀脉望跋

吾邑代傳道學。至吾師文肅趙先生始大闡其秘。蓋道不外性命。故子思子作中庸。以堤防斯學。於似是家波蕩風靡之中。首捨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直指喜怒哀樂。欲人就此已發未發。不須更忘其戒慎。以致中和而成位育。固孔門正法眼藏也。乃世之譚學者。往往守其粗迹。至稍涉性命。則輒詆之為二氏使人醜。二氏不啻非族。且曰道如斯止矣。惟先生獨能張膽明目。公然取二氏與吾儒并頰而稱曰三氏。一聖三聖一人三聖人一道也。以是吾儕小子始得剖破拘攣。略聞性命宗風。而知子思子所以得傳道學。特在中庸之一書。中庸一書。特專在性命之一章。性命一章。特在喜怒哀樂之四言。而以此遂通於顏子不遷。曾子不傷。孟子不動。子貢不得聞。又以此通於仙之養命。兼夫性佛之養性。兼夫命大都不過是物。然後有所悟入。以從事斯學。而早之乎。視世之所謂道學者。嗟乎。能忘先生之造化。吾儕者哉。蜀史長玄公先生之冢嗣君也。趨庭之訓。得之更真。聞之獨早。其留心性命。蓋自垂髫而然。季五十即屏絕世緣。日夜為收拾人心是務。厭簿書吏勞苦身心。則丐散局以居。今觀所著脉望一書。則公之深造性命。入彼實際。可想矣。謂不媿吾文肅先生之家傳。非耶。愚敢為之說曰。欲知子思子得孔氏之傳。當求之中庸。欲知長玄公得文肅先生之傳。當求之脉望。卒業于此。卷尾與同志者商焉。

寧澹居士龔懋賢跋

月

七

日

嘗聞前輩諱道學者守矩矱斤斤毋失尺寸一語稍涉性命即掉背而去之曰是禪也是玄也若將浼已焉詎知微言淵論尚未一啜其醜而闕其戶耶間有竊緒餘以佐談塵又陰勦而陽排之欲以自附於儒其用心亦狡矣故物不通方則國竊學不通方則見陋孔之朝聞是死而不亡之旨也孟之夜氣是統蒸之守之旨也三教一源豈虛語哉我伯父文肅相公謂經世者出世之用出世者經世之體連狝二氏以闡吾儒之奧爰於時門下士浸浸見性命之大全矣伯兄長玄達識利根潛心玄覽甘隱王傳沉酣百籍一語契道隨筆錄之間附已見編名脉望言性命大旨了了非徒言之實欲允蹈之也其克承庭訓而剖破拘學者乎故文肅公詩云鼎也汝知學當齊物論差道無千載異言有百家私先宗貴文定公相宋高熙問景君希光亦以忠義聞而冲素恬養詳見往牒淵源濟美異世同符云

玄白子趙台柱謹跋

吳中故語  
(一卷)

楊循吉 撰



吳中故語

本郡楊循吉撰 祝允明校閱

太傅收城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  
厚寬宥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  
釋應<sub>之</sub><sub>其</sub>用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  
惟<sub>之</sub><sub>其</sub>輩皆在焉及大朝行弔伐之誅羣雄  
稽顙而士誠獨後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  
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

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時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沒士誠聚尸焚于城內烟焰不絕哀號動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武寧王乃引兵從閫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一歲小兒亦嘗

斫爲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葑門入遇城中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見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者得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闔門故



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迹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張王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爲宮頗爲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燬爲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

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  
將歸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  
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李  
迪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  
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甫里絕不  
入城然蒲圻愛被殷勤竟遂棄寐告爲忘形之交然  
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克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  
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僞宮之基初  
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闔閭所鑿以游賞者久已

堙塞蒲圻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爲飛言上聞云  
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  
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僞爲役人  
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  
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  
爲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  
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偏側不  
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僞吳  
故基獨爲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

惟官門巍然尚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  
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  
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  
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  
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  
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  
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

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 況侯抑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載見前聞自入我朝魏公觀以文化爲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自時厥後乃得況公鍾焉公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

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芒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

過內宦尤橫至縛同知卧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 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闖于驛拜下不答歛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



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然況公爲政特向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嚙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九年復爲留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宣廟之知楊文貞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郎

中引與之俱逸其名不耻下問以達其下亦賢矣哉

### 錢擘陷楊貢

錢擘常熟之富人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擘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既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擘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擘寓過擘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擘至是每短擘於貢貢既深惡擘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

身月言  
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擘之輩如劉以則  
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擘敗有齒寒之  
懼各助擘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擘家僮奴數百人多  
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旣發上道擘家人隨焉詐爲附  
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  
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  
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  
勘鄒特欲扶擘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擘之在  
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擘貢不

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曄并沒其產也及鄒旣爲曄獄久未成曄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曄皆就逮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曄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凍欲僵莫能發一語曄則飲酒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尚何言初曄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曄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

勢相等又曄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曄皆爲民吳人寃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曄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旣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迨始卽世曄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曄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旣集則去橋不得輒去

亭皆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  
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  
釣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  
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  
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  
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  
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

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閻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汚而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惑者旣衆恒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

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  
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滄指揮使謝某坐中軍  
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  
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  
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  
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  
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  
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  
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



吳中書言

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偽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被誅翁亦縊死李慶之二子皆爲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

也已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饋其私怨敬既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於士類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焚經使鈔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

方月有言

十一

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于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爲本人沐浴跳跟于几上夤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敬之爲惡大抵皆斯人爲之敬特爲之尸而已時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尚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

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  
爲進退荒忙失措仰面偃肩于座上聽其罵其部下  
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  
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  
之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  
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  
旣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  
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  
一時恃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

步日古言

一

五

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短報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笞于皇華亭下各二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王敬家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詣敬首告者益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恕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恒不

喜闢貴至此諸生懼罪哀訴焉公曰旣已罵訖今無  
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  
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  
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震怒果下巡按  
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  
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  
謂織染局有  
太監二人旣曰推治安得不笞朴松江僻靜吾已  
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淮亦號有風  
力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

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公乃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古之爲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報之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徼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士子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此卷有裨史學黃氏吳記祝氏猥譚鄙褻馳頽遠  
不及也顧嘉慶識



制府雜錄  
(二卷)

楊一清 撰

制府雜錄

明 楊一清撰 莫系茂校閱

初予致政家居。強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難退。今既得謝。不患於無復起之日。而患其有復起之機。比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晟曰。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強汝南人。予提學時。爲真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道義不及此。顧予西事甫定。旋被 召命。屢辭不獲。媿負忠言。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亾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歛取財物爲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歛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俸廩芻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作虐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擢巡撫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抵鎮安素

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箠撻者多無完膚。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又復嚴急。錦昂等遂激衆爲亂。諸臣皆遇害。四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嘗被笞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不察。和出一口。後李姜俱沽郵典。惟學旣被廕錄。又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惟學蒞任未及兩月。况比併公務。比之朘削私用者有間矣。作惡者何人。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冤哉。蓋亂臣賊子必假

藉事端以爲口實故一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  
可逞。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旣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  
之不肯入。其所部兵聞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給  
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陝西總兵曹雄在  
固原聞變。卽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黃正統遊兵三  
千入靈州。以固士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刻期進討。  
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密燒  
大壩捲埽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州守備史鏞輩

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聞而懼領兵出守  
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鏞潛通仇鉞書謂河東  
大兵已集以某日渡河俾鉞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  
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  
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  
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揣度世事多曲中  
又樂爲義舉陝西故李叅政崙孔主事琦家貧其妻  
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卹其家以勸廉官從之蓋出

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胤先被逮，詔獄貧無銖兩之資，謙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家。類此者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恃其才智，頗輕世傲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禍，然至締兒女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之，卒以黨惡被收，乃爲怨家所忌，箠死獄中，傷哉。予致仕家居時，廷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復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口陝西人才連茹而起，山川之不幸也。獨不留三五輩以

爲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將來矣。夫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自料自處。顧若此。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不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擣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  
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  
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與武勵哉予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  
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  
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  
功者可以鑑矣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驥

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叅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爲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

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蕪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爲，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

昔在定邊營教塲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塲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管中皆震懾宏神色不慟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屢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自後陝城所在肄習用以

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子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鐵鏡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鏡，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  
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  
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  
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  
就於腳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捺  
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  
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局局皆新如此操演  
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今之平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  
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  
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  
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  
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  
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人恐係  
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懼色  
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

人務尋達人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  
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  
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  
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  
或來或去或衝其前條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  
上皆予總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  
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



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遡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

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擅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

兵三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器  
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  
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  
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  
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  
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  
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  
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

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  
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  
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  
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  
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  
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  
強人弱。馬可前而入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

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癩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枿，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子無一

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蹶然笑者幾希矣。

制府雜錄終

西征日錄  
(二卷)

楊一清撰

西征日錄

一卷

楊一清

予在寧夏時嘗默憶被 召以來道里月日聞  
見之槩筆錄之以備遺忘事定復將所處置興  
革撮要舉凡附錄其中而交際荅問之微亦漫  
及之事體所關庶他日有足徵者耳既而 勅  
召還京此紙藏之中笥未嘗以出諸人比部事  
稍聞偶取而觀曰是不可棄乃略加證正併以  
北還途中事續焉以識本末通謂之西征日錄



云

正德五年五月初一日兵部差錦衣舍人王誥馳驛  
齋文至鎮江府屬時賊瑾用事政令苛急錦衣使者  
所至人心驚動比開則吏部公文有旨起臣一清  
赴京聽用予病廢久謝巾櫛聞之強起梳盥拜命  
于家自念不即就道則奇禍及焉然終以見瑾爲難  
使者密言寧夏有變起公徃征當不須入京也勅  
使且至矣予曰若是則某不敢辭初貳日謁告先隴  
初三日告祠堂別諸親舊初四日錦衣舍人王誥齋  
勅旨迎於京口驛府衛縣諸司官皆陪行吏部侍

郎泌水李叔淵以公務道鎮江亦陪予行開勅于  
府堂一清拜稽跪讀之始知寧夏賊臣都指揮何錦  
周昂丁廣輩挾宗室安化王寘鑄以叛殺鎮巡大  
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僞封官爵鑄章印傳檄石調各  
路兵馬將謀入寇廷議推予仍總制陝西延綏寧  
夏甘肅各路軍務督諸鎮守臣撫諭征剿叔淵曰先  
生之責不亦艱且大哉予曰主憂臣辱某敢不効  
死初五日具本差鎮江衛百戶胡宗隨使者齎進謝  
恩且報起程期日初陸日雨中渡江至揚州泥淖深  
不能陸行發舟夜過邵伯湖初七日至高郵風逆猛

卷四十一

甚舟不可動乃由陸冒雨將趨天長行田墜間馬屢  
蹶夜黑不辯路宿田舍初八日過天長行百餘里村  
雞初鳴暫憇鋪中初九日渡河至泗州望 祖陵叩  
頭而去又行百餘里路黑雞三鳴暫憇民店初十日  
過虹縣宿靈壁十一日至宿州雨初霽自渡江至是  
凡五日皆風雨輿馬恒陷深淖中是日聞 朝廷祇  
告 天地宗廟削宣鑪屬籍下 詔正名討罪 命  
御用監太監臣張永總督軍務臣一清就彼提督軍  
務涇陽伯臣神英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統率京  
營兵三萬會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剿各 賜璽

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且命戮止渠魁脅從罔治以功贖罪者得從賞格薄暮行宿百鄣道驛十二日至永城伏覩詔條寬征緩刑伸雪冤滯稍革近時紛更苛察之政喜曰賊不足平矣行二站宿石榴固驛十三日過歸德至寧陵前衢阻河不可夜行乃用小舟夜至睢州十四日過杞縣至陳留縣渡口舟不能進乃復索輜馬十五日雨中由徑路至汴城諸司皆不及知止接官廳以戎務不敢朝王報名急辭三司以下官吏謁畢即行宿中牟縣十六日過鄭州宿滎陽十七日過汜水鞏縣宿偃師十八日過河南

府不入城止西關清風館午食畢行二站至義昌驛宿焉是夜監鎗陸太監會於驛知總督張公已到衛輝府十九日過沔池縣硤石驛宿張茅遞運所二十日過陝州至靈寶縣訪前尚書許季升留飯辭一茶即別去戶部主事王才工部主事楊淳來見宿闕鄉縣漏下三鼓矣二十一日入潼關再會陸太監予先行至華陰縣二十二日陸太監過華陰先行予宿華州始行事具本題知先是陝西總兵官曹雄約會諸鎮將官協謀討賊師次靈州寧夏游擊將軍仇鉞初被何錦賙調入城已而約為內應糾集義兵乘間

手斬賊師周昂并殺其黨數十人遂執寘鏞父子卷  
屬械繫之擒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悉就縛諸將罷  
兵而道路相傳總督率京兵將洗夏城予恐激成他  
患二十三日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之心以  
免供億之費遣百戶韋臣齎牌星馳至寧夏曉諭本  
城官舍軍民謂大賊已擒地方無事 天子遣一二  
重臣來撫定爾軍民二十四日發華州過渭南縣宿  
臨潼二十五日入陝城二十六日朝 王留宴辭京  
使至知上得捷報 召涇陽伯以其兵還 勅張公  
仍乘傳至寧夏偕某撫靖地方起解寘鏞眷屬并逮

四

繫諸罪人張公乃罷遣所部兵歸京營獨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爲亂者懼不免出危言相恐喝脅從之徒胥懷疑貳觀望以動闔城凜凜恐玉石俱焚裹糧謀出走者踵相接且大亂之後官司不能令其下體統蕩然予乃出給告示奉宣德意以爲寧夏之變造惡止是數人其餘俱被逼脅顧戀身家勢非得已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兼許錄用况近日誅賊建功者亦皆夏城官兵可見從亂非其本意自今官舍軍民各供乃事服乃後庄屯農業市廛交易各寧幹止勿疑勿畏各部領官員加意

撫恤不許聽人讐攀誣指官軍體統素定各遵約束  
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扇惑人心及以下犯  
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劄行按察司刊印百餘道  
二十七日遣千戶王臣齎送鎮巡官轉發各該地方  
張掛曉諭二十八日遣官迎張公于潼關予發陝城  
至咸陽河畔遇張公先所遣旗牌官王璵楊義輩自  
寧夏還問之云鎮巡續將原謀黨惡夜不收申居敬  
等六十人擒獲但餘黨尚多二十九日過興平至乾  
州慶陽王主事綸盤屋王舉人元凱武功康狀元海  
次第會焉予以離陝且數歲恐今昔殊勢問爲政寬  
于

五



猛之宜綸謂今大亂之後當撫之以寬手滑之戒不可不知元凱亦曰先生往日御軍賞重罰亦重今恐未能如昔日之賞可如其罰乎海從傍笑曰今昔勢殊理則一夫亂固有以激之者先生未嘗負西人西人寧忍負公宜無改舊政姑息之風不可長也予以爲然三十日晨起驛報 勅使至予迎於郊至察院開讀又齋內府公文欽賞白金三十兩大紅織金解豸冒背紵絲二表裏望 闕叩頭畢行至永壽縣兩如注曹總兵父子來見道討賊事甚詳六月初一日冒雨至邠州初二日王獻復來過邠云見張公於渭

南聞夏人不安出給紙榜百餘言大意與予前告示  
同遣獻馳往曉諭是日將趨慶陽至涇河河漲以木  
筏渡水沒靴乃復艤岸回邠州取平涼道以往是夜  
宿宜祿驛初三日宿涇州平涼舊部曲以昔所選中  
軍人馬來迎疲駑居半精采大非昔比予問其故皆  
泣曰自公去鎮歲征戍不得休息芻糧不時給或經  
歲無糧又料出銀物供需索壯士饑而逃今多補役  
充數馬瘦死殆盡今皆追補者也予爲之憮然初四  
日過白水至平涼不入城止高平驛 韓王以下各  
遣官勞問固請一見辭之遂檄平涼衛都指揮陶文

六

余

率前部曲官兵百餘騎以從。晡時發高平，積雨途泥，深數尺。乃舍轎上馬，渡涇河行四十里，雨益急，路黑不能進。將宿安國，遞運所屋頽且漏，風凜凜薄人，乃出宿客店中。初五日過瓦亭驛，徑趨固原。平涼夫馬億甚，而固原之人不虞，予之即至也。皆不及迎去城二十里，州衛官數人迎伏道左，有懼色。予慰之曰：「我本行速於汝輩乎？」何尤。又行數里，兵備黃副使繡來迎。暮至城南關，都給事中段豸查盤邊餉歸，適至此。亦出迎入宿。總制府段來見，留共晚餐，能道延寧事。初六日發固原，聞寧夏鎮巡官將寘鐸眷屬并何錦

輩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爲功予以事干宗室既無  
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踈恐生他變又  
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狀不一不審鞫得實一槩解京  
莫適爲証將無可活者矣乃遣官齎鈞帖馳往止之  
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是時張公已宿平涼聞  
之怒亦遣旗牌官往止之暮宿鎮戎千戶所沿途皆  
牧馬營堡牧卒壯老填衢訥曰自公之去我輩疲於  
力役疲於科取不得牧馬馬死鞭追急人無完膚迨  
且半見在者不能存將盡迨矣或曰公初以牧馬招  
我今百差叢集較諸征戍之兵顧加苦焉公來矣其

爲我處之言已哭聲震地予姑應之曰西事方劇徐當爲爾處分初七日至平膚千戶所有城翼然城之外有關室廬櫛比烟火數百家貿易交匯先是鎮戎至韋州二百里莽無人烟虜騎突入莫之阻邊予巡撫時始申余肅敏前議奏增築土城置所設官吏編集新軍給地耕牧爲長守計凡今成蹟予實經理之隱然爲固原一屏障自是虜騎不敢越之而南恐我兵議其後也予午飡畢將發張公所遣官朱德谷大中暨其兄富謁予傳言留待議事初九日子迎張公於郊至官廳開勅宣讀畢延入後堂厲聲曰寧夏

鎮巡將王府官眷不待吾至先發過河可乎予云論法誠不可但各官無別意只因人心驚疑恐生他變早發出門一日省一日干係而已又曰聞此事皆是陳侍郎張主欲以爲功曰此恐不然賊平是四月二十三日後獲夜不收申居敬是五月二十一日陳侍郎六月初二日方到寧夏豈敢以爲已功况鎮巡御史三司官俱在豈可獨歸咎一人張公曰陳有倚仗乃敢予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此皆反賊各官所行縱有不是 朝廷或不深責况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到彼再看如何張公意解乃曰各官連連奏捷

只是要封侯封伯予曰譬如人家父母心上有事爲子孫者一聞好消息使當急報以寬父母之憂豈有隱而不報之理張公曰固然初十日予先行至華州陳侍郎遣官齎送符驗一道總制軍務關防一顆令旗令牌十面副至予收領具本題知先是予總制之命瑾屈於衆議不得已而從之然度予必辭故奏遣陳先往暫行總制事待予至交代即回實托陳爲心膂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寧夏副總兵仇鉞關綱叅將保勛迎謁道左皆故部曲予以仇新建大功稍優禮之二將進曰鉞匪公薦拔則混處常流安得至此鉞

頓首謝初鉞在寧夏部領中以驍勇聞予察其忠實  
可用薦克游擊將軍統新募義兵三千員名聽調統  
賊授勅行事竟以是成功十一日會陳於小鹽池驛  
報張公將至予偕陳迎之郊至驛中相見張公詰陳  
前事陳欲釋其怒遂言老太監之來風聲甚大雖未  
至地方前日所遣旗牌官督令鎮巡將申居敬等捕  
獲人心始安不然事變未可知張公曰今早爾差人  
齋來揭帖亦有是言吾豈欲以是爲功吾性非貪功  
者且欲陳仍回寧夏陳辭以爲既與楊總制交代似  
難復回予曰渠已得代復回無名張公曰諾予與張

九

文



公遂偕西行陳東歸慶陽而所謂揭帖者不及見不知其何說也是夜宿石溝驛十二日至大沙井總兵官楊英見又行二十里鎮守太監張弼來迎比至靈州東關巡撫都御史馬炳然來迎見畢皆前迎張公予宿守備衙張公宿州衙予往會事鎮巡按巡等官謁見張公數其擅發宗室宮眷衆果歸咎於陳予謂此非細故業已會行錯則皆錯豈獨陳侍郎一人之過是時真鑄父子宮眷并何錦申居敬輩俱分繫于戶所獄并驛遞空倉數處張公約往視之真鑄指諸兒孫訥無衣被問之鎮巡云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

置張公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宗枝當生致之  
廟闕豈可令其瘦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  
給之何錦見予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予  
數之曰朝廷何負汝輩敢爲背逆錦曰本鎮官兵  
遭鎮巡誅求逼迫怨深入骨故得棄之爲亂實欲爲  
下人息肩予曰既欲作好男子何不奏發其罪待  
朝廷誅之錦曰彼動以劉瑾爲詞發之無益徒自速  
禍張公微笑時瑾焰猶烈予不敢有言申屠敬等皆  
大號曰我輩昔皆公所選戰鋒精兵爲官司剝削所  
苦又誤聽周昂之言至此實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

十

公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妃嬪及諸宮人不許男女混處據鎮巡公移逮上當千餘人予慮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恐有律不該連坐之人混逮其間乃會張公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第稽冊按籍詢其族隣老長於是堂姪以下于壻許嫁之女并顧工人役出之凡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及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予謂申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爲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其

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元謀首惡似有不同徐  
欽程保等聽調從逆但事後方入城不曾相助殺掠  
俱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請誅正犯而徙其  
妻子奏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初調事者  
報賊黨未獲尚多張公在途調取固靖蘭州官軍三  
千員名并陝西遊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夏城復驚  
老稚婦女走避山野留壯者持刃居守予告張公曰  
地方已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芻糧宜即散遣之張  
公曰人心難保逆黨不盡殄除將遺後患予曰公謂  
逆黨猶有幾何曰訪有姓名者百三十人予曰夏城

十一

大

大變之時迫脅爲亂者何止數千但節奉 詔勅惟  
首惡不宥脅從之徒悉與放免今何錦周昂丁廣三  
首惡既已擒斬竇鏞等眷屬已拘解又擒斬同謀正  
犯百十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雖不能  
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尋究則人人自危縱  
不敢稱兵相向大眾一呼逃往山後套中如何收拾  
吾輩此來正須安靜地方 勅旨諄諄以撫安軍民  
爲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 天子之命張公默然予  
恐其意不解作一書授之次日乃曰先生言是但遠  
調而來待吾賞勞畢遣之予曰不知賞勞當用若干

令巡撫查支無碍官錢送用張公笑曰吾豈肯用此地官錢返留形跡在此所司乘機將別生弊端遂將自帶錢物量途程遠近給賞官軍有差各遣回營適山後節報聲息予與張公議令仇鉞史鏞回鎮城予因檄仇鉞領兵於寧夏北路史鏞於南路各按伏夏城之人聞河東兵馬已掣散而二將分兵各按邊堡知其爲北虜也始帖然寧妥迓者歸室家相慶無復驚疑諸罪人既鞫既明傳之檻車以歸於京師二十一日張公及予渡河入城農不廢耕市不易肆老少聚觀如堵墻次日朝慶王賜宴以戎事辭成禮而

退乃大集官吏旗甲鄉老士庶宣布 皇上恩德問  
其疾苦禁所與爲霍者將釐革之衆踴躍歡呼咸以  
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覩天日一日予告張公曰恩  
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陞陵夷不復知上下之  
分恐漸不可制維時造僞命僞符手刃大臣者戕殺  
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姦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  
司捕之張公笑曰如脇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  
矣予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覃衆  
志既定所當誅者纔十數人耳無他顧慮况好生者  
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儕受 命專制須權

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以遺患將來張公曰諾乃密諭鎮巡捕得指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而上之輿論稱快張公一日又曰訪得總兵楊英仇鉞棄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犯家財物取以自私各數萬兩楊英又將應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予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讐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似不必深究且反逆之徒皆得以脅從釋放而以暗昧不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張公首肯久之曰然然初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靜重所過秋毫



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  
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已貲散給羣下  
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浹旬所隨從  
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  
居人若罔聞知又嘗語及慶府事予謂慶王當  
寘鑪反逆之時不能密諭諸王併力戰守及播告本  
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日往朝賀行君臣禮將祖宗所  
賜寶纛儀仗送與僭用又傾其所有金銀幣帛資給  
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飲宴間當  
爲後防遂會奏以聞請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例

通行天下以杜交結之弊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  
路興武營密邇河套武備單弱請以寘鐸典仗所官  
軍編克興武營戎伍皆荷俞允遂削慶府護衛逮  
其承奉長史等官于京皆謫戍邊七月初二日張公  
北還渡河予以會慶事未竟送之靈州初三日至石  
溝將慶置寧夏事情各遣官會奏初四日別於驛中  
予欲郊餞之以雨而止比行謂予曰先生自愛其當  
具述先生賢勞不敢隱蔽予曰不然其病廢之餘  
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強自鞭策昨在夏城病  
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便須上疏乞

骸骨公善爲調護使得早歸江南無他望也張公笑曰吾平生不敢欺君遂上馬去予還靈州差指揮符深進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事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予昔時多所釐革故轍尋踵作且益甚焉至是紛相訐訐予以大亂之後爲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減科徭十之二禁泛濫接遞以卹人馬初八日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初十日巡視各邊堡閱舊築邊牆自紅山至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之句十二日復入夏城遵奉勅諭督

同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便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繁重而私後買閑爲弊居多且屯軍地去糧存以爲恒患迺連累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返累軍供採取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急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關之退出所役正軍三百名總兵楊英仇鉞游擊將軍史鏞監鎗少監馬良各有退革共二千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仇鉞以下退有差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

次撥用無得脫者賦役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之不能悉記其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卹困窮溥賞賚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迺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卹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叅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監理邊儲極論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累民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允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猶有可觀乞將楊英取回調

用并薦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叅將保勣志節兼優  
游擊將軍史鏞才略出衆皆可大用十八日大開鎮  
兵於教場示以紀律及申明賞罰條格俾遵行之二  
十四日發夏城巡視各城堡楊英史鏞從是夜宿大  
壩次日夙興廣武營協同孫隆來迎循邊牆而南分  
守西路叅將馮禎迎於途因令楊英回鎮將至廣武  
遠賊自沙窩出可百十騎猝與相遇遣馮禎孫隆追  
之予按兵徐行入廣武賊奔北出邊牆日已暮遣旗  
牌戒無窮追收兵回營二十六日宿棗園堡二十七  
日至寧夏中衛馮禎分守且久旌旗卒伍精采非他

鎮可及予嘉獎之次日閱武教場禎子馮大經騎射  
爲第一時莊浪涼州守將節報虜寇犯邊河西城堡  
多失守道路不通二十九日予發中衛渡河遵草地  
而東野宿兩日八月初一日至靖虜衛條陳河西事  
宜欲調延寧陝西三鎮兵馬分道而進驅逐出境遠  
遜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  
浪叅將魯經告急乃選靖虜蘭州健兵一千令指揮  
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遜自固原至蘭州邊  
城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尤空虛軍士多枵腹生怨語  
乃量發各帑藏官銀議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路招

維酌量城堡大小事勢緩急分派運納以暫紓目前  
隨將議處儲蓄數事差人馳奏又奏劾固原守備趙  
洪貪婪剝害洮州守備高謙柔懦不立俱當黜革舉  
指揮趙濟路英等代其任十三日自靖虜發程閱視  
乾鹽池西安州海刺都一帶城堡關隘十四日宿黑  
水苑十五日至固原指揮路英歸自京師齎捧獎勵  
勅書至十六日郊迎開讀於總制府具本差百戶韋  
臣齋奏謝 恩且以衰病不堪供職奏乞照舊致仕  
路英因言瑾賊得寧夏諸奏大怒即欲有所處分其  
所親厚者以爲不可又欲改巡撫寧夏衆謂事體非

十七

旌



宜議未決予笑曰官爵職任本出朝廷總制巡撫皆無不可若許歸休老計之得者也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予上疏以爲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日肆搶攘又恐河凍之後大賊踏冰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養鋒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窮搜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十七日得吏兵二部咨

有旨命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還鄉終制而不  
補其缺令予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  
也予遂發固原復詣寧夏過鹽池商人遮道訴稱公  
昔掌鹽法時每引一道許載鹽六百石車脚填委商  
得厚利今拘以禁例每引止許載三百石車脚不至  
羣商坐視無可爲者又言前此撈鹽積多輸運不及  
輒爲暴雨所衝予嘆天地自然之利官不善取而自  
棄之顧爲私販之資是誠可惜然以御史有專職未  
可徑行許爲具奏議處九月初一日至靈州馬都御  
史先在被候交代一接管巡撫文卷三邊軍務惟徵

調軍馬重事仍聽節制初六日子餞馬都憲於郊還  
至行臺忽報前所差齋奏韋百戶復來予驚問其故  
云八月二十九日至陝城聞瑾賊已被執下詔獄事  
多更變歸請進止予驚喜謂天啟 聖衷罪人斯得  
更化之機在是矣但前疏已定義無可改因復遣之  
初七日承差牛學至自京得邸報知一清被 勅召  
還京初八日陝西鎮守官差人齋公文抄蒙內府揭  
帖欽奉 聖旨賞臣一清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羊  
一隻酒十瓶某拜稽受 命即以羊酒饗諸部曲至  
暮而罷榮 君賜也然明文未至恐曠日廢事初十

日予入夏城仍經理巡撫政務十二日得部咨乃行  
二十日拜勅於固原屬痰火舊疾舉作不能兼程且  
前上乞休疏未報迤邐而東以俟 命途中復上疏  
請開鹽課以實邊儲及疏薦西方將官楊宏馮禎時  
源陳珣安國輩并堪任游擊守備者各數人又薦左  
布政使燕忠當瑾賊氣焰薰灼之時獨無附麗干謁  
二十六日至涇州得邸報被推爲戶部尚書尋以寧  
夏撫定功加太子少保賞白金五十兩紵絲伍表裏  
十月初一日過陝城初五日出潼關痰大作失聲十  
五日至衛輝復上疏申前請乞致仕是日劉司徒用

齊會於衛源驛道戶部事甚詳十八日會叢侍郎及  
戶部委官袁主事者三人於宜溝蓋前所奏缺之戶  
部覆請得 旨命叢以戶侍兼憲職往督理之二十  
四日至邯鄲縣得部咨知所上乞歸第一章不允門  
生張知府潛閑住郭御史郭迎見送至臨洛驛二十  
九日至保定府又得部咨所上乞歸第二章復不見  
允仍催促赴京十一月初一日至安肅縣門生王侍  
郎寅自易州山廠來會初四日至都城宣武關外假  
宿永慶寺中痰嗽猶未止公卿大夫士枉顧無虛日  
終爲病所困不能趨 朝又上疏備陳前後懇悃乞

恩放回休致温旨褒荅不允延醫問藥又十餘日稍  
愈入宿東朝房十九日赴鴻臚寺報名二十日 陛  
見二十二日謝 恩二十五日 賜玉帶於左順門  
是日到任始治部事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丹鉛續錄  
(八卷)

楊慎著

丹鉛續錄序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盡于不疑。設經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精義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已。杜之麻句亦秀句也。寧為佞不肯為忠。寧為僻不肯為通。聞有若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癘沈痼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馬用學為哉。慎少於藝林。咬硬而力慙。有疑義未之能以蓄也。有狂言未之能以藏也。天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與居。而副墨之為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斬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嘵嘵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取覆甄毒哉。噫。頂門之竅露。堂堂無藏脚根之機。□□□滯。佛氏尚有斯人之徒。而吾徒寧無。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慎書于高峽別業之朝暉軒



明代筆記小說

丹徒縣志序

一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一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

續水沈德先 全校

易二十條

雲從龍風從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雷乃雷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雷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

□□□膏小貞吉大貞凶

□□谷永傳引此又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人肌膚壽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

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如是乎需于沙行在中也

行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行。漢書地名有廊行。行之文亦承需沙為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行。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誤。

□□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殿美可以達于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

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記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合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治容誨淫

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治字從水，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治也。三蒼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即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為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雜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塞多衣統袞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幌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與經妙契諸有如此趙子崇為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

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泉而語此哉。

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書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八。其爾木行春也。春賈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于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彖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易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

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于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全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于憂故為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於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為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亨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鏡心也為性之葦柱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竅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教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致諦然後亨

鄭玄首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後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書七條

日中星馬以殷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殷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殷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共也殷民夷老壯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殷民隳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祭傳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揚子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氏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于



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談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貽笑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西傾因桓是來

和表底績

古和桓華同音。和表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見水經注。桓楹即和表。和表又轉為華表。見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述適。越藻績憶遊睢。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兮高。以東至平原南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開八流以自廣。言開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旬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詩二十八條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大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裏。謂中心念怨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詩曰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氣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尚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丹銀錄 卷一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為送歸妾之比

考盤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况干與寬為韻自協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

王度記曰天子營諸侯薰大夫止蘭士兼庶人艾兼葭者士之贄也

四月秀萼

詩注物成自秀萼始○劉向說苦萼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萼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萼感之而早秀

怒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  
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朝調飢也稠飢也朝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  
朝飢之為長也焦氏易林云何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  
遠當得其實耳

瑟彼玉瓚

廣倉瑟作碎詰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南山有栲

注枳枸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  
詁云狀似枅棋土人謂枅棋木通作枅本草枳棋廣韻枳棋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  
作極字從木替極也徐鍇云替極屈曲不伸之意替極之果其狀詁屈亦取此為意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翮其掌踏在腹下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詩經李氏曰啟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王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  
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  
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無注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無膳董尹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卜 召 賁 象

卷一

二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小東大東抒袖其空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于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矣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抒袖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可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篋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

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疾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釋，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稗，稗謂之精，糲加于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于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愴怛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間關車之聲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曰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恣，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恣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從立從斤，斤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

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為天天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此速速天天連文為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有豕白蹄。丞逐波矣。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是類是禡。

禡蒼禡。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輓。其字從車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為宏。深密為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為宏深也。宏深靜密。既于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為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靜。不深則用不徹。不靜則不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子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

是。

列文辟公錫茲祝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玄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于事情近之不夫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敘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萎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詩緯曰契母有娥氏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卸卵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亦因而不改愚切疑之夫卵不出尋燕不徒巢何得云御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是天降也按毛詩詁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大抵古人修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虹電繞樞蓋生之時值始見電之候也帝俊生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



而可証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生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蕭何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 魯頌泮宮

戴埴曰魯泮宮漢儒以學宮予觀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學獻馘獻囚可也于此受琛龜象賂南金可也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逖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樂之和樂合序與詩皆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洞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廩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異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玄解詩言泮半也解禮記類言班也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有據以泮為學何故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予意僖公作宮于

泮池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于此。昭格孝享。而致伊祐于此。獻獻獻囚。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也。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也。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泮水。泮林亦為泮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成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濞。文王有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圖水。

予謂戴氏之見是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溝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必不書哉。

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閔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下。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

兵鏡續錄 卷一

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後之學者皆信頌而忽春秋是猶監察取人以賀軸而不稽考語天下皆龔黃卓魯矣有是理乎又按辟雍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鑄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注謂類宮告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癖癰解云癖墻也癰天子饗宴癖癰也亦不言辟雍為學名也今據詩云鑄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為宮名。

○春秋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鄭漁仲云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傳良曰古諸侯止謂世慎按共和之世諸侯始分國立元其說見和嶠汲冢紀年漁仲亦以意言之而失考也。

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桓公十三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

胡安定曰：羨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于武父，赴地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于同地矣。曷為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即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感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妄矣。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

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恒星不見。

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

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曰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

穀梁作昔恒星不見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為字。從日從夂。夂音殘。日殘為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為字。從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穀梁曰。晦冥也。

慎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鷄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

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晦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  
取朔書晦非偽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家曲說以為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  
敗肯不晦而勝乎是皆勸說之無理者也。

陳侯午卒 襄公四年

高閔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鷄澤之盟而卒則已變于夏矣  
曾子曰吾何求哉。

愚按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祇從赴告耳非必有獲也。

天王入于成周 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長弘之  
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澗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  
卜澗水東是謂成周。

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  
則籍平王之遷一則籍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盜竊寶王大弓 八年

得寶王大弓 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

丹鏡續鏡卷一

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  
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曾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  
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曾也乎  
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左傳

君曰不悅以樂惱憂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惱憂則不可陸賈之燕喜乎勃交權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惱憂  
也忘憂待時惱憂玩時忘為在下言也惱為在上戒也

晉于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爰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起許慎曰起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  
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

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為複矣是諺所謂一個孤僧  
獨自歸也古人修辭體要若是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墻辭無複義亦昭矣  
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浩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上爲主而七音非上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行之虛其一也。太行虛其一無害其爲五聲。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爲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不樵樹不采菽

采音菜。謂取人圓圃種菽爲菜也。舊注非。

○禮記

○曲禮

曲者二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于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教不可長

王肅本教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遊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身金 卷一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衰衣之爲便。而衰冕之爲貴。衰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廢于言辭。豈經旨乎。

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

慎曰。願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駟。不辭費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於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新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者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紛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寇有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

之死染漬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子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于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爲例。亦固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啟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公羊傳曰。柩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柩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

子金統金一

十二

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无土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里盡五倍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下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尤舞文胥吏具成數取曰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祖也異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貞永也報若獲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

慎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

如不終日也。慎按僥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僥焉日有莘莘可也。僥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上為旦。日入一下為日。自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圓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有欲。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者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為正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 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為世子止 文王之為世子也

教世子止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問師乙而問焉 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子篇首又結于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尤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為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為世子也結于若曰文王之為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口養世子不可不慎也總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為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為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于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昧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人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生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

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蒞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蒞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曰然祭統內經實先秦此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上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季夏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論語十三條

無友不如己者

或問必擇勝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

也不可驟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爲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于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已固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畫雖或勝已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坭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坭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趨杖邪是以知孔子所嘆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以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

春秋大復古而訛變法同一旨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又曰我為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我喪吾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為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于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變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變而忽見於齊庭託齊也非託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尚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丹鉛續錄

卷一

十六

賜不受今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櫛爲脂又云凡脂之類不能方周禮云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脂毛詩子髮曲局注脂也則殖與脂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邢墓誌家無殖財或作貲財用此意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朱子集註引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氏東發曰沐浴而朝告于哀公君臣之義盡矣責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爲未足也

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王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通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而不通者人知之而不敢非是敢於非聖人而不敢於議宋儒也即有疑者亦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不惟上誣孔氏亦下誣胡氏矣此於道理所係甚重故特考究其原而論之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以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謏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為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鄭陽曰。此孔子為哀姜發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者惑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亞飯于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孟子六條

轉附朝儻

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儻。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堯云。綿駒處于高

唐而齊右善歌。豈即此地與。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

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行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註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于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問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水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為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舜避堯之子 止 禹避舜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有避之理。受終于文祖。受命于神宗。夫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域孤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于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二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獒犬也。醉象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鶩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責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刃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賢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辨。惜乎。

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剽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詖放矣。

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為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國語

天根見而水涸

唐一行曆引周書時訓曰：天根朝饑，爰始收潦。國語之文本周書也。

杜伯射王子鄩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頰之推冤魂志，亦引周春秋頰詳文。又奇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上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鑄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鑄也。祝曰：何不殺鑄以謝之？宣王乃殺鑄。使祝以謝杜伯。杜伯尤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奈何？

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未衣未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春。伏于弓矢而死。

使海子有蔽渠。弭子有渚。環山子有宇。

國語管子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海也。尹知章管子注曰使海子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于海。使有蔽盡也。渠弭子有渚。教之穿渠。弭巨子河渚也。環山子有宇。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按尹說比賈有發明。宜表出之。

○史記四條

九鼎入秦 秦紀昭襄王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駁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入水以求之乎。又于辛桓平傳言九鼎淪于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没于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從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

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子虛曰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子觀關羽上玉璽殿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嘆曰璽者楚璽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開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初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鄺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没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說子無取焉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衣之禩衣使使杵臼雅春于市

宋祈曰相推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以雅相春以詩禮發冢以論語文姦儒之辱經甚矣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復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之文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為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為是

今易解作太石鴻固不栖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雜四條

方馬埋輪未足恃也孫武子

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如兀木用拐子馬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祝軻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柳下惠吏子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行而明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及列子湯問篇

鄭玄曰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按史記汶與崕同武巾切謂汶江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遼蜀郡東北遼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按今之汶水濶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孤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

按汶古岷字晉王羲之書遊目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

丹鉛續錄



俗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而可冒魯汶乎無惑乎王莽呼圖陰為圖陰也  
 殺日蝕太子墮井則止白虎通

此禮之逸文見於白虎通及晉書孔坦傳所引者予以為漢之慈儒枉死叔孫通輩所傳會  
 也太子有傳母有師有保井有幕有幹有闈楯焉有太子而墮井者乎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二

新都楊慎著

繡水郁嘉慶

全校

華亭陳繼儒

易字說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為易而文正為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于日下則為易散于日上則為習相對為明對而虧為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也習者晦也明者望也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物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于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慎按物即抹字史記昧爽作物爽莊子云冉求問于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物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且為不神者求也是物即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昧谷作物谷易取日中于地而月彩沈也後世字從日為暘是有二日也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頤初艮初兌初離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

丹鉛續錄 卷二

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文名義

易者廬蟻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轉兩與坤同形故能嘔血也象者茅犀之名獅神是矣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如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獅神取于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曰爻者交疏之牕也其字象牕形今之象眼牕也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于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泰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爲義從圭爲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古文圭象交牕形

易重一斤

十黍爲案十案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遞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未于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四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相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

如宋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于洪水猛獸信哉

晉音齊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曰齊子西切義同蓋音躋躋亦晉也故至義同春秋齊師遷紀邢鄆鄆鄆不移反文選發高擣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晉人發高遇之乃墻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于邊候暗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按暗鄆同字從邑為是從日傳寫誤也古但作晉而音于西反與易春秋合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巨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楊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與同游其下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因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忘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

性魄與魂也

魂魄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為魄氣為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為神魄散而為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嗑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為魄氣則魄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為聖人戴營魄勿滑而魄為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屬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眾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內之魂畫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為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質參既說執旌既載于候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躬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為兩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常棣之華

十 几口 言 亦

十金 卷二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花足曰萼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東哲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為足也。韡字從華。萼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韡。非韡。從韡為義。從華為聲。古者聯牆之履曰韡。今俗作韡。韡字從華為義。從韡為聲。華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謾耳。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汴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

逸書嘗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 字尹

記聘義說王云字尹旁達信也鄭注字一作隻尹讀為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王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澧云字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字尹何異指白石以為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澧之不通文理也

###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刑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付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啟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問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

子占貴

卷

卷



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連九鼎。三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造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括。其與仲忽之名。又合。是似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于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也。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楚學奇衰

有為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傳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柳祁羨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致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所問。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眾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同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王公羊。劉歆。王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

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乃異。棄同而異者。以可濟否。五味適宜。乃盡棄者。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 近思錄

朱子作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言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勉齋此言。固朱子之忠臣也。

### 朱子自言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鷄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于後賢之心乎。

### 朱子忿憤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憤。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于傷事。而後已。此亦大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劇。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邪。孔子于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子。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于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圖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于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鈴也後作周易啟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屢辭誤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于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爲甚士不如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于神仙也臧頭露尾亦何益哉終

丹鉛續錄考證卷之三

新都揚慎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沈孚先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明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謨。蓋述而不作也。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榻得滕王蛟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閣。則是元

嬰耳。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楯山樛而夏本紀云泥乘橈山乘橈橈尸子作總祖芮切橈音鞞河渠書云山即槁溝洫志云山即拘諸儒皆以橈爲丘遙切此意言之音橈爲總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橈澤乘輶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橈行沙乘軌橈與橈同力追切楯與輶同勅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橈非輶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橈與楫同即橈也當讀如濟澤之澤其音作槁者殆楫之轉音如淳云橈以板置泥上通行橈以鍤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橈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輶軌橈橈是曰四載舟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橈行沙乘軌塗泥也楯即輶也輶也輶也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庫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即橈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脚溢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彘下用鍤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橈即橈與周禮輶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輶以人拽繩爲牽韋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減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于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伏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于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劭陸羽。張文新。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于此。味別之設。恐不可廢。况蔡氏于後章之傳。亦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 味別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于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而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住吐下膈。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疴。譬如油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

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為榮之上。當更有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慎嘗闢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于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滸上者章貢合流也。鄆郡者西江合流也。毫漳者漳過合流也。雲夢者漳鄆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蟬。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于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瀟水。金鐵皆漏。庭州瀟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鹿廷之川日夜脂流。即以爲性。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粉。二石煙多。于洛陽。鹿弱水弱毛黑。澤玄鬚。南荒黑有淺水。其水以塗水象。至鐵不去。昆命之象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水。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說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慮。

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塋台塋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 汲冢文証

汲冢瓌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屏斗區而長二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

###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單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直成橫革之交五人伏禹化益即伯益直成即直成也



丹金續錄 卷三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云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无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李白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讀書于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白詩所謂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晁元獻公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為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以鳥道計于故鄉今不知去荆吳之幾千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淮南卧病寄蜀中趙徵君蕤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為蜀人無疑矣作史者梅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清河善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為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尤以國本為是此鄉為非則是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推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繫鎮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故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于子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耳。

###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敘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古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朝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詩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于廣漢爲蜀人無疑。

###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貢誥云公至山

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帖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信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蓋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吉。迴帆早掛空。此二詩尤可證。

·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響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勿勿勿勿

升菴子曰。說文勿字解云。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又忽字解云。多遽。忽忽也是。忽忽亦古字。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忽忽。遂俗者又但知忽忽。而駭勿勿。皆謂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擬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葑。

###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鷺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擬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菰翹莖藻溢濯穎散裏隨風倚姜與波潭池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以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爲怪矣。

###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髀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丹金錄 卷二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聞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俊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于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石柱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章氏御龍氏爲土氏之

宅後為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于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于唐杜氏而劉氏又本于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文傳集者選也六博得選者勝是知景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為雷邊迅鬼皆古之妄人撰說而文士或信之此亦道聽塗說也

### 巾幘

詩有頰者弁士冠禮注膝薛名齒為頰今未弁冠者着春幘頰象之所生也後漢烏桓傳婦人着句决飾以金碧若中國之齒步搖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幘古畫婦女有頭施紺幕者即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弁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為墨龍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與幘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 需頭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筠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于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者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晉之帖尾合二

事觀可見古人章奏尺牘之制

尚字平音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章昭辨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王增曰尚主漢世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章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于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用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瞻瞻與瞻同史云願指氣使亦是以願通指也指與肯同陸佃易文觀我朵頤注云以願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大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

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証。

蜀取劉璋

漢昭烈于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是護胡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馮京

余觀世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豨首

爾雅荊豨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菜莫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名精即蔓菁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食是也。又豨實亦名豕首。即月令所謂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

十 豨 豨 豨

卷 二

二



五全錄 卷二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注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  
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  
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轉聲而為王去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  
諸侯則伯平轉聲而為伯去聲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  
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  
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持著之

盧澤

吳起云夏傑之國盧澤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澤地缺慎按北方為水黑曰盧澤即古臯  
字盧澤即盧溝也溝與臯音相近傑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澤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  
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唇齒

左傳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寒叶韻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美曰杜之注其為謬哉且  
楚寶殷之始封楚若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于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

深入其阻鄭注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于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 巧語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于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左傳言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非

###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哀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不邇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哀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為者其盜之止亦偶然

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化治生民

書旅焚傳明王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疏云化治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于世與化治生民之義異。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槨。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曾見上虞謝獨齋為予言此。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楊雄蜀本紀云黃帝聚于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影山縣彭祖生于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丹鉛續錄考證卷之三終

丹鉛續錄辨字卷之四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沈德先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謂象形者文之純肇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蜀姓

宋章定名賢氏族錄以韻分姓蜀姓在八齊韻音睽按說文葵中黨名蜀又詩吉蠲為饎蠲音圭漢書引詩云吉圭為饎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名石作蜀其字蜀書為蜀姓苑又作巖形異而音同今蜀以巖分為一姓

歲非古字

說文云步戌為歲蓋秦以十月為歲首故附會此說歲字亦秦所制也歲古作𠄎見薛氏款識法帖及崔希裕略古篇

古歲作𠄎

干寶周禮注中氣而謂之歲朔氣而謂之年故古歲字作𠄎從一而倒之周一遭也

丹鉛續錄

尊宗同音

古帝尊盧氏一作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為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彖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由農字通

說文無由字韓詩內傳云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為由戴考錢譜神農帝文農作由乃知由與農通下與呂氏春秋管子韓詩義皆合矣。

神茶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伸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茶為舒夏后茶公子茶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為鬱肆王充云鬱壘嶮嶮之類。

駿驥字音

說文引詩駿而不見李登聲類云駿音倚駿佈彷彿也字一作駿驥又作駿古詞有駿驥盤駿佈之作駿驥字從雲猶奄忽之作馳驅字從風駿佈不明莫如雲奄忽迅速莫如風也。

厚鼉

說文解鼃字云區鼃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鼃似鼃一名區鼃。又名鼃鼃。一枚有三斛膏。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黠。有所絕止黠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未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乃黠之訛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黠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黠之曰中。

戠歌

漢中有牂柯郡。字一作戠歌。又作戠歌。其字從戈。戈杙也。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柯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疾難於濟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邪忠恕佩鵬集云戠歌從戈。謬之甚矣。然則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也。信矣。

禱祿

禱祿字。漢碑作禱祿。其字從示。蓋禱祿亦山之神也。

蕞葢同字

蕞廣蒼云粗也。文選注粗草名。亦名土茹。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代糧。張平子南都賦麥

子口 嘉貞 采 卷四

大鳳 戴蓑荷注戴香菜根周處風土記蕊似茆根蜀人謂之香植蕊與戴同吳越春秋越有戴山越王嘗採戴于此庾肩吾書品云戴山之扇竟未增錢即王羲之為市姬題扇處也蕊側及切諸韻書亦不載獨見文選注耳。

大鳳

通史綴大鳳於青丘戮修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風內典引古識記鳳凰逆序蒼蒼草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從馬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于此。

二小為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慎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于字學者始知之。

字義

所鐵砧也從兩斤別作鎚贅矣棘同而也自東而復于東故從兩東官曹之曹從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遭贅矣源委之委從兩水火焰之焰從兩火可以類推。

崔希裕略古

二水為委三水為涉四水為散見崔希裕略古蘇今渺古音涉。

導字

佛經無邊無等無極無央等與礙同。字書子載僅見此爾。無央者無中與邊亦極言廣大也。

稽極

野稻不種而生曰稽。刈稻明年復生曰稽。

勞極酒

洗古音辭。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酒。神農本草勞極酒酒如瘧狀。素問酒酒惡寒。注並音辭。

斂極同義

爾雅斂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斂斂受訕。說文斂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斂。又作斂。又作斂。皆筆勢小變耳。別作緣。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緣矣。又作像。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詣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商芸小說載晉明帝問沐啟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元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酒酒注極斂倦也。則極字反古于斂。緣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為俗書。

酋夷

鄭玄考工記酋才注云酋夷皆發語聲。夷為長故開口引聲而言酋為短故合口促聲而言酋夷即夷酋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即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

納音

十口言



干 金 爲 金 表 巳  
乾為天。坤為地。乾坤合而為泰。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合而為東。干為君。支為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

泣與澀同

素問脈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沝水不利也。沝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甄音稽

春秋命歷叙曰。神農甄四海。白阜脈山川。白阜人名。甄注音稽。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畫疆。爰封象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稽。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斗音主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作主。鄭玄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罍于洗。東有枓。釋文枓音主。注枓枓水器也。律歷志聚于斗。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

欵音

欵也。音也。呢也。皆歎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喑佳哉。鬱鬱兮。商君書多用呢字。欵與唉同。史記范增曰。唉孺子不足與圖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史記用之于句首。揚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丹鉛續錄辨字卷之四終

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

新都揚慎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郁嘉慶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為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真篇比于泰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駁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鄙謨劉燁亦詭而晦辨者工於

丹鉛續錄卷五

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劉通隋何陸賈鄒生遊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論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識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鳴呼盛矣。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釀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制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為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令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為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遊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合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為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施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清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拉韻止與殆拉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儔物從亦以正拉定倚拉從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托末以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鈴痴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頗之推所謂鈴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

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不能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軌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命意則一修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徧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犁耨播耒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邁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本考樂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反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崖穴之英奇總濛梁之邁軸儲光義詩青言問邁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玳瑁。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變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變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蘭氏

周禮斡人注鯁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兮。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蕭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因文立政

鸞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分沙漏石

鄭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檣蒲。

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

丹鉛續錄 卷五

三

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負劍

曲禮負劍辟咎召之注云負謂置之于背劍謂拔之于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終

丹鉛續錄雜識卷之六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

繡水沈道明

全校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旂以象雲物鑄鉦鏡以擬電聲鞞鼓鞞以象雷霆鉦鏡今之銅鑼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女臣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臣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臣與皇英為三未知是否俊即古舜字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今俗名

丹鉛續錄 卷之六



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為佳也。

石涅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石亦猶青白黃皆云丹也石涅黑丹即今之石黑也一名畫眉石上古書用漆書中古用石黑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烟為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于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開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載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啟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亭燕。願謂尚書曾。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郈之徒。陰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為則紅紫成章。使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墓。氛消煙滅。永年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甚。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日昃日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為朝夕必放于日月。為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于水。

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翠足粉胃

劉勰云綴金翠于足跗靚粉澤于胃臆以踰失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胃蓋恒飾也古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綢繆襪稿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襪稿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濇不可忍論或覺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酤管不知限劑至使有傷于流血踣折支體者可數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親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卧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為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邱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為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眾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今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未有也只當作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今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為善非

### 泰春泰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秋泰夏泰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夏大冬皆音泰今人多失其讀

### 螻蛄蜩蟻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辭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蟻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

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辯也。

東潞西路

潞有東潞西路。西路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活有南活北活。北活在瑯琊靈門。南活在九疑零陵。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宋衷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宋衷。宋音森。其字從木從宀。宋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粳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饒燈

魷魚即懶婦魚也。多膏以為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饒燈云。

鬱華金提

南陽之宛。即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即古金提國。見國名記。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

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甚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 驅山鐸

太湖西有昨嶺山。有石如卷笮。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笮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昔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奎偽作。或信以為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小。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青別為蒼赤別為朱折朱為非非今作緋黃別為黔白別為縞黑別為玄此正色之別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黠似綠色曰校女嫁者服之穀日出色也柳日入色也葱膜色也檀婦人注面赭色也雖草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線根紅淺絳女真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南史輿服志有鸞鳥如四色鸞音單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為卓色也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于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鐸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擔于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于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為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生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卷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庶即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王跌踢

爾雅王跌踢郭景純注云即螻蟻似蜘蛛在穴中有蓋刑昺疏曰此蜘蛛之一種也穴居布網穴口唐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閭里小兒競以蠶卓刺地穴間戲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似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釣駱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也指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衆皆默然有明經劉寡辭者曰此爾雅所謂王跌踢也景純之注可校焉証之于書衆皆弭伏慎按小兒呼顛當即跌踢音之反也螻蟻也跌踢顛當也字不同耳此可補爾雅疏之遺

半豹

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



啟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姑。抹擊水搏風顧慙腹背。絲通表驚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傳于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鷓夷魚腹

吳任宰詔伍胥鷓夷楚信新尚屈平魚腹。

老子解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于後。椽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尚頰舌之感者必下于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鏡

素問云澤中有陽鏡。陽鏡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鏡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霧乃澤氣通山。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遊撰之書名有裨。蒼裨推皆以小益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麩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玉玉音穗其字從一從口從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為何樹一統志載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即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爾

鷓鴣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鷓鴣立春鳴立夏止統作鷓鴣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鷓鴣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為何鳥也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于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向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駟驢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玉朱鷺晨飛向張羅于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百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安南

宋神宗問宋公技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技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子 占 責 錄 卷 一

一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非也。

沙田

圯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苗白沙。管子書有五沙之土。劉勰曰。吳人謂水中可為田者曰沙。

管子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

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辨綺縵。管輅善飲。惟見此而輅傳不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

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懷香即杜衡也。又名衡微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懷香恨不

逢。即此也。

藁風草

燕泉云。彬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奈

出修江治頭風風葉豈變茶之謂邪慎按左思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草名玉篇作葇風即此也柳桂在三國異為此物無疑又按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苦苣菜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 鴈戶

唐詩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 張僧繇

劉了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圖而丘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金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人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 桃源圖

唐人書桃源圖極為工妙舒元興作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裏青玉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蓋題此畫也予入見元人臨本

###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本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玉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于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為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做啟有美人出半面而工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廷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丹鉛續錄拾遺卷之七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沈元昌

青裳

裳字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詩云常棣之華常古裳字常轉為裳又借裳為堂也常又作唇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注欲觸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本草作青唐云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端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戲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黎合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于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穀米况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卧王濛子

丹鉛續錄

卷之七

紙中生徐偃于筆下可以喚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寶月帖

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薄質紙銀錠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于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土處農姬葉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懸真體得魚獲兔猶怪空蹄未免凡近耳。

扶竹

武陵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徹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與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挑釵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嫋嫋籠曉烟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  
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掉叢蕉于竹抄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  
棧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極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權穗似黍其綴  
實似檉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林則寥  
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槐子花如白薔薇實  
如柝桐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圓圍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  
香實如丹夏熟奈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絹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醲  
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  
去矣此分明為二物傳物也傳臆蟹譜云蟹鵬眼蟹足雖腦爛腹其介類拳了其整類執鉞生  
子濟郢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真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名也此荔駢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  
扶竹扶桑云

郡縣

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皇置  
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



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羣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名。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

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為縣。縣文也。音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徭役也。釋名又曰：縣也。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茲以其直言下體之居。隣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朗公谷

大山朗公谷。舊名現瑞。溪車頻。秦書云：沙門竺朗。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現瑞。小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置書

置書始于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宮咸是鵠書。南宮既建。章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物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使媚。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三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古岸有李姓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暑月無白鳥余亟履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常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奈之水經注紀李姓浦金樓子紀高中二事信有此理滇水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劉孟熙霏雪錄言會稽徑山夏無蚊湖州志載馬自然每餘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皆為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滙舊多蚊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多聚舟宿焉又潼川護聖寺夏無蚊靈應泉無蝦祝天惠詩蟲蝦敢汚芳池潔蚊蚋難禁賢地寒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為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示余余曰薪爐火傳灰爐猶熱將停鼓歇音響猶存

方望賢于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膏勾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遠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迹方外飄然行遁遠焉莫追賢于范增

遠矣。

嚴光為梅福婿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性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曰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遣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知童子儀嚴于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周紆築塹

周紆為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貨常築塹自給劉放漢書刊誤云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為塹塹為坑也此說大謬放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磚未燒曰塹埤倉形土為方曰塹今之土磚也以木為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臯比

宋子作橫渠贊曰勇撤臯比按左傳蒙臯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縶縶韜也其字或從建臯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臯比之為虎皮而不能說其原聊記于此。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為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為

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為木客也。

###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于閤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 鮪魚

說文鮪魚出樂浪藩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鱒也一名鱒非魚非鮫色如鮫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懶婦所化佛書謂之饒燈鳴瓊泛暉則明披網辟鱒則暗。

###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語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去頂門之數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耳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惇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愚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者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語矣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為然也鳩摩羅什以漢

十金錄卷一  
四一  
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始有唱捧吐  
噉之粗態屢屢狗子之鄙談今以宋僧語錄比羅什之經論不啻玉石宋之儒者亦學僧家作  
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于地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世  
如喫緊活潑便辟近理今不知為何物語欲求易曉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  
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閒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迷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  
求工也予笑之曰君以此為辭達正所以為不達也。

丹鉛續錄卷之八

新都楊一慎著

華亭陳繼儒

繡水沈士臯 全校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本兒文或納女呈婦於宋温或售妹獻妻子 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湛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又曰一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畜雖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離也又曰沔水不能生魚鱉沔水行潦也湛沔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趨藥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溼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豐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守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滂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

苴有十四音

莛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莛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夫莛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  
道輿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莛咩城在雲南。又鈕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  
草曰莛。字一作蒼。又作赤。今作渣。非。又都賣切。土莛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側魯切。說  
文曰。酢菜也。離古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莛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  
莛莛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陘之山有草名顛。赤莛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

李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李隨躡遐軌。李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李隨隱跡事。未知  
所出。亦奇聞也。

粉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研檀。楹椽先彈。楹字一作粉。三輔黃圖有粉詣殿。粉詣木名。即楹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櫛鬢髮。使入巾櫛之裏也。導古者男  
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揄也。拂髦象櫛。今之篋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  
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卜 召 齋 錄 卷 一 八



豈蔻

壯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豈蔻稍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豈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詠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豈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足入詠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獻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莖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今之班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注廣洋有班枝花曲。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姓之妍。論衡云。形佳骨醜。皮媚色稱。又骨體醜麗。皆妍字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梓碧山人

西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行。等字。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澗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財。谷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

蓬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敘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編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沈疴入髓矣夢英篆傳于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綴郭忠恕荅之書云見寄偏傍五伯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蕊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于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于彼也書志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 天政

日月水火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為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孛也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

斗凡口 責 糸

卷八

二

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十日十等

人有十等左傳申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一日王二曰公三曰大夫四曰士五曰阜六曰  
輿七曰隸八曰僚九曰僕十曰臺日在甲曰早在乙曰恥在丙曰昂在癸曰晏晏即終也後音  
之宰子也宰今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管乃統治之名嶺南中之六詔七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  
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瑄非也。

勾陳

虞虛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鐘鼓之柎飾為猛獸釋名橫曰柎縱曰虞

鬣葵

棧欄一名鬣葵又曰蒲葵。

六情

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者甲乙為  
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鈞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  
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

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軋軋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丹鉛續錄卷之八終

十 口 賈 采 一

滇

載

記

(一卷)

楊慎著

滇載記

一卷

楊慎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

麓今年齒池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

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

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為詔

夷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其二曰浪施

詔今浪其三曰鄧臉詔今鄧其四曰施浪詔今浪

蒙次和其五曰摩步詔今麗其六曰蒙雋詔今楚

兵將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

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

今白崖定西嶺

傳十七世至龍祐

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

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

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

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

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

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

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半苴蕩之三十六世

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  
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  
觀三年也遷居瓏玕圓山化今蒙及高宗時遣子入  
侍朝命授細奴羅以魏州刺史死僞謚高祖又稱  
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  
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  
重稅賦因誅其豪酋掠其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  
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嶠路絕晟猶奉唐正  
朔死僞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  
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爲雲南  
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  
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  
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  
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  
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  
旣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  
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

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賧  
龍佉賧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  
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  
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謂都督偕妻子  
行鳳孳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  
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夷州三十二陷嵩州獲  
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即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四  
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  
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

四

僅以身免封儉魏為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  
 臣于吐蕃封之為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叛唐非  
 得已也儉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特晉鍾十三  
 年劔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為蒙氏所誘全軍沒  
 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  
 自是始於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曆十四年死偽謚  
 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  
備改元贊  
昔鍾七長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眾

居史城史城今  
喜州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

擊破之異牟尋懼攻城牟臉首吟今大理改國號曰

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

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為中嶽東川界江

雲露松外龍山為東嶽在今祿勸州一名鋒雲露

皆背板其山銀生部日界蒙樂山為南嶽在今

有共命鳥穴名無量山其山十仞有一殿櫛永昌騰越界高黎

搖柱自空中來天帝取天女處共山為西嶽在今騰衝一名昆崙東臨濃江西

貫四敘不凋瘴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雪甸

炎歲商賈愁怨為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其上

雪夏秋欲歸來囊中資糧絕麗江界玉龍山為北

春時欲歸來麗江一名聳雪山其山九峯雪貫四時玉

嶽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

五

也。接以黑惠江、瀾滄江路、江、麗江爲四清。接貼蒼之顛，添洱河之永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水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臯乃爲書遺尋，敘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

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  
 大破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所頒金印請復  
 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  
 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  
 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  
 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  
 之命死僞諡孝恒改元二見龍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  
奉文改  
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嗟顛殺之

六

六

而立其弟勸利晟諡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諡靖王子晟豐  
祐立改元全義

三百七十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趨敢善用其下文宗太  
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  
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虛實與其臣嗟頗  
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襲陷邛戎犄三州引兵  
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  
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均矣豐祐乃  
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

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諡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啟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臯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嵩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

七

六



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  
 阡捷為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可引  
 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峽關  
 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  
 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數十人  
 四年復寇越嶲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為  
 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偽諡  
 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

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昔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

之立以僖宗乾

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

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  
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  
內嬖失道爲豎臣楊登所弑僞諡宣武子舜化真  
嗣改元二貞明嗟耶

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  
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  
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  
滅其國追諡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  
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

八

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  
安國死僞謚德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  
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  
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  
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曆死僞謚肅文子隆暨嗣立  
改元天應未幾爲東川節度使楊于真所殺鄭氏  
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清平楊于真既殺滅鄭氏遂拔  
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  
大天興立僅十月于真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干真既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  
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  
思平興師問罪干真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  
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  
忠國擢清平宮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  
干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竒戟于品甸波

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

在雲南縣正南  
人波舖是也

饑摘野

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  
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

九

乎遂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  
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  
鏡被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  
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  
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  
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日引兵  
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璵而浣者指曰人  
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旣  
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  
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諡太祖傳子思英立未

幾死僞諡文經武 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  
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諡 傳子思

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

死僞諡

傳子素順

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

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

以王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

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脫臨焚燹以長世焉素

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僞諡應道皇帝傳子素英

素英以宋太祖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

元字在杯

聖明德明治死僞謚昭明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啟乾興死  
僞謚敬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爲僧  
死僞謚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僞謚聖德  
傳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曆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  
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  
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  
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  
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  
死僞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  
楊義貞所弑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  
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  
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  
傳于正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  
位爲僭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  
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  
年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  
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  
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  
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  
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  
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連爲柵主  
遣太連朝宋求經藉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  
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諡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  
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諡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  
興盛明避位爲僧傳子智興死僞諡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  
會元亨安定死僞諡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曆死僞諡享天

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僞謚  
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  
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僞謚孝義  
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  
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十餘里  
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  
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

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  
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  
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  
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  
智封爲摩訶羅嗟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  
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  
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  
郡以功累授行省叅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

十三

今章 功錫虎符為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  
通善闡乎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  
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為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  
朝歸授雲南省叅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  
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  
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  
乃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  
至治元年王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  
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  
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  
立爲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  
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

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淵海  
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  
獲千計紅巾收合餘眾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酋鐵  
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  
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  
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  
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  
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  
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  
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

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旣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  
阿禧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  
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  
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婦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  
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  
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  
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及婦旣而復往其臣  
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旣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  
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嘖碧雞之心矣盍早圖  
之梁王始啟疑於平章密召阿禧王命之曰親莫



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  
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  
乘便可毒殮之主潜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  
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  
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嘗爲  
我裏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  
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禧  
王聞變失聲哭曰昨瞑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  
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  
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王愁憤作詩

日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

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

一生路裏彩錦被名也吐嚙吐嚙段阿奴吐嚙可措也施宗

施秀同奴友好也雲片波潏不見人押不蘆花顏

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

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錫淵海亦

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

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

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

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名繼意欲

十六

爲已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懋歸葬

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  
矢剌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  
左丞未幾明王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  
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  
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  
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  
網羅况平章旣亡弟兄罄絕今止遺一葵一奴奴  
再贅華黎氏葵又可配阿禧妃如此事諾我必借

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  
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  
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  
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  
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  
骨平章女僧奴志怕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  
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溺父冤  
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  
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  
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

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  
鳥飛兔走頻來往  
桂馥梅馨不暫移  
惆悵同胞未忍別  
應知含恨點蒼低  
何彼穠穠花自紅  
歸車獨別洱江東  
鴻臺蕩死難經目  
風刺霜刀易寒骨  
雲舊山高連水遠  
月新春疊與秋重  
淚珠恰似通宵雨  
千里關河幾處逢  
後寶聞高皇帝開基  
金陵遣其叔段真  
自會川入京  
奏表歸欵朝廷亦以書報之  
見御製文集  
時有妖巫女歌曰  
莫道君爲山海王  
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  
千萬朵別有明主來  
寶數日疾卒于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

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鳩黨屬悉俘明遣都  
使張元亨馳書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  
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  
難列營屯徒勞其申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  
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拷  
辱其使明再上書口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  
征抵緣善闡乞糞旌師友德荅明書曰我大明  
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  
圖天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  
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於今我師已殲

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兵宵  
緣點蒼顛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  
潰大軍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  
至金陵 太祖聖諭曰爾父寶曾冇降表朕不忍  
廢賜長子名婦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婦義授  
雁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  
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  
七日潁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  
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  
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  
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  
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  
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  
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  
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  
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  
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自古  
通玄峰年通志其書用隸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  
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燹於三代爲荒

十九



服漢僅剽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  
于今列箐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  
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竝傳稱神農地過  
日月之素幾近是哉夫分隔之亂昔如彼大一統  
之治今若此干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  
匱祕文縉紳罕睹况荒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  
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亂志者百二  
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  
有感遂纂彙段事以爲滇載記其諸君子祖春秋  
而述三司馬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西堂日記  
(一卷)

楊豫孫 撰

西堂日記

青浦楊豫孫撰

華亭陳繼儒

稿李高承珽校

古□□□□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稍卅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為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槩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歲月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為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處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說孝易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祭。非疎人之不能分。□□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却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較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為顯。鬼神為幽。肝肺為內。耳目為外。几席為近。燕狃為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為不善。欲害人為穿窬。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為人而冒為之。其為善者。不恆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為人而強為之。是善固為人。而不善亦為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諛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焰。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為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它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微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而妻子。以對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為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為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即

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為明之也。

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故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貢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為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為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曾悼公弔之。曾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為萬世準繩。後世只為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今躋子張而誦有若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為周公於幾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為三公。猶魯之三桓世卿也。故曰

李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

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為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昏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嘒嘒辨論忘之失。而撓婦之得。擅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為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以為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

鄉飲酒為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闕。睢。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芣。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闕睢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禱。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查寸。蕃魚長龍。為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

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

生之謂性性即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為強梁而不為陰忮柔之惡必為陰忮而不為強梁其強梁陰忮者習也其不能互為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為爽闇而不能為縝密柔者必為縝密而不能為爽闇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拚死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義農豈其自為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眾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恣大見識就有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執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為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盡君慾外亢揚劉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



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為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蝎。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為人為羊豕。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着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蠅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

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自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持葢。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為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芒種至十一月中。而又盈小滿者。盈數之極也。然益起冬至。損於春分。至小滿而損極。交芒種。而又益小滿者。盈之極。亦損之極也。盈損之數。各八百四十八。故曆有小滿無大滿。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余亦曰。胡亥愚而秦世滅。非焚書之罪也。五胡興而晉室亂。非崇玄之罪也。佞臣多而梁國亡。非達摩之罪也。今人不知學。妄引國家之治亂。藉口近於把持。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為。亦老於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親疎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之柄。惟其握之久。所以釋之吝然。非倚諸武。則不足以制廷臣。非咬以諸位。則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佯為易性受命。絕天下之圖。已廬陵廢而不終廢。復而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日彌留。不屬之己子。而

羅與哉而承嗣以儲議未就。至於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徒。嘵嘵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疎。或死或爭。徒足以供此娖一笑耳。或曰。狄文惠無刀。歟。曰。文惠之所可貴。惟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之意。尚在中唐之間。其專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貓不啜錫。非甘之不至也。蟲生藥裡。非苦之不足也。

銅為錢。則人愛。為印。則人畏。為足。爐漱盆。則翁媪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於我何加損焉。

楊公為楚中丞。當時最為徐文貞所知。生平熟於國家掌故。以暴疾。集不傳。茲得之。萊峰先生所抄。繼儒記。

西堂日記終

高坡異纂  
(三卷)

楊儀著

高坡異纂序

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竊厭之一見即棄去雖讀之亦多不能終其辭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天地造化之妙有無相乘終始相循夢想聲色倏忽變幻皆至理流行時其中有暫而不能久變而不能常者人自不能精思而詳察之耳豈可盡謂誕妄哉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遍天下皆世之大賢君子也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或本於父老之真傳或即其耳目之親記鑿鑿皆有依據時因休沐祥符高氏子業繁昌謝氏鳳儀日來問訊每舉所聞以解予病懷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褻凡陋荒昧難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聊以著造物之難測証古人之不誣也高坡者京坻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譏談不足於立言云耳嘉靖壬辰仲秋六日

Table with 15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The header row contains the text '明史紀事本末' (Ming Shi Ji Shi Ben Mo). The remaining 14 columns are empty.

明史紀事本末														

高坡異纂卷上

明 常熟楊 儀夢羽著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是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異也。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隱語媿詞。為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熟。入水不溺。上命以巨缸覆之。束蠟炬五尺。圍緣缸舉火。蘆盡不死。益至一束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顛仙端坐凜然。若在水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畫地成圈。日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將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顛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顛仙廣步來迎。殊無饑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燕。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顛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已而舉杖導帝馬前。奮迅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謬說。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食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顛仙遺天池寺。亦脚僧至。

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

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金

盒中。搯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脚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俱有和篇。書

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天賦尊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痴。奉

輪即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閑一智聲如雷。周顛仙詩曰。初見聖主應天

基。一時風來一時痴。逐片俱來征一統。活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

福謝恩。我王感得。龍帝大喜。御製賜赤脚僧詩曰。跣足慇懃事有秋。空苦顛際孰

顏喜大興佛法富此時。為傳。慇懃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

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顛仙人傳。刻石匡廬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

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早孤出家。洪武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

元末居寶鷄金台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動有聲。發

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

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指揮楊永吉。

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勅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過。天順三年。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後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帝至甘州。張指揮家遣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忠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大煨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蔣瓌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度大鑪。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氣不靈。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若自況也。

余書三丰事。乃是懿州志中舊傳。因其詞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遺逸。張別是一人。子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皇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維。乃尚質之弟也。自海南內徙當塗。其人酷慕神仙。亦云不能知。故不敢入。併遺。張亦不復別出。近讀玉堂漫筆。載其說。晉蜀荆湘。皆文裕公官遊之地。所知必真。續錄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懿志不合。豈仲安



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還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全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太保劉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殺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杜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殺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過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適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

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固別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

冷謙字啓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總事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張三丰嘗跋謙畫蓬萊仙弈圖。有所謂畫鶴之証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弈圖者。龍陽子湖湘冷

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恭預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頽然而悟。如已作。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葯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珍藏之。吾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避老書。

蔡敬字士弘。別號毅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故好少遊。常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邏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故心異之。至東微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攜卽君步

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故乘之。屬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故如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去四十里有罡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閉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故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故縱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故。勉故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故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固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蒞衢。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故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使欲僵仆。故驚起曰。此度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眾。瞬息聲止。閉門視階砌。如掃矣。眾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士。令斬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後不復見。故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以其言妖妄感世繫至京將滇重典濟曰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襄者之祭蓋禳之也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卓本瑞安巨姓所居地因名卓奧猶唐之稱杜曲也敬幼警悟絕人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羣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滑法非常後日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嘗香山中常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屢轉遠從晦暝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內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叩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即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

曰歸者。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燎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道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常居道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以此帽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遠窺籠中諸物。悉是雜補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

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遂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故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大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閻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閻字道遥。大名入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閻預有謀焉。多遜賤宅。隨毀廢。閻時方在講堂。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曰。萬無接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閻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捕稍解。服僧服。髡鬚。五更持磬出。宜秋門。爰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事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縣令見之。此必潘道遥白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秦理掾。諷秦帥曹

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召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間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閭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藩宜徙封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敬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愚謂閻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盛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然始末大畧。則頗近之。豈實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閻事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閻之生。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祥符縣人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無行李僕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居。晝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旁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見一人以舊白



布衣覆身。卧於屋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似嵩。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入暮。嵩忽叩彥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停。恨未有以報就其家。求得鐵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大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約一粒粟許。投之。即啟闔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嵩氏之甥周鏞為栢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嵩戴笠持藜囊來。鏞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丘山。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鏞驚悟。嵩顏色不衰。欲追之。已無及矣。彥節者。高司勳子業祖也。子業有詩紀其事。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備言。曩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聞人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有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

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款。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踪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張廉。字孟介。湖州人。以都御史鎮雲南。日嘗宿軍中。深夜偶攜燈出。頗見一美婦人在側。遂以燈授之。令前行。還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危坐讀之。至五鼓。婦人擲燈而隱。

黃鐘。江陰米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為妖所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而起。若夢覺然。神至。怒謂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甯人。少赴舉。過淳化縣。宿逆旅。主人有女。夙為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旦發。妖即復來。女詰之。答曰。避耿秀才耳。女以聞於父。父追清告之。清書

耿清在此四字。令揭於門。妖遂滅。文廟繼統。清行刺不果而死。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寒暑無間。闔門不食豕肉。自秘其術。不輕示人。後以罪下制獄。引鏡鑑面。色灰敗。驚曰。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喜曰。吾今知免矣。獄既具。論決之日。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事。間上得免死。請戍金齒。時人疑為斗神也。處士沈周因問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公所珮有人髮作一團。束臂上。適庭中有卧犬。公取圈置堂中。指旋左。犬忽若有物扼其吭者。展轉嗥叫欲絕。指旋右。犬即帖然安卧。竟莫知其何如也。

楊蕙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康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康夫既寤。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誓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轎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冥相感不能忘情遂感之自是軼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毛孔域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親友中途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越窗登樓眷身坐紅被上心異之馳歸告其二子驗視無所見樓亦扁鑰如故其年子秉鐸領鄉薦名第十八明年登進士第

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有龍見於余邑西北自大墅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確磨之類悉飛蕩空中如燕雀凡林木雖聯抱性脆者中絕堅者株拔莫有免者人徒步過之或數里而墮在舟中遇之併舟舉或數十百步而後墮烟雲縈遠天地晦黑掣電中見一白龍目如雙炬玉光閃爍蟠巨無際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導之

者。然自後霖雨凡五晝夜不止。江南災人有過之而墮者。自言如在夢中。初不自知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霖僧還。乃徙在水北。壁落如故。封鑰宛然。此尤可怪也。守臣雖嘗具奏。而未盡其變怪之詳。此亦特其畧耳。

常州府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廣。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妖怪。廣厲聲叱之。舉其死後數事。訓戒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薦酒肴。雖見廣飲食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親我。餘與生時無異也。自是日坐廳事。處分家事畢。即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餽奠。亦自臨之。一日謂其子曰。明日吾有小事。詣武進縣。有公差二人至。汝可預備錢二百為贈。慎勿多與。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二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益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廣。謂曰。吾囑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奈何款幼稚。多取索耶。欲挽二卒還。卒懼。棄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畏。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瓊舊嘗主其塾。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茶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予正德丁丑下第。與瓊同舟南還。言之甚詳。

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余先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眾客中

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獨先大夫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為何等神怪。使汝為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為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于舅氏湯潤。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高坡異纂卷上終

高坡異纂卷中

明 常熟楊 儀夢羽著

誠意伯劉基少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棄手中書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遭皆刻雲龍神鬼之文。精妙可愛。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甫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公知其隱君子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授教。不然無益也。公一久至其半。道士嘆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篤。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子得其八。子今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窮神知化。出有入無。此天地之玄機。造化之至理。天固不輕畀於人。人亦豈得而輕相授受哉。遂別去。後公佐高皇帝定天下。間語及道士。驛台至闕下。年八十餘矣。時方議建宮闕。令道



士為圖以進。與誠意伯張鐵冠所進圖志合。詔欲留備顧問。答曰：劉基天資過臣。臣學且悉。傳基無庸留。臣也。終不奉詔。放還山。不知所終。或謂道士即九江黃楚望也。又公為高安丞。聞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師之。得異書甚多。銀河棹亦其一也。其中載天文最悉。今傳世者恨不全耳。

丘文莊公濬初與戚編修濶字文湍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隘山橋塔子嶺前。遂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謂之曰：君等為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為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潮神。人敬祀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揖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之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為詩文。遣官齎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贊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容城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嘆難增負舊盟。其序曰：文湍先生別我去也。二十餘年矣。夫人鬼殊達於

故人妻子。尚有憐顧之意。况生為人乎。余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故投淚書此八句。以達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余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於夢中一會晤否耶。其祭文畧曰。嗚呼文瀾。剛勁之姿。英邁之氣。高義弘達。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夫塵世。老妻南來。舟次江澨。夢中彷彿如見。告以風波將至。既而果如所言。卒免顛躓。人傳君之為神。溢胥濤而享祀。即其所至而徵之。毋乃兼司夫江湖之事云云。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澨。以感公配享。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集。髫髻時。父穀堂徵士。諱宗。字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扣門聲。閤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為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竚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其聲洪遠。當獲福宏長。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

黃氏曰。此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訪之。其人乃表忠徹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為縣學生。嘗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先生。先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遂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生至江渚。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生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入水。久為波浪洗。齒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釀酒臨江。歡燕而別。後先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武以歲貢官至知縣。忠徹神鑒並驗云。

趙涓。甯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遊。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趙就問之。二女子稍為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奔為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為敵。乃以意授兄子涓。涓僅得其概。數日。聞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鄞人樓得達。江陰相子先皆

以棋知名。得入供奉憲廟。初涓至京。併召人與二人弈。每以全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啟盒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涓曰。吾以棋取上寵。願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計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為君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涓詐敗。樓叩頭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身牌也。帝初意欲官涓。涓竟不得。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涓分數。視涓姑高下。益懸絕矣。

李孜省。南昌人。初為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憲廟。與僧季曉同被寵幸。孜省為太常日。有御史巡按江西。將行。孜省囑之曰。吾壻龔正弼。鄉人皆以掄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為屬意。御史許諾。凡各省秋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弼名置第一。竇為秋闈地也。至初場。正弼不至。御史遣人傳呼於門。門吏追訪於其家。畧無踪跡。至已刻。始鎖院降題。迨二場日將晡。正弼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憤。逕入城隍廟。置我於神像後。耳目聞見。無異平生。心亦了了。神前祈禱之人。其語言下。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還脫然能行矣。乃知國家之事。莫重

於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奸邪小人所能干撓哉。初。改省喜房中術。又能巧為淫嫖之具。惑人。及以雷法進俸。上於內禁。建立皇壇。二人得日入誦經。禮神。寵渥既深。權傾一時。弘治初。改省。雖已伏誅。而壇內供用物料器具。久猶未除。弘治五年六月初四日。戶科給事中叢蘭。河南道御史彭程。會本言其事。蘭疏奉旨。造作皇壇家火。併支給工價數目。着光祿寺便查來看。該部知道。程疏奉旨。先帝被李孜首等所誤。事已往了。這御史却又歸咎先帝。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二疏同時一事。而批答迥異如此。亦甚異也。

先大夫諱躬。為莒日。莒小吏尉玉。家產一馬。白色。騮也。州常有公事。欲申青州府。府去州三百六十里。事急。莫可遣者。玉自陳有良馬。一日可達。遂遣之。行數十里。有郡盜見玉馬。邀之。玉給曰。固吾願相易。然馬有良駑。請先試之。於是郡盜馬與玉馬並發。未數里。玉馬前至一村巷。出公文示村民曰。吾莒吏也。有羣盜欲奪吾馬。來避於此。民匿之。俄而盜至。將盡殺村民求馬。玉知盜在外殺人。策馬越數重牆出。直走府中。日尚未午。至是。馬名大著。先大夫以重價取之。每有事白府。則一日能往返。後歸吳中。死廐下。又常修莒城。莒民馬良得一瓦函。上並列二穴。一穴有水。清徹無滓。一穴

有一劍良持。置榻下。夜有光洞照一室。乃以紙布覆數重。劍遠其外。光如故。明日視之。布繯皆兩。劍脫刃而出矣。良懼。掘地埋之。嘗持示余。余時年甫十歲。不知其奇也。後莫知所在。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文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數十百過。令自誦。即茫然不能舉一辭。城陽君怒。日撻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文魯鈍。托以秋將大比。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圓陰蔽數十畝。蓋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文日暮焚香拜禮。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出坐樹西石床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甚閒靜。文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省。女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星旁。各有一小星。文曲旁小星。即吾也。子即文曲星之精。住者歲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斗。故子蒙塵下謫。今蓋八載矣。凡貴星有謫者。法當聰慧。大魁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年。少亦不下三四十年。

但子于下謫時值牛女交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於天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文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報之矣。女子笑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將奈彼何哉。雖然。無庸報也。疇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于衣渡河。天帝知而醜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懲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被體。併謫牽牛矣。特貫索躡牛女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法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久。請於天帝。即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早。肅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雲。手捧雲掣拽之。成錦帔。長丈餘。輝光燦爛。覆文身。視之目眩。忽女子上樹杪。文驚異。呼寺中人出。共觀之。已不見女子。惟見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聲。章備記其事。及為長歌刻石寺中。已上皆從文後事。長歌石已毀。不能復記。先大夫建敘府君為言。守日猶及見其抄本。以下並得之。土民相傳。文後累大開悟。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錢氏死。明年再娶于清河張氏。少文七歲。問其生。即見神女時也。心異之。又五年而發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使事攜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毘陵。冰合。舟不能進。乃舍

舟陸行。道中見一童子，稱牛郎，願自繫文，遂攜之。以牝牛即事文甚謹。文撫之殊厚。若其子，易其名曰壽安。久之，自言有家禍，請暫歸省文。曰：而縣尹武元功，吾同年友也。吾為若致書與尹，尹當有以處汝矣。遂發書，遣歸。文夫人在毘陵，為文置一妾，名玉英，其慧麗，冰解偕行至京。文亦寵之。先是元功為尹政，令嚴肅，部中有胡氏，子名朝者，負官縉，亡去，親戚皆逮繫，事連其婦。兄成進進曰：吾妹尚未有行，朝自甲申夏竄，歷五年矣，奈何事及我，辨於縣尹，遂判牒付進，許其妹別嫁。朝歸，以書進尹。尹初欲脫朝罪，或說尹曰：朝妻公已判別嫁矣。若脫朝，朝必求故妻於進，是公吐權貴而食牒解也。有二失焉。尹以為然，遂正朝罪，流陝州。文之再入朝也，又使山東將行時，微聞其妾有夫，囑夫人使訪其親戚，還之。文行適夫人，母死，弟幼，莫恃，以為葬，遂攜妾還河東。思還妾計，無由求妾親戚，欲得南士人嫁之時，朝既流關內，間遊河東，唐公僮僕中無識朝者。朝亦無由見夫人。獨媒氏知朝與妾同鄉里，卒嫁與之，歡會之。又各道鄉邑，父母姓名，妾即進妹朝前所聘妻未行者也，相向悲泣，明日俱至夫人家。陳謝，願服勤至死。文歸，因詰壽安者，即朝。其生以乙丑，牛為丑神，故小字牛郎。妻又果先牛，即一年生，朝之初竄時，父怒甚，以斧傷右眉間，痕固在焉。乃私嘆天人之際。



雖若玄穆而兆命不渝。章故石記悉有徵焉。文諱言其事。使山東時自毀其石。故時罕傳焉。

陽水貞吉水人。精易卜。成化末其縣有商人將貿易蜀中。求卜於允貞。允貞曰：是行也。遇不測之險。獲無窮之利。商人素熟西南諸夷。橐中有利劍以約淬之。佩以自衛。所經蜀中一山多豐蛇。猛獸百二十餘里。無居民。行且半。見一巨象伏大樹下。若有所甚畏者。遙窺之。樹上有巨蟒張口吐舌。舌長數尺。將下吞象。商人巨甚。自度進退無所據。乃挺劍直走樹下。仰斫蟒。數刃急趨避之。蟒初若不知。須臾聞有聲。若山摧谷應。林木皆震。心喪力殫。頽然倚石。顧盼間。則蟒舍象來逐。僅隔數十步。藥發而斃。良久。又見象來漸近。商人計莫能脫。遙指叱象曰：汝阨巨蟒。吾脫汝蟒口。而顧困我耶。象進伏商人前。雙淚並落。若有叩謝之狀。商人會其意。坐象背上。象即走山谷中。以鼻掘地。有蛻牙無算。商人盡取以歸。遂成富翁。

成化中。濟甯城東古木深巷。破屋二三間。一老人居之。日惟啖棗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而已。人見之已數十年。白髮被頤。肌膚瑩白如少壯。初不知何人也。濟甯有指揮王宣往見之。問其姓名履歷。自言我王士能也。本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少慕神

仙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求之。見一人披氈卧山洞中。石床上身三尺餘。僅如嬰兒。座側懸一囊。中有物如粉而色黑。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士能以囊中物苦澀不能入。拾山果食之。執役左右三年不懈。老人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遂授以攝生煉氣之要。學既成。辭出居此。忽復一周甲子矣。不久亦將往訪之。耳。宣大驚曰。吾固海州人也。聞吾祖言。上世有叔祖名士能好道。出家得無是乎。又問家世之詳。言悉與宣世譜合。由是居人信慕。往來使客尊官貴人多就見之。事聞朝廷。命守臣具安車送入京師。召見便殿。賞甚厚。遣歸不知所之。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一角長二寸。本縱逸之。明年己巳八月八日。太陽將入地。猶有餘照。金星見於月中。月色淡而星光甚大。時車駕北征未回。至十五日。遂有土木之變。景奉中先大夫知安州。以事至寶坻。問生角馬何在。本言虜騎至驅之北去矣。

鎮蜀太監李文中。還京師。偶會皇甫子中。表汝溫。巫汝功於途。三人皆楚之英俊。文中一見。極加禮遇。聯舟同行。至采石。有表生者。自稱蜀人。攜一弟二姪。詣三人舟中。求附。儀文俊雅。情辭款曲。三人皆自失。遂令攜行李入舟。其長曰。幼兒無知。誤犯鎮

蜀李監令李公還京。檻付舟中。將順途哀懇。冀全餘生。倘不見憫。一度長淮。風土失宜。父子兄弟。便無全理。前所附舟。至此已泊。訪之鄰舟人。知三君高義。雅為李公所重。或幸以此脫吾兒耳。言畢。潛然淚下。率弟姪羅拜。三人皆為之動容。憫之曰。李公雖粗相識。然亦未知賢郎事體。未審重輕。俟緩圖之時。傾重九天。猶未晚。因共步於江岸。見長林中有一亭。甚幽絕。欣然同造。命舟人具酒肴。亭主人亦攜一友至。將行。酒進肴核。袁生起曰。堂上有老母。舟中有罪兒。我輩遠來。皆戒肉食祈福。若賜菜果。則可。若魚肉也。則請辭。恐重得罪。不敢不預告也。子中笑曰。孰謂敏達俊爽如四子。亦信奉夷鬼教耶。歡飲之次。月色在地。情興悠然。汝功請各賦詩紀勝。主人遽起曰。吾二人皆賤商。幸遇貴客。得廁坐隅。若酒肴則請傾囊奉歡。詩固不能也。家有故書。顛揭韻佐成諸君新篇耳。眾又大喜。命其僕持一冊書至。乃杜律也。主人起對客一舉。得送李八秘書七言。以首句青簾白。益州新益州來為韻。君家新益州來為韻。汝溫笑曰。主人出韻中事。固高才也。孰謂南豐不長韻語耶。袁得青字云。月華映袍碧。江影度帆青。次子中得簾字云。夜色月萬傾。秋香風一簾。次袁生弟得白字云。藉子黃金杯。寒江吊李白。次汝溫得家諱云。開尊集羣英。伐鼓有官艦。次袁氏長姪得益字云。豈謂萬里途。避

迨逢三益。次姪得州字云。迨迨出采石。鬱鬱見黃州。最後次汝功。得來字云。蜀船三峽來。兩岸猿聲哀。陳未竟。四哀生。皆色動。起曰。咄咄逼人。乃爾。遂去。不復顧。諸客大驚。愕。迨留之。叫嘯入林薄中。不知所在。乃詣李監船。問檻京師罪人袁氏。無所得。獨前舟有一猴子在阱中。三人歸舟。發其行李。惟橡栗三筐而已。共詣李。詳言其事。李監憫然。開阱縱之。

南京王指揮。幼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過濟甯。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為把總。却還北上。懇請其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幙中。至老愈嚴肅。子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謁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坐帳中。持髑髏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髑髏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馬腦巖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時以他事偶至贛。聞土人陳枚善以待水。

召將言未來事甚驗。其法作符咒墨。鎖筆硯於空室中。須臾聞聞筆聲。開局視之。則紙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周趙二公名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密置紙筆於東室。而封識枚於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善笑。謔浪恣肆。略無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擊。茶庭燭盡滅。盞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西室排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啟東室視之。紙上但有周鑰如何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憲如故。而修謹以伺。周公求得詩落句云。千金難買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為士卒先。大戰於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於紅紙上。作字甚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枝付火。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烟起。發視之。惟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謚節愍。旌其門。

嘉靖初年。靈壽縣民劉月家。雄雞生卵。縣令不肯信。縛雞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鷲卵。積數日不消。置水中不沉。觀者日眾。縣尉不能禁。遂擊破之。其中皆水。更無他異。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箔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疋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廷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字國用。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內有樓。縋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正德三年夏旱。予邑大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攤之。不能見。人皆喧呼從之。雲中人回顧良久。漸至虞山頂。滅。又王秋官惟賢。四川人。自言嘗見兩翁駕鶴而飛於雲表。東西相遇。各駐立。下鶴而揖。偈語良久乃去。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王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竈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發基上行。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王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起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掩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不能語。返走空中避之。從窗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自推蓬左右顧盼。雲漸擁舟起。牆外里許。呂氏墓也。復隨其中。舟

既去書生口鼻亦悉如故。方共駭異。玉歸聞之。持鎗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高坡異纂卷中終

高坡異纂卷下

明 常熟楊 儀夢羽著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知登州府。部內有虎患。遣卒持牒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瘐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家人悉以為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竄逃出。謂死詐耳。門內人多方辨驗。無他。始納之後。居家不自韜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櫓。或音樂供帳。無人自具。以此為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闕告之。命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鐵索而已。劉竟坐欺罔死。子仁自號七十二峰道人。父嘗為梓人。或以子仁為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瑾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畧曰。子餘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卧內。拔余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二校。二校即挺刀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



詢所不獲。乃令得見於此。尚可少貸。以不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忍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即出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鎮江頭空室中。予從窗謂二人曰。予今夕固決死。為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以作書。二人則從窗隙與我紙筆。予為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為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不忘親根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二曰。甘將世道一身擔。顯被天刑萬死甘。腹滿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慚。涓流裨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齒談。昔我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終辭曰。皇天茫茫降殃之。無憑兮。窅莫知其。所自。予誠何絕於幽明兮。羌無門而生訴。臣得罪於君兮。無所逃於天地。固黨人之為此兮。予將致命而遂志。委身而事主兮。夫焉吾之可有。狗聲色以求容兮。非前修之所守。吾豈不知直道之殞軀兮。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朝夕兮。孰顛沛而有忘。上穹林之杳杳兮。下深谷之冥冥。白刃奚其相向兮。矜予視若飄風。內精神以淵靜兮。神氣泊而冲容。固神明之有志兮。起壯士於蒙茸。奮前持以相格兮。日孰為事力。

於貞忠。景冉冉以將夕兮。下釋子之頽宮。曰受命以相及兮。非故於子之為攻不自。盡以免子兮。夕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噫嘻。予誠愧於明哲保身兮。豈效匹夫而自經。終不免於鴟夷兮。固將逝江濤而長征。已矣乎。疇昔之夕予夢坐於兩楹兮。忽二倅來予覲。曰予伍君三閭之僕兮。踞陳辭而加璧。啟緘書若有覲兮。恍神交於千載。曰世濁而不可居兮。子奚不來遊於溟海。鬱予懷之怵愴兮。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陵惟命之從兮。孰君親而忍捐。嗚呼噫嘻。命苟至於斯。亦予心之所安也。固晝夜以為常矣。予非死之為難也。沮陰壁之岑岑兮。猿狖若受予長條。虺結蟠於圮垣兮。山鬼吊於巖噉。雲冥冥而晝晦兮。長風怒而江號。頽陽條其西匿兮。行將赴於江濤。嗚呼噫嘻。一死其何之兮。念層閣之重傷也。予死之奄然兮。傷吾親之長也。羌吾君之明聖兮。亦臣死之宜然。臣誠有憾於君兮。痛讒賊之諛。便構其辭以相說兮。變黑白而燠寒。假遊之竊辟兮。君言察彼之為殘。死而有知兮。逝將訴於帝庭。去讒而遠佞兮。何幽之不贊於明。昔高宗之在殷兮。賈良弼以中興。申甫生而屏翰兮。致周宣於康成。帝何以投讒於有北兮。焉能啟君之哀。揚列祖之鴻庥兮。永配天於無窮。臣死且不朽兮。隨江流而朝宗。嗚呼噫嘻。大化屈伸兮。升降飛揚。感神氣之風霆兮。溘予將反。

乎帝鄉。驂玉虬之蜿蜒兮。鳳凰翼而翱翔。從靈均與伍胥兮。彭咸御而相將。經申徒之故宅兮。歷重華之陟方。降大壑之茫茫兮。登裂缺而想予。懷故都之無時兮。振長風而遠去。已矣乎。上為列星兮。下為江河。山岳興雲兮。雨澤滂沱。風雲流形兮。品物咸和。固正氣之所存兮。豈邪穢而同科。將予騎箕尾而從傳說兮。凌日月之巍峩。啟帝闕而簸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亂曰。予童顛知罔知兮。姿狂愚以冥行。悔中道而改轍兮。亦俛俛其焉明。忽正途之有覺兮。策予馬而遙征。搜荆其獨往兮。忘予力之不忍。天之喪斯文兮。不畀予於有聞。矢此心之無諉兮。冀予將求於孔之門。嗚呼。已矣乎。復奚言。予耳兮。予目。予手兮。予足。澄予心兮。肅雍以穆。反乎大化兮。遊清虛之寥廓。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沈。一姓殷。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紙尾又有篆書云。陽明公入水。沈玉殷計報。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執僧四出追訪。士子聚觀。前詩辭。隨毀於眾人之手。有一士子與其弟同舍。見之最先。故得全錄其辭。並得二詩。其序則但一過目。不及畢錄。而羣手至矣。前序畧蓋寫其意。予為點竄數字。今成文可讀。今

人止能知其前詩一首。餘並不復知也。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一日漂至漳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尊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舍。皆有留題。其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又公記夢詩并序併附入。

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畧。嗟。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厯厯訴哀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又深怨王道。深奸老猾常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

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請覽采字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問事迹頗有由  
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神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無成之語  
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  
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冀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  
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真土臭腐同沉淪

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我諳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航一技緬思王導徒神器良久翹詣謝  
豈不力伯仁見蘊底所以敦者備四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  
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  
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  
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因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為我一表揚萬世萬  
世萬萬世

張金箔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張至杭見之歸擅其藝常經行濟源  
觀於神祠神素號靈異能隨人意所需即自水底浮出張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

鑿池設機神異悉如濟源。客至輒引為戲。忽有道士來遊池上。因曰。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召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不服。騰驤吼。勢將飛。變兩童子夾鞭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有丹。子宜自取之。張尋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中有糞堆。道士嘆曰。子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游。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鎖如故。旦暮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乘之而行。歸則挂簷下。亦時作戲術娛人。李陵君聞之。召至闕下。斥以妖術。聚眾張頓首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出五色雲。充滿殿庭。空上悅。上欲盡其術。時方隆冬。索乾蓮子。撒金水河水上。頃刻冰解。花葉滿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不復見。河中固層冰積雪。寒燠風景迥異矣。

巡檢常中孚得異術。能煮銅為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補之。器完好如新。後以術動宣廟。陞授吏部郎中。每用其術。必引入便殿。屏絕左右為之。雖親嬖不得視也。

駱用卿為南海令。日有道士翁藏拙從武當來。寄居白雪山寺中。凡七日一食。食必兼數人之物。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為常。用卿叩之。天文地理。修煉服餌之術。無不精曉。會歲大旱。結壇禱雨。如期霑足。贈以金帛。悉不受。用卿問以黃白之事。為請道士。即以足就地。蹴泥淖置大中。隨意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流出一日。用卿方論道。坐中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爾偶忘之。道士即請收公文。及用卿手書納懷中。時新會令為徐乾。默坐移時。探懷中出乾報緘及印信公文。俱在焉。用卿始大駭異。旦暮虔拜。請教道士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禁。修煉則利喪既多。且必不能棄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攜用卿登山。指示龍脈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畧。不久用卿以朝覲至京。道士亦去。不復至。后用卿遂以地理之術名天下。嘗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藏拙者。

正德庚午。太倉州有人買一鱉三足。令其妻魚食之。頃之。尋其夫。不獲。惟見地上遺髮一縷。冠履衣服如蟬蛻焉。事聞。集其隣。右赴官。或疑其妻殺之。將置於法。知州黃庭宣獨疑之。以為鱉有三足。為類當異。理不可測。乃悉集漁人求鱉三足者。立限以須。卒得之。庭宣召婦人烹調如初。出重囚與食。方引還獄。覺腹痛仆地。身漸縮小。頃

之形骨俱銷。婦寃遂白。初漁人求醫。舉網兩得肉塊如人形。而無手足。蠕動可畏。畜之既而羣漁禱於水神。歷數日始得之。然爾雅山海經並稱三足鼈為能。蚩來未嘗言食之。能銷人形骨。惟字書言蚩如鼈。三足名短孤。能以氣射殺人。豈其是乎。又不  
知肉塊如人形者何物也。東方朔所稱肅伏蓋近之。若能者。豈古人雖知其名而未  
常食耶。抑太倉濱海。偶隨潮而入網者乎。

韓神醫。洪峒人。初業醫不甚精。元末避兵入岳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藥。遂以醫  
名山西。遙見人之顏色。即知禍福生死時刻不爽。其孫肅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  
驚哭。頃刻待盡。神醫視之曰。此子決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有信者。遂定  
時日。書壁間以俟。肅果不死。但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期。旦起戒  
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先具一銅盆。煮少粥飲以伺之。既而果至  
時。腹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銳盡利。又復絕。至午時始甦。歲餘獲安。即  
忠定公父也。壽七十一卒。又神醫女嫁龐氏。嘗為人送親。路經神醫門。神醫遙見之。  
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令歸家。其夜忽心痛而死。

海鹽祝主事家一童子。牧羊田間。有道士過之。出懷中藥一丸。大若龍眼。而色潤黑。



令童子吞之。戒之曰：勿語人也。自是數日不復飢，亦不思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伺於牧地。曰：若復見道士，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至，謂向童子曰：吾憐而飢，食而大棄，何為漏言？不奉吾戒也。以一手支其頷，一手擊其頂，黑丸忽自口中躍出，復收囊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趨至。道士雙脚俱陷入地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併首亦不見。地上亦無竅穴，驚顧間，道士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凌漢章，湖州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其針於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精研其術，名動天下。嘗至常熟，偶寓東海湯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家哭甚哀，往問之。乃其子婦以產難死，叔元以為不祥，將昇出付大葬。漢章急止之，命其夫發棺，揣胸前尚微溫，出針下數穴。良久，子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庸醫誤折針膝中，今杖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為從肩臂上針三四穴，折針從患處突出，棄杖再拜而去。

吳縣盛應壁家有二石獅置庭中，其來已久。嘉靖九年十月間，啜茶於旁，暫置獅腹下，忽覺石獅身搖動，驚呼而入。家人悉出視之，則已越廳事入中堂矣。共擊碎之，出視西庭石獅，亦已離去。舊處數尺，遂併擊碎棄水中。其家諱之甚密，余家僕楊塗

妻出盛氏。因得其真。且見馬抑之記武清縣民家。磚碌與磨石相闕。其鄰有生員以木格之。兩石前却。觸木盡碎。火星迸裂四出。人力無所施。至暮乃自息。其家以磨石置污池中。以磚碌沉井底。明日復自出門。□□□□□□乃止。抑之且言。親見生員道之。嘉靖辛丑歲五月十二日。北亭靈濟宮前石獅左眼上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一蕊之狀。經數日脫落。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時康陵朝以鄉薦入太學。與龔司諫謹有場屋之舊。屢欲以生才藝上聞。生曰。人各有時。若筆處囊中。穎當自脫。甯待援手他人乎。倘果薦上。元經惟有被髮入山耳。司諫不能強。生亦謝去。攜琴遊遊齊魯間。攬結諸英俊。或眺覽名山水。往來兩都。時人莫能窺其際也。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峰。夢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道一詩扇。展誦未終。忽曉鐘鳴。驚悟而起。其所夢經行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旁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月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遙見一女。即從二女侍遊樹下。迺還將近。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即徐邀

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覺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倚徙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珙璧。壬午。聖人嗣統。數載間。文恬武熙。天下無事。思得賢士。與之共興禮樂。司諫時。已歷通顯。嘗因燕對。奏上曰。臣所知有木元經者。才合春卿。名收寶重。陛下必欲更定禮樂。非其人不可。上遂命收入選部。時朝廷將大營建。隸名工曹。曹長師丹心善生。每事暇。輒邀生同遊。嘗春牡丹盛放。且所司有器皿。厭約生明日會殿中。同出土橋。諸名園賞之。生至期。適旦。偶以他事後期。殿中皆上供御器。非主者至。不得入。生因勒馬以俟。道旁有井。馬渴。絕銜奔水。生恐下馬。馬逸。左右皆前逐馬。生就立井旁民舍。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至。延生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似一中下民居。再起一闕。則高堂藻飾。別一景象。又西過曲徑。越

小院其中樓臺闌楯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憇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逍遙。慮覽畫壁。翁從旁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十年前過武清所得。道旁遺棄也。翁借觀。遂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浮梗遺逢。固有出於偶然者矣。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固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故所經行者。心固已異之矣。及聞翁言。愈疑之。再引入一曲室。幃帳鮮麗。金玉爛然。至其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先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與疾歸武清。小女涓涓。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覩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徵。儼然秦觀峰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嗟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曰：未亡人有二女。其少先行矣。娟最愛。將賴以終未亡人身。然幽贊以神。明協以人。未亡人尚敢吝其愛女。

乎。請以弱女為君子侍。生辭之。翁申母命曰。先將軍無遺言。弱息僅存。使君子不以下體是遺家。雖亡得婿公瑾。亡人且無憾矣。生乃請卜之。得解之。凡二卜者曰。田獲三狐。姓著占辭。事無不濟。但三狐得矣。恐不能永終。自吉耳。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事必假於夢卜。夢生於心。卜決於人。今婚媾及事矣。乃不內決於心。而顧取決於人耶。終不得辭。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大工皇不至。潞河生將督運南行。勢不能留室內。又少親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曾至武清。遣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日。聞即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裡贈玉搔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日。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曰。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形扶疎玉漏嚴。秋浦芙蓉倚畫葉。半粧斜映水晶簷。生他日偶得鄉人書。獨坐深思。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燈前把酒阮家郎。不須更憶人間世。千樹桃花即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藏河水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母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姻而別。明年春。娟病轉劇。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日。楚天風雨遶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

合歡卽下長菴。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卽。已恨花殘月減光。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太匆忙。秦娘似比當時瘦。李衛慙多舊日狂。梅影橫斜啼鳥散。繞天黃葉倚繩床。時多傳誦焉。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徵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皮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奉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扣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竄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瑾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算。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瑾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竇義掌東廠。召至入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眾。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為刑書。

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居鐵鶴館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跨鐵鶴背飛上殿。對眾高揖而去。守臣懼祕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領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有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向人求續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瑾收之。瑾死。用以殉葬。

當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覩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自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毯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掌。拳曲不舒。人問之不答。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偏胡子姓許。善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答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後入終南山求道。今人多在齊魯運河中見之。若王野極憲廟。封為太玄真人。今上御極初。前星未耀。或薦之。召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異。

太監劉瑯鎮守湖廣日。眾效酷虐。尤好煉丹。有祖母綠縹環一事。原用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秦陵朝降香武當山。瑯從行。私欲有所禱。燒檄不舉。心疑之。問於道士。時道士中有挾邪術者。欲以術取其環。對曰。太監第自思。心有最愛而難割者。奉之於神。則神歆而舉檄矣。瑯仰思良久曰。惟縹環則竭一生之財得之。庶幾是乎。因積誠再啟。壇設醮皮拜畢。就腰間解置火中。須臾隨檄冉冉而上。漸出雲表而滅。瑯嘆異。又出金施捨而行。後數年。瑯守備南京。道士以縹環稍加拂拭。畧變本形。賣與之。得價亦如初。謝子象以詩誦之曰。堆金積玉等邱山。猶自貪心學鍊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縹環。



北  
征  
記  
(二卷)

楊  
榮  
著

北征記

明 楊榮著 武林徐仁毓閱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  
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  
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  
願身爲前鋒自効上可其奏至是勅緣邊諸將整兵  
以俟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  
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  
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

利不如令者誅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  
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  
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  
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  
左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  
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  
等各領兵從上諭諸將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  
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  
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

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侵擾邊疆毒虐  
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  
積聚寇之微命危如絲髮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  
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  
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  
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  
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  
汝其懋哉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  
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已酉車駕發

北征記

北京次唐家嶺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  
庸山川乙卯度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次  
土木陞陝西行都司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  
守備己未次長安嶺享諸將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  
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  
城癸亥次雲州乙丑次雲門丁卯次獨石庚午次隰  
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  
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

多死部曲離散北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  
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上曰然  
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  
爲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辛未次  
西涼亭甲戌次開安五月乙亥朔次威虜鎮丁丑次  
環州戊寅次雙浴巳卯次開平是日兩士卒有後至  
而霑濕者時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  
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  
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

姓名言

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勅遣中官伯刀苛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朕所以待之者皆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

以來寇敎我邊鄙虔劉我烝黎累累不厭其自取之  
禍也朕聞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  
是時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  
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  
毀其藏聚驅出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其  
或改而自新也廼獸心弗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氓困  
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爲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  
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被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

七五已



聽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天地毋懷二三  
以貽後悔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  
骸爲叢塚瘞之上親爲文祭焉丁亥次武平鎮戊子  
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  
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  
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  
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  
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  
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己丑次威信戊辛卯次通

川甸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迫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  
下同樂何時而戾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  
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次香泉泊甲午次環  
翠岡乙未次永寧戍丙申次清平鎮卽元之應昌路  
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待爲  
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  
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  
不遠慮邪遂命分兵迎之丁酉晏隨征文武大臣命

內侍歌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論諸大臣曰  
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  
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  
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  
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聖訓戍戍次威遠川巳亥  
宴文武大臣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  
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  
所警勗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皇  
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皇之所不及上悅悉霑醉而罷

庚子次陽和谷辛丑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癸卯  
次錦秀岡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乙巳次錦霞磧丙  
午次翠玉峯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  
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  
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  
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  
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丁未次鳴玉關戊申次清  
漠州己酉次和鸞谷庚戌次紫駝岡辛亥次清泉泊  
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濼寧陽侯陳懋等得胡

北征記

寇馬九疋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  
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甲寅次秀水河乙卯次  
玉壘峰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  
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行軍  
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丁巳次凌雲峰戊午次玉沙  
泉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  
時將士皆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次  
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

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次天馬峰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迹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壬戌發河上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

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道  
久矣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  
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  
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  
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  
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  
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  
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  
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

求一粟于滄海可必得邪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  
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于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  
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鏟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而  
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邪上悅遂命班師乙丑  
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于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  
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次蒼玉澗  
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旣未嘗見敵必有怠心  
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戒飭軍中晝

北征記



夜警備常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戊辰次富平川乙巳次長清戊庚午次懷柔旬壬申發懷柔旬次寧遠鎮七月甲戌朔乙亥次廻流灣丙子次清虜鎮丁丑次峭石川戊寅次羣玉峰巳卯次雙清島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辛巳次豐潤屯壬午次長林壑癸未次廣平川甲申次遠安鎮乙酉次通津戊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

于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  
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  
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翠微岡上御  
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  
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領之  
旣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  
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之付託上喜顧  
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灤以旋

言行言

一

十

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  
丑次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  
哨瞭毋忽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  
制辛卯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  
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  
禮含歛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  
輦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馳計皇太  
子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河戍乙未次宣威鎮丙

申次廣漠川丁酉次青楊峽戊戌次聞喜岡己亥次  
白沙河庚子次香泉泊辛丑次通川甸壬寅次武平  
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靈輦  
度開平次雙塔甲辰次威虜城乙巳次西涼亭丙午  
次隰寧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次鵬鸚皇太  
孫奉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  
痛聲徹天地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  
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壬子及郊皇  
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斂

三言

奉納梓宮

十

草  
木  
子  
(四卷)

葉子奇 著



# 目錄

自序

卷之一上(管窺篇).....一

卷之一下(觀物篇).....一〇

卷之二上(原道篇).....二〇

卷之二下(鈎玄篇).....三一

卷之三上(克謹篇).....四〇

卷之三下(雜制篇).....五〇

卷之四上(談藪篇).....六九

卷之四下(雜俎篇).....八一

附錄

正德刻本序(黃衷).....九五

萬曆重刻本序(林有麟).....九六

乾隆重刻本序一(蘇遇龍).....九七



乾隆重刻本序二(齊召南).....	九六
同治重刻本序(潘紹詒).....	九九
快書刻節本草木子題詞(閔景賢).....	一〇〇

# 自序

洪武戊午春。有司以令甲於二月望致祭於城隍神。未祭。羣吏於後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吏懼。浼衆爲之言。別生復言於分臬。予適至學。亦以株連而就逮。幽憂於獄。恐一旦身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實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窮愁而著書。左丘以失明。厥有國語。馬遷以腐刑。厥有史記。是皆因憤難以摅其思志。庶幾託空言存名於天地之間也。園中獨坐。閒而無事。見有舊籤簿爛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卽書之。日積月累。忽然滿卷。然其字畫模糊。略辨而已。及事得釋。歸而續成之。因號曰草木子。萬一後之覽者。篋尊而青黃以文之。未可知也。棄而爲溝中之斷。亦未可知也。容詎必之乎。故語才識之高下。理義之淺深。雖不敢比倫於數子。出於窮愁疾痛而用心則一也。千慮一得。尙期窮理者擇焉。時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蒼龍泉靜齋葉子奇世傑自序。



# 草木子卷之一上

括蒼龍泉葉子奇世傑著

## 管窺篇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洪範五行之生成。以微著爲漸次。蓋以數言之也。水火氣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四行莫不待土以生成焉。其質最大。故居後。蓋土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赤道爲天之腰圍。正當天之闊處。黃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天度本無廣少之分。由渾法分天。而有斜長之處。始分廣少。

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於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則愈高愈清愈勁愈光明而無窮矣。或人見天

裂處。見其霞光閃爍。於此足以知之矣。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乃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爲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麓。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蓋。

天。陽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圓而月則缺也。地。陰宗。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滿而火則伏也。

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散。此二者所以生萬物死萬物之大端也。

包含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

天南爲陽。北爲陰。地北爲陽。南爲陰。對待之理也。山以南爲陽。北爲陰。水以北爲陽。南爲陰。亦對待之理也。

天動而無靜。互古互今無息也。地靜而無動。亦互古互今無息也。此天地之道。所以爲物不二也。及其生物益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不測焉。

空卽天也。自地而上。無非空也。卽天也。地間亦有動時。亦氣動之耳。

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康節之言盡之矣。

天道不以理言。則歸於幻妄耳。

天之生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而世之善雕刻者莫能及。此其所以爲妙也。

天地得其位。則萬物莫不循其常也。一或有失。則爲災爲妖爲亂矣。

天裂時。火光現。陽精之極也。地裂時。泉水溢。陰精之盛也。

天爲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故水土在下。

地爲陰。故火隱而不現。擊石有火。至剛而後生也。兩木相擊則火。至動而後生也。剛動皆陽也。

有形無聲。木石也。有聲無形。雷霆也。有形有聲。人物也。無形無聲。鬼神也。

冬屬水。而一陽已生於冬。夏屬火。而一陰已生於夏。此水火之所以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陰陽

始生之月。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

生水。亦一說也。

水生於北方陰位。而陽已生。火生於南方陽位。而陰已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於陽方陽時。金生

於陰方陰時。而陰陽無所生。故金木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內明。照影在內。陽施而陰受之理也。月亦受光於日而含內影。而照物

亦影在外者。光盛於金水也。

火。陽根陰。離中虛也。水。陰根陽。坎中滿也。於卦象亦可見也。

火外明而內暗。根陰也。水外暗而內明。根陽也。二物之象。亦可見也。

聖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純乎氣者也。而無所雜。故各以坎離一卦配。金木土有陰陽剛柔之質。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剛金。兌柔金。震陽木。巽陰木。艮高土。坤卑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理也。

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竊料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闕虛。想卽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之。其分數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虧之分。正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或少或多。所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闕虛之精大。故食時辰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惟其常。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卽取此義。

列宿所以定經天之體。七曜所以布四時之政。

彗孛之生。在東則西指。在西則東指。由其從日生也。此其常。又有東西偏掃者。又其變也。

太白。史或書晝見。或書經天。蓋已時當丙位。則爲經天。以其當君禍尤大也。其餘方位。則止書晝見也。

康節邵子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而半不見。尊卑之等也。天爲父。日爲子。是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爲夫。月爲婦。是以日東生而月西出也。可謂因象而及理矣。

列星之爲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變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節言土石而不言木金。蓋木乃土之華。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節皆以體數言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吹噴噓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風露能生物。亦能殺物。順陰陽之氣也。

風。揚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可見。

邵子推雨風霧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溫。火風熱。土風和。

石風冽。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水雷盪。火雷毓。土雷連。石雷震。



五星在天。高則景小。低則景大。素問云然。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日在地上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地寒而井水溫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

日小。遠人也。

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當熱而尙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漸暖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申未熱逾於午者。陽尤積盛故也。

廣海冬熱。由冬日南行。正當戴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夏日雖北行。朔地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觀之。南北寒熱。亦由於日也。

日爲衆陽之宗。故其暖熱之氣。皆出乎日也。涼寒則日氣之不及處爾。日漸長故暖。日極長則熱矣。日漸短故涼。日極短則寒矣。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斯熱。涼則陰氣之盛也。而極則斯寒。

陰脅陽而爲菴。沴氣也。陰凝而未盡勝陽。則爲霰。正氣也。是以春秋書雹而不書霰。以人事驗之。沸湯以器密盛之。沈於寒泉則冰。此菴之理。雪積而日炙之。先必爲後。此霰之理也。

康節云。世有溫泉而無涼火。蓋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此說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

有涼火也。

山川之氣。積爲列星。光芒輝煥。精之盛也。精耗神竭。於是乎有隕星。

星自天橫飛而過則爲流。自下復上則爲奔。自上而下則爲隕。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脈絕也。山崩。地脈絕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爲災。海水不潮。亦水脈絕也。

海潮。天理之喘息也。天有晝夜。故潮有潮汐。隨月進退。從其類也。

晝長則多熱。晝短則多寒。寒熱進退。皆由於日也。月滿則潮盛。月虧則潮衰。潮汐進退。皆由於月也。

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爾。陽氣不及之處則爲陰。觀之姤復之理可見。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二十八宿。萬古不移。所以定天之體。而分十二宮也。日一月而徧一宮。月一月而徧十三宮。而復追及於日。而成一月也。

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而遲疾不由日而回輪也。五星却因日而有遲留伏逆。

日與天會爲歲。月與日會爲月。日行地盤一位爲時。至於刻乃曆家自細分之耳。每時刻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三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午中分天運。蓋子初四刻猶屬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算也。白銅漏刻之於籤。故有刻之名也。

歲。日與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日與度會法也。時。日與辰會法也。故時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歲有三百六十。

晦朔弦望。皆因於日也。晦。月與日會。全無光也。朔。會而復蘇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則相對。相去四分天之二也。

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氣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各爲三百六十也。

氣盈於三百六十五。朔虛於三百五十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而特餘三時爾。是爲一章也。七十六年爲一節。凡爲四章。四三二一。是合三時之數。復得全日。一關十二時爲一日。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節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關爲三時。以九百四十關爲一日。是以合四章而爲一節。故四三二一。而朔亦無餘分也。

歲。日與天會之法也。以節氣爲定。年。月與日會之法也。以朔望爲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有後先也。交於立春。

時有春夏秋冬。風有東西南北。是亦風氣一周而成一歲也。然恆風不應而有休廢之氣。是則時政之失而廢天常也。於是而有風角之占焉。

歲差法。見天道自古及今。日漸不同也。曆家但拘常而推。所以誤焉。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元曆一得之矣。

# 草木子卷之一下

## 觀物篇

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目耳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工。或幾於熄矣。故色爲之目。聲爲之耳。香爲之鼻。味爲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人則得其正者也。物則偏焉。此其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穢。鴟鴞嗜鼠。麋鹿食藜。螂蛆甘帶。數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也。

物之偏者。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雖雄有別豺獺報本是也。然人稟其氣之濁且塞者。則亦有偏者也。惟聖賢則全。

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猿猴四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突而在下。

邵子曰。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陰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善乎素問之言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大小。數有遠近。蓋謂此也。動物本諸天而體則溫。植物本諸地而體則冷。陰陽之謂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化。氣止則化滅。亦指動植之物而言之。啓玄子皆以爲人血氣之變。殊失其旨矣。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大抵草木之性情。不如禽獸之性情。禽獸之性情。不如人之性情。大抵人則女麗而豔。禽則雄綵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此造物爲之制也歟。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物有貴賤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貴於卵生也。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溼生者則不能矣。是陸又貴於溼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爲物益微矣。是溼又貴於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溼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種之異

也。雖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或分而異。不免乎四者之異。欲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學者所當思也。

鱗蟲皆卵生也。獨海鯨胎生。故其爲魚也最巨。

佛氏以胎卵溼化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六者。窮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爲蠶爲蛾時也。若無想是爲蛹爲蟻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乎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蟲。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溼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竅。又其微也。蛤蚌則無目也。益末矣。

蟲魚之子。與草木之子。一生卽千百者。以其爲物至微至賤也。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初未嘗死也。

傳花接果。當接傳之上。則爲是花是果。當接傳之下。或有斷折。及其芽蘖再出。則爲元花元果。

此見造物之主宰處。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謂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香。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濃郁。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生蛆如瓠。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蟲。風族也。故蟲皆由風化。尋常榛栗之類。外殼完固。而蟲已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當由風化使然。

江之水族。如揚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蟹至潯陽則少。鱖魚至鴨欄磯則少。鱣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其理猶鷓鴣不踰濟。貉踰淮而死。當由地氣使然。

世間小蟲。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而手足頭目。動靜食息。無不皆具。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喘蟣之蟲。多蟻生也。翹蛸之物。多水蟲生也。



蟲。風族也。魚。水族也。介蟲。石之族也。是以螺螄多附於石。從其類也。

甲蟲。木之族也。螿。腐草生也。車羊。腐木生也。皆食於草木。而附於草木。亦從其類也。林棲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亦從其類也。

蟾蜍。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氣感各異也。

鱗蟲有蟄。龍蛇是也。羽蟲有蟄。爲燕是也。毛蟲有蟄。黃鼠是也。介蟲有蟄。龜鼈是也。夫蟄物。

又造物減其半功也。故其用不能全。

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於南海崖石之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用手一撈則得。苟其覺知。雖用斧鑿。亦不脫矣。

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則否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浣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馬踠圓爲陽。牛踠拆爲陰。馬之臥也。起則自前足。牛之臥也。起則自後足。

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猶形之於影也。巨於陸者。水中必細。細於陸者。水中必巨。今試推

之。魚。飛鳥類也。鳥翼長。魚尾短。鳥尾長。魚尾短。鳥頭小。魚頭大。餘倣此推之。龍。蝦蟇類也。蟹。蜘蛛類也。蝦。蠶類也。石

蠶。蠶類也。石蠶。蠶類也。龜。甲蟲類也。螺。蚌。胎生類也。蠶。走類也。蛙。蛙。保蟲類也。計

必有海人。嘗聞海賈云。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頗小。登舟而坐。至則戒舟人寂然不動。

少頃復沈水。否則大風翻舟。又大金時。有龍見燕京舊塘深。手託一嬰兒。如少年中官狀。紅袍

玉帶。略無畏怖之容。經三時始沒。由此觀之。水亦有人類也。但幽明相隔。不可相知耳。觀溫

太真牛渚燃犀事。理亦可見。

亦有蟲。予嘗使明視者。鉞而得之。其大不能以半粟也。詳細察之。有嘴動然。有足纖然。有背隆

然。善止善行。且縱且橫。嘗竊計其為蟲也。人之腐革完全也。必非外物能遺之種。因人血氣之

不和。乃化而生焉。及其既生也。能好也。能畏也。能就也。能避也。能飢也。能飽也。能動也。能

靜也。能逸也。能勞也。能吸也。能噓也。八竅之具。神機之用。未始有一之不足者焉。未始有一

之不能者焉。於此可以觀性命之理矣。於此可以觀造化之妙矣。雖然。是其形也。有大小也。是

其理有大小乎。世必有能辨之者。

魚。有骨在內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無者。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蓋水也。草

木之葉。有大者。有小者。有長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圓者。有扁者。有尖者。有翳者。

有花縷者。亦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均含生意也。茲可以求萬物之一原者乎。

草 木 子

鷹鷂能搏鷂雁。而反受逐於鷂鷂。非其力不及也。智不及也。崖鷂能搏鷂鷂。而不能得飛鷂。非其飛不能及也。不能頡頏也。由此觀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獨以力也。

物有相資以生者。瓊瑤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目蝦也。

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膻。故香可通關。鹿之異以角。又獨皮裹而可捕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鯨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鞘。鱗角鳳翥也。其異以膠。可以續斷絃。以至象以牙。翠以羽。魚以魷。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也。故聖人之生也。得五行秀中之至秀者焉。其必有異於人也歟。

有物命。二物一命也。有國命。萬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萬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此聞之莆陽鄭先生厚云。

或問之草木子曰。物固有知乎。曰。有之。知乎知。不知乎不知。曰。物固有能乎。曰。有之。能乎能。不能乎不能。曰。物固有知而不能。能而不知者乎。曰。有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固嘗知文章矣。痿者無以與乎康莊之途。固嘗知康莊矣。曰。固有知而不可得而知。能而不可得而能者乎。曰。有之也。且之知也。之能也。知者不自能知也。有知知。能者不自能能也。有能能。

蓋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可以意授。不可以言傳也。

水魚不瞑。土蟲不息。

雁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鸞燕蛇蛙。順陰陽而出入。

鱗浮水面。鮪沈水底。鯽游水中。

有雌而無雄。其名大腰。龜鼈是也。有雄而無雌。其名細腰。蜂螿是也。

物往可齊乎。曰不可也。曰何也。子獨不見乎。物有直行者。狗馬是也。有曲行者。蛇蚓是也。有橫行者。郭索是也。有却行者。夔躡是也。有兩頭行者。率然是也。有屈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動其脊腹。縮縮循行者。喘蟻之蟲是也。是固然矣。聞以有翼飛者矣。得非鷹鷂乎。聞以有翼而不飛者矣。得非鴨鵝乎。未聞以無翼飛者焉。然亦有之。龍與滕蛇是也。是其形既異。不能不與之變。豈非形動而天隨者乎。之諸蟲也又何如。

夫物之植者有然乎。曰。有之。有有葉有枝者。松柏是也。有有葉無枝者。荷芡是也。有無葉有枝者。木賊是也。有無葉無枝者。豨苓茯苓馬勃是也。不獨此也。固亦有有花有實者。有如桃李乎。亦有有花無實者。有如菊萱乎。亦有無花無實者。有如蕨薇乎。然則豈無有實而無花者焉。固有其物也。且此物也。可以衣被生靈。有大功於天下。獨與羣物異也。而人莫得而知之。蚤蚤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人至靈也。天地生之以食萬物。雖然。人能食物。又能理物。故可

與天地參焉。中泠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沈香遇水卽沈。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剛鑽可以鑽石。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必有異乎物。以此推之。物之精者。水有。金有。木有。石有。物既皆有之。人獨無乎哉。人之精也者。聖人也。鶴糞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可以和墨寫字入石。蟾酥可以潤玉可割。是皆氣物之相感制。

飛之至高者。鶴也。鵠也。天鵝也。鷹鷂也。餘皆下風也。

萬物既生。如是形矣。其爲技也。有不待教而後能。且鳥也。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變聲。啄木舌端有棘鍼。故善取蠹。鸚鵡舌似人。故能言。一受其成形。故不待教而後能。

妙矣哉。造物之生羣動也。隨大隨小。無不各自取足焉。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螳螂。四十足也。螭。百足也。帶。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爲有。少者不見其爲無。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

驕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

牛觝角。馬踈鬣。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莊子盡歸之人。非也。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此土者。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

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閒。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 草木子卷之二上

##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爲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乾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重咸恆。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尙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筮。卜書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春秋書日有食之。綱目止書日食。從省文也。

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熹合矣。

大抵樂惟取其和。後世樂多悲壯。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禮樂情文之盛哉。

古人定律呂以考中聲。迄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近。若今道家金鐘玉磬及琴笙塤箎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協其聲。使與草木之類毋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祥致荒。而甘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胡樂也。聲皆宏大雄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詞且因今之曲調。而諸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意善。則得矣。毋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胡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卽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樂。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爲失。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也。妖聲豔辭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



之確論也。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真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大義絕之。夫人得而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莽大夫揚雄死。所以病揚子也。然爲莽大夫者不知其幾。不書。又所以因貶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統也。書晉處士陶潛卒。特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爲武三思所殺。譏五王之失刑也。書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雨。蓋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

也。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雖各因其材而篤焉。正夫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貫也。然

仁乃仁體之一歟。

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

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放之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

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考諸三

王。建諸天塹。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字可通之理也。若

謂克己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齋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闕。讀之。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

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逍遙脫灑處。又曰。卽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滯礙。

說文以步戌爲歲。此附會秦以建亥爲水正之說也。然實非也。歲自當以夏時爲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逆推其功夫之端緒。七后字。所以順推其效驗之次序。

格物是覺夢關。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三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和。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傳心之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既誠。自無私邪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懼好惡等意思。留滯

三 在心而不能察。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爲說。蓋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其要在於絜矩。則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書。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費隱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事萬物之理。知是證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亙古亙今。不遷不變。常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存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時。遏人欲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天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

大夫有一家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之言之。費隱又以人物象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是。呀。其妙矣乎。

中對和。則中爲靜而和爲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對庸。則庸爲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並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費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驗顯。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後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

人之爲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國。已慮其絕人倫。去人事。始謂之辯道矣。其慮可不謂遠已乎。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賈之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屬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先。是子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當也。

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至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爲。

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之。是聖人猶與天爲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默契焉。是聖人與天爲一。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自累。則卑乎其污矣。故不高明。祖述憲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穹壤。

如天淵尙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尙與天爲二。其天淵更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爲一。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滅却春。蓋言浩然是無虧欠時也。

慾是不能集義。剛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太過。忘是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時。

高不可撻。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體統言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爲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虛之極。無爲。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相繼。吾以觀其始。正其命。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噓呵呼。天地是大萬物。萬物是小天地。

地冲氣。所以能生萬物也。冲氣所以爲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

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爲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欲盡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

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爲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爲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爲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二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略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或者指游魂之變爲輪迴。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心禦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

橫浦之學。以覺爲性。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是止認智爲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於私欲未爲病。纔涉於思。卽是害事。全似告子。

臨川之學。分心跡爲內外。內面是精。外面是粗。故託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

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羣言。純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學。以漢唐皆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學。其視紫陽。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正道也。可謂步則步者矣。

許魯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劉靜修次之。

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氣。性善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爲善者僞也。杞柳栝櫨之喻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之說也。達摩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哉善哉。蓋贊歎之辭。卽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說性有二品。卽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辨。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楊。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鼎鑪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化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也。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滅無生爲說。老氏貪生。故每以返老還童爲說。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爲至爾。

# 草木子卷之二下

## 鉤玄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

陳希夷玉鑰匙白法。卽周易圓圍之象也。以二至而爲之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姤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日。

司馬溫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一爲原。川爲爻。川爲本。川爲鑿。厠爲基。具五生數也。以下爲委。刀爲焱。爪爲末。厠爲雙。厠爲冢。具五成數也。以吉凶咸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

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

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大經也。

霖雨旣霽。閒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齏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爲鎔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忽然爲人兮。又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羽蟲化爲甲蟲也。田鼠化爲鴽。是毛蟲化爲羽蟲也。松樹化爲老人。無情化爲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爲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牛哀化爲虎。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爲龜。沒於深

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亡入於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蛇一猛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爲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爲女道士。有男子生子。麋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修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德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爲最。昭烈次之。光武唐太宗。伯仲間耳。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蓋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矣。語尤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

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如崩也。

祥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王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修而得司馬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閒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加賦於民。欺矣哉。

仁人之誑。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與。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

玩是思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滄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以出於自然者爲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爲富。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卽浩然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卽行有不慊於心則綏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爲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擬應遂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色聲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爲三。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籐則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無若有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鋤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打地斷尾時如何。曰。未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己。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

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內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  
意。

盜賊至爲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爲盜。則勃然而怒。可見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  
是之謂風土。

冬至用陽遁。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遁。逆行九宮。從天道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二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  
法也。

曆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干  
四維配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之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  
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太陰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剋制化定人壽。凶壽夭。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爲二十八星。禽如虎。則配豹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剋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於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略。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誣民。於斯爲盛。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卽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卽六白。休卽一白。生卽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剋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鬪伏降刑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爲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稔。便有爲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

莊子曰。雞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尿溺。每況愈下。蓋以道無乎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大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精。

鷓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有時而貴。不見當亂之世。金章紫綬。照耀奴臺之軀乎。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摩說出能作能用。卽是佛性。此卽教外別傳。更無別旨。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爲。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以寂滅爲樂也。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爲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爲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爲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

以四大爲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爲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只一悟爲功。如曰隨緣放蕩。任性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佐据。禪師無撈摸。

達摩曰。作用是性。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物之理者。始足語之。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數。乃數分算分計分喻分也。

# 草木子卷之二上

## 克謹篇

貢禹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此造室太大之占也。必凶。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也。歲欲苦。苦草先生。也。歲若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

也。歲欲雨。雨草先生。也。歲欲病。病草先生。也。歲欲流。流草先生。也。

秦苻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遊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鎗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

忽失二認旗。其後兵皆敗衄。

至正未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省臺上。蓋鱗介失所之象也。卒爲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遷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冀稍潤其土。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易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土地悠長。尙有興衰之運。地理也。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嘗不相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闕於塗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淪死者。如是累月。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荊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豬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六年。當天下正昇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

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後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宗廟久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嘯。其後海寇方國珍據海爲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內民家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繭。大如數石瓊。蓋亦倮蟲之孽。爲兵之兆也。

鄆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蠶三十箔。其蠶忽變。萬蠶合併爲千。千化爲百。百化爲十。十化爲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條。計重一十五斤。當時以爲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治兵相攻。屠翦其村。石氏遂滅。蓋倮蟲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蠶將老。蠶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爲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插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其後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漠之旁。其後卒因河決。聚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溫。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咬破視其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庚寅以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十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毛會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髮須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大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間。貶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傾仄如倒狀。天光其戒。卒不之悟。悲夫。元朝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閭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鍼。湖廣民家門戶柱壁之間。有粉痕如鍼樣無數。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克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鬧潮。不鬧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時江淮羣寇起。張九四據高郵。韓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蟹子陳友諒亂漢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讒。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爲矣。後亞麻慮脫脫再入相。矯詔酖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始杖而貶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竭。

甲午春。大風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羣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其爲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洛陽有大星隕地。滾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鷄二形。一邊毛羽純雉。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蟲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

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躓。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王妃主子女皆爲所擄。其後諸子皆爲所殺。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

丁酉夏六月。温州沒千餘家。

至正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墜盪。

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之。已知宋室將亂。況元京離洛陽尤遠。非南方之鳥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天數也。

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己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鑪上立。後多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苦寒出非其時。此變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證。後龍鳳年間。多選良家子弟爲湖務閒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雨雹。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丞相李羅稱兵犯闕。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雍吉刺所生幼子。高麗後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李羅。太子復位。雍吉刺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羣臣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耶。上曰。傳云。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羣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卽其應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牀。胡椅圓鑪。臺桌。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牀椅鑪桌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實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後又犬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太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復作。徹欽銜璧求活。爲天下笑。卽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沒。

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餓鷓鴣端明殿上。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羣蟻同穴。無故自鬪而死。處處皆積成小堆。其後獨岳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

州死。

庚申帝履位之後。月凡食既者三。其後卒於其身失國。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汎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果而拜。及去。使人覘之。至山洞中。羣猴凡四五百。上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羣猴復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枚。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雞。明皇好鬪雞。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賴姚樞牧菴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姦。而真儒之效。遂有所望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久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病。人相食。遂不能師矣。兼之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捕蝗爲糧。

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卽爲荒雞。祖逖聞雞聲。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卽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衰替。別營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豬爲享禮。豬小腸皆修治。忽迸地如蛇。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間一年。所營小室亦賣。蓋國家將亡而妖孽見。蓋其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舅。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後帝師以國事不振。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飭武備以修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炮。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戡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顏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楊嶼人。慕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路。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卽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旣定。瀕海之民莫不憤之。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李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爲所獲。方拘留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託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旣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旣失。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嶼。嘗有童謠云。楊嶼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爲國宣力。後失望。遂出忿言曰。蔡能爲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爲亂。朝廷屢招國珍爲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爲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爲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初行。尙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爲臘雞。至以相誓詬。蓋臘雞爲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

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爲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胥吝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爲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體履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後盜塞寰區。空名宣勅。遇微功卽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向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嗇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謬哉。嗚呼。爵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豈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後之有天下者可以監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數道勅數十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可爲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卽白見千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田。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幣竄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滯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聚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給。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

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略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卽擒獲。而亂階成矣。反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爲姓。國號宋。改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旣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淮悉爲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闕。王師極力戰守。始退敗。

蘄州盜徐貞一叛。先是蘄陽有彭和尚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及妖彭衆欲爲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反於蘄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省於蘄春。然資性寬縱。權在羣下。徒存空名爾。後其臣僞漢主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沔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衆從爲亂。倪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號。倪爲僞相。用多槩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人下。故多克捷。所至殺害。

擄威順王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爲所殺。荆鄂潭岳黃蘄澧六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州。皆爲所擄。然驕恣不撫其下。後竟爲其下所殺。前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應天象也。嗚呼。區區一盜。使之爲亂以禍天下。而亦內符母夢。上應乾象。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尙居漢川縣。耕稼爲業。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尙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卽躍馬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卽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軍資如山。率爲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旣而西臺以文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脫脫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此其所以敗也。昔楊國忠爲相。任單于仲通爲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琯爲相。用琴士董廷蘭爲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爲相。命門客李復圭爲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暱。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監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征之。中散其兵。兵遂潰。張乃陷平江路。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爲鹽場綱司牙僧。以公鹽挾帶私鹽。並緣

爲姦利。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爲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乙未。張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陝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張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爲盛。

庚子歲。僞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先是。徐雖爲君。權皆在倪蠻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爲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僞漢王。欲舉兵攻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後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專兵爲衛。旣殺倪殺徐。遂謀爲帝。旣敗於建康。復棄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虔吉贛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地益盛。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鄱陽。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



七萬人。兵旣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爲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爲帝。襲位居武昌。改元德壽。臺兵攻圍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旻眼子。僭號稱帝。國號大夏。改元旻。先沔陽人。瞎一目。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爲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旣盡。退居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旻而憤陳之殺逆。竟引兵歸。曰汝能爲帝。我豈不能爲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爲其弟所殺。其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帝。襲位。以其黨戴牌爲冢宰。事皆專之。小旻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同其母俱降。其後母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壽陳少主去高麗。飄然入於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以北。尙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思齊。隴西則張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子開撫軍司以總之。旣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譏王保保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風崩潰。曾無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擣京師。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臺兵稍失利。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李思齊遁。旣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道等皆降。秦隴悉定。頃以皇孫爲崇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府。已酉歲。都督李保保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滯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去。而皇孫就擒。李保保即文忠。

有掌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凡四十餘顆降。上以其不忠。劓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

之類。丞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四州。平之。僞夏吳氏毘子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爲防護。自以爲得親疎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僞詔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故自慢藏於方寇。誨盜於韓寇。獎亂於野先。敗事於答麻。而天下之勢。十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北淮左右皆爲寇壤。城郭丘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李察罕收復河汴。不幸輕信降寇。爲田豐之所虜殺。其子王保保。殺田而代領其衆。糧匱師驕。不相統一。李羅又生內變。稱兵犯闕。謀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藥扶救。猶懼不濟。況復以峻導毒爛齒之哉。縱無外寇。尙且喪亡。況豈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數歲。直至戊申而後失國。亦云幸矣。

# 草木子卷之二下

##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高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陣也。

曆法。斗建。天行也。建除十二位是也。日辰。日行也。角亢二十八宿是也。斗順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以爲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曆之大綱也。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饑象。日測月驗。以與

天合。庶永終無弊。一元

紹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尙未精密。元朝以八十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更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鐘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耳。故古之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黍命於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旣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諱。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后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

痔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昭。改昭穆爲招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進士犯其父。偏名爲諱。昌黎韓文公至爲作諱辨。宋有禮筵。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先請其三代名諱。筵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刊定迴避。然後呈進。及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接談。冀無誤犯。歷代諱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樸。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爲意也。初不害其爲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羣臣之導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諡。初不害其爲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諡法。諡其父兄爲文爲武。特止一字而已。常諡法之行。亦出於公。皆攷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諡以惡。雖孝子慈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時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革諡法。謂子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自居。何則。實出於私己也。漢諡尙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諡。至字最多。至爲無謂。元朝此等皆絕而不爲。及死而始爲之諡。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爲法也。自周立諡。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迺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師潛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十萬錠。濟法憐口站戶之乏。庚申帝下詔曰。有臣如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身殞。此則權臣竊命。

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至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後宮之女以殉埋葬。故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如漢用卽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旣安。多資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宋之問始。

管讀酉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云。天子爲宰相起處則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將軍此三公之官皆然。尙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遼秦君尊臣卑之制。尙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耳。直牛羊爾。三代之時。天子當寧而立。以朝羣臣。未至。偃然以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詔略曰。先王二聖者。非三五之英。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亦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僕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佩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

則公裳。

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欄衫。宋服也。巾環襖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襪褐。其幞頭卓靴。自上至下皆同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鍪之遺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者用渾金線爲納失失。或腰線繡通神欄。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撤蓋。授宣者用褐羅。授勅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鵝其頂。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真人吳閑閑爲宗師留登下。真人邱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慶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



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請非親不舉。非穆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卽用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大夫。太平旣敗。繼用秦王伯顏爲相。卽用其兄子脫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答麻憐詔旣之。遂以答麻爲相。卽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臺省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貓捕鼠畜狗防姦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遠心。旋致敗滅。向使莽操懿溫之倫居之。元之爲元。已不迨順帝而後宗社爲墟也。

元中臺建於大都。西臺建於陝西。南臺建於建康。其餘各道設廉訪司。隸於三臺。每歲之登州縣。糾察官吏。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綏山始。開科爲狀元。自張起巖始。緱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筋篆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勅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爲勅。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勅用織綾。

亦甚簡古而費約。可尙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幹耳朵。及崩卽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幹耳朵。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卽帶皮帽。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奇。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爲后也。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卽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宮者卽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爲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元爲札刺兒氏。太祖與雍吉刺氏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爲帝。汝女長爲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旣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內爲中書省。在外爲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爲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天下爲十三部一百六郡。晉分天下

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分天下爲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由古言總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選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後官宴歲以爲常。車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禪繁縟之禮。欲以震耀古今。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城胡僧八思麻。知緯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書。以七音爲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爲帝師。詔尊之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於京。其墓上天雨寶花。令天下。那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別立譯史。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宗所制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樂。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遂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栲栲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朱纓盛飭美女十六人。爲佛菩薩相而舞。

惟郊天則修大駕而用登。其餘巡行兩都。多用氈車。散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板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一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買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

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貴。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注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油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溢傷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直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爲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一十文爲半錢。二十文爲一錢。三十文爲一錢半。五十文爲二錢半。一百文爲五錢。二百文爲一貫。三百文爲一貫五錢。五百文爲二貫五錢。一貫爲五兩。二貫爲十兩。五箇一貫爲半錠。五箇二貫爲一錠。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煮鹽。至十月結場住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胥吏並緣爲姦。民甚苦之。噉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命富商收市。嘗考歷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榷法。爲牢盆之制。自是歷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費略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賣引。照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卽放行。至賣處收稅。

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噉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卽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製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

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卽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殊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車站。州縣凡十里立一鋪。大事則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

鋪兵傳送。

法酒。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醲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翼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大行山中。辨其真偽。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偽者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液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篋刀。用鐵鑿定鐵造之。價貴於金。實爲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筵席則排桌五蔬五果五按酒。置壺瓶臺盞馬盂於別桌。於兩檯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執盞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平交則平禮。尊者賜卑者。進接盞半跪。退三步全跪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退。盞不敢復還尊者。湯食非五則七。割挈設而散。酒行無算。

挈設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挈設。上賓則用羊背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手後手之類。或鷄則用胸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以衣馬華多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爲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入貢宣和始。葡萄酒答刺吉酒自元朝始。

# 草木子卷之四上

## 談數篇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輕彼之付。而畜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乃乾坤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藝是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於是乎無全功矣。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吝惜。而亦造物所難成。嗚呼悽哉。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談道德者多失之疎。卑談功利者每失之陋。



文科舉其英。武科舉其雄。文武並用。英雄陳力。長世久遠之道也。蓋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網羅收拾。所以制治於未亂。圖難於其易。昧者不知。欲舉而廢之。豈知所以定天下之機哉。觀乎劉靈之於晉。高尚之於唐。可知矣。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北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

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元朝文法漢。歐陽玄亦虞集伯生是也。字學晉。趙孟頫子

鮮于樞伯機是也。詩學唐。楊載弘仲虞集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平仲魯齋先生劉因靜修先生吉是也。亦皆

有所不逮。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宋朝有詩獄。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黃山谷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皆

警語也。又山谷嘗云。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嘗云。杜

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又溫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

亦老之句。月如無恨月長圓。皆頰中的。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於行在。道吾括。約友人鄭達道同祈夢於梓潼廟下。入謁於神。遂擊其鼓。

題詩於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叩動天地。四海五湖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

果中。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於其側。問之曰。你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命詠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笠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洩其事。使人害諸途。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此蓋譏賈相之狹量也。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卽席賦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慚。蓋譏其負宋而降元也。

宋亡。麗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爲寇。欲逼柳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爲非義用。寇怒縊之於松下。宋裔之。柳味道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死於松下。宋會稽諸陵。多廢於楊總統。有林景禧唐玉蟾親自收拾遺骨。改葬於他處。嘗有詩云。昭陵玉匣

走天涯。金粟堆寒幾暮鴉。水向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龍蛇匣。軒轅仍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瑤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吾括林君度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登。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致筆。術者片言。僧家一經一咒。動博千金。文士刳精啞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詞十數首。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闕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梁王登寶位時。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嘗作一詩云。穿了蓑衫便着鞭。一鉤殘月柳梢邊。兩三點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雞鳴茅店客驚眠。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脫脫統兵征淮南。兵甫及高郵。答麻奏天下亂皆由怨脫脫之故。罷脫脫。盜自寧息。上入其說。卽軍中貶之。脫脫釋兵。奉詔赴貶所。兵遂大潰。大率皆歸紅巾。相與爲盜賊。遂

不可復制。答麻復矯詔殺之。答麻與脫脫初無讐恨。但欲謀其相位。杜其再來之路耳。邪臣謀身誤國。遂至於此。未幾。答麻坐配死。或以詩黏國門曰。蝦蟆水上浮。雪雪見日消。定住不開口。汪家奴。只一朝。國事休矣。雪雪。答麻弟也。爲御史大夫。黨兄爲奸。定住。緘默也。汪謂其終日酣飲而已。

韞韞啞御史。春日與一瞽者並馬出遊晉陽。因戲贈以詩。就鞍和袖挽絲韉。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景物。風來應解審笙簧。馬蹏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此作不待吟諷。而知其爲瞽者之詩也。

後至元間。太師竊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爲不軌。貶嶺南。道江西。死於薦福寺。遂殯於是。有人以詩弔之曰。人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爲孝子。九泉無面見先王。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終難及子房。虎視南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蓋其在生。出令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刷馬欲又刷子女。天下騷動。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云。金魚玉帶羅欄扣。卓蓋朱旛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詞。金裝寶劍藏龍口。玉帶紅絨掛虎頭。綠楊影裏驟驊騮。得志秋。名滿鳳凰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

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污狼籍。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爲詩嘲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按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一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秋旻。徘徊出西陸。照耀此甌閩。金波何穆穆。綠枝滿中輪。餘波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豐歲。王政亦已陳。樂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藹然有與民同樂之意。後爲淮西宣慰。守安慶孤城六年。上下援絕。淮寇益熾。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於池。妻子亦同死。贈淮南行省右丞。進平章政事。諡文貞公。其先河西人。伊吾兒氏。

程雪樓爲閩守。任滿歸。民有獻箭旗者以百數。公於內取其一聯云。閩中有雪方爲貴。天下無樓如此高。曹雪齋有婦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絕似董妖嬈。家住閩門第二橋。不肯隨人過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簫。造語頗工。

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驛中有滿江紅詞云。太液芙蓉。全不似舊時顏色。常記春風雨露。玉階金闕。名播椒蘭妃后裏。歡承笑語君王側。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銅駝恨。何堪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轉關山月。

問姮娥垂顧肯相容。從圓缺。中原士人多誦之。但惜末句欠爾。

處之龍泉縣飛溪季君問妻萬氏。守節不再適。詠枕上繡梅詩曰。灑灑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妾心正欲同貞白。枕上殷勤繡一枝。至正己未。青田寇侵浦城西北隅。徐嗣元女爲所掠。嘗作詩曰。萬水千山去路賒。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絕頂重逢嶺。渡水尤深又復涯。雁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遙望鄉關處。雲下峯前是我家。此詩寫其顛沛流離之狀。語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嶧縣清風嶺。婦乃嚙指出血。題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行珠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今夜清風江上月。存亡二字苦哀哉。寫畢。遂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猶可讀。至治間。官爲之立廟以旌之。永嘉五峯李孝光爲之記。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爲兵所掠。裂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沈弱質。月明誰與弔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書畢卽投於江而死。吁。誠可尙已。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敖城曠家婦爲盜所得。欲妻掠之。婦乃先刃其子。題詩於壁。亦自

盡。聞者哀之。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怎肯墮風塵。孤兒未必從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要見骨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呼烈哉。

紹興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王伯顏亂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獲已。嫁之。及定情之夕。題一詩於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花似柳。父母逼勒成親。只得歡喜忍受。自小六根清淨。如何一夜弄醜。洞房花燭休休。清風明月皎皎。既寫。擲筆而逝。鄉里稱異焉。

近時有一婦人姓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嘗寄外兄弟一詩曰。山之高。月之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採苦採苦。於山之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堅。我操冰霜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千里相思共明月。二詩美則美矣。未免桑間濮上之音爾。

姚牧菴學士致仕於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於上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過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傳誦以爲笑。姚公名鏞。字希聲。

虞伯生學士幼年過荊門酒樓。題詩於壁曰。連十八書。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

區。劍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當時皆以爲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蜜爾沙求仙詩云。刀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月在天。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值。因戲題於壁曰。西風裊裊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湊。寵賚山積。後知其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爲閩省理問所吏。嘗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逾月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之後。子晉爲其問所除。有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說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時其父已卒。果丁憂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金甲霜寒十載秋。喪師蹙國盡虛謀。西風不作封侯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贈胡參軍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寧。爲參政陳友定所擒。死於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處州龍泉縣。嘗有一僧獻一楮衾。井上以詩曰。寒泉瀉出剡溪藤。白勝秋霜冷若冰。願比一簾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大喜。因與之宴。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聞



其曲韻悠揚。因窺之。乃一老婢。天顰滿面。醜不可狀。因再作一詩云。隔壁時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一見翻成恨。元出盧仝處士家。

杭州徑山寺僧至慧。銖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剃髮鬢髭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許看。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信道元同齋食葷。道元請渠南賦葷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丁。只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聞者絕倒。

洛陽買元禮嘗誦一士人詠手詩曰。一睡功名在目前。豈期搏虎奮空拳。文章誤我終投筆。志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鰲須有日。碧霄攀鳳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蒼生解倒懸。語甚警拔。胡仲因在番陽。參恩寧普參政軍事時。嘗降箕仙。問以時事。有韓湘子來臨。題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撼八荒。虎豹在關天浩渺。豺狼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焉能及盛唐。堪笑湖山山上客。紅塵兩脚爲誰忙。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餘。嘗肩擔而行。至正間來遊雁蕩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爲母之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別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

李輔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姪隨侍不去。亦被殺。先城未陷時。嘗有詩云。彌勒何神孕禍胎。颺颺動地起風埃。烟銷郡國民生苦。血染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幾時來。石田也有藍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泉。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烟開。月色照綵服。

危太樸學士與范德機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亦近似也。

元將亡。都下有罵玉郎曲。極其淫泆之狀。蓋桑間濮上之風。居變風之極也。聖上有佳句云。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深得詩趣。

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真儲君之詩也。

國朝初。朱張二萬戶以通海運功。上寵之。詔賜鈔印。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於京。有僧以詩弔之曰。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雙雙燕子飛。

李公紀字仲修。號素行。齋曰棲白。晚年得薦於朝。選授應天府治中。階奉議大夫。曾作詩云。五

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予謂不回不若未回。不回恐成詩讖。後果然。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聖書。

昔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相歸。家人莫不怪之。及入門升堂。抄登曉從皆具。子婦羅拜畢。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莫不怪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元亂之初。處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僕上馮公嶺。暑甚。浴於溪次。忽見所亡薛氏子。戎衣躍馬帶徒而來。遙呼其名。僕甚訝之。語卒。囑曰。汝歸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爲西帝築建德城。遂引徒從而去。時國家初得嚴州。又杭州士人久已卒。忘其名。其友於市遇之語。戒以勿泄。且言當今皆是我輩人。汝不信。請試看。卽以袖掩其面。潛見滿市皆無頭帶刀傷血淋漓之徒。遂贈以錢而別。又淮東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經泰安州。見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遙相認。聚話且留宿食。臨別贈以行資。一一物皆世所有者。雖失記其名字。殆與史相之事相類。其亦陽微陰盛之兆。所以鬼盛與人同也。後元亦亡。

# 草木子卷之四下

## 雜俎篇

古之聖賢立心。至公無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祿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其所以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聞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爲己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豈能屯齊吝賞。久蔽於漢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亂繼踵。而爵祿皆歸中原之人。蓋禍福乘除。其數然也。由是觀之。人謀豈能奪天造哉。執若均平天施。無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賢是使。譬之水釋。使百川分流。則大有所濟。小有所泄。滔滔汨汨。庶爲悠久。若使壅併防遏。蓄而不洩。及其潰決。小則爲災。大則致敗。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

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句追曰賚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爲何事也。

元初法度猶明。尙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豈不信夫。

仕途自木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臺外。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不過粉飾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使然耶。何唐宋不倖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太樸。江西人。游京師。專以倡鳴科舉無人才爲說。以聳動觀聽。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居也。及夷考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亂。能死節者。惟彭城張桓安慶余闕江州李穡燕京陳子山。皆舉人也。危是時已累位至參政。獨首鼠皈降。上以其失節。屢辱之。決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嗚呼。科目雖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豈盡如或人之言也。時人監此。則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開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識字。使之爲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日子。七字鈎不從右七而從左十轉。見者爲

笑。立法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昔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法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蓋由其所曉以通之。深得納約自牖之義。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尙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於唐季。至李克用遂有太原之地。至阿保機起於木葉山。其勢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晉石敬瑭關南燕門幽燕十六州之獻。遂據之而建國。曰大遼。其勢與大宋並矣。其後金興。遂亡遼而逐宋。據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宋。自混一六合百有餘年。而後江南得國。蓋自朱邪赤心始盛。至於元亡。首尾將五百餘年。此天運興衰之一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之謂也。豈徒然哉。

達達卽韃靼。耶律卽契丹。大金卽完顏氏。生達達自虎林田地來。其性至實。無一毫之僞。而上天以宇宙畀之。而不畀之他部族。其故何哉。豈不以其極誠而无妄也。極誠而无妄。聖賢傳心之學也。

初。元世祖命劉太保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曰。

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師有功。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思爲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爲授記。藉地以髮。摩頂以足。代馬孥子以脊。極其卑賤。及其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國家之命。豈知曆數不可虛違。福祿爲彼之妄得。改歆爲秀。徒禍其身。豈其然哉。

世祖生子口啞。卽裕宗。及壯。當有室。使其遊都市。使擇其意之所可者爲妻。獨指一屠人婦。世祖卽爲娶之。迺妲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鞠。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淡然無欲。秘耀含靈。真積力久。氣血精華。結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獨存。

聖燈。名山大者往往皆有之。世人多歸之佛氏之神。如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蘭州天光觀。

衡山聖燈巖。匡廬之神燈巖。明州天童山。高麗之太白山數處。聖燈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爲光怪耳。

山發白銀亦有光。人跡其光而求之。多見鑿脈。

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況名山爲寶藏與焉之所。豈獨無光怪焉。

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生丹砂。則光如紅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前古黃金。如王莽末年。省中尙有六十餘萬斤。後世黃金絕少。由其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

玉爲寶中至貴。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則髓也。金。筋也。石。骨也。水。血脈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頭也。澤。腹也。蓋髓爲一身元氣。所以爲至貴也。故君子比德於玉。行則必佩。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艾是也。其同則膾炙也。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漣。謂之渾脫。打捕鷹坊萬戶府。歲用餵養肉三十餘萬斤。

海東青。鵠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頭鵝者。元朝官裏賞鈔五十錠。



葡萄。漢張騫使西域。中國始有種。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

剛叔王先生出葡萄二顆。各食一顆。先生曰。千顆如一顆。予曰。萬年如今年。王則因此而識彼。予則因往而知來。

或問曰。日生月落。古今異乎。曰。同也。雲白山青。古今異乎。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異乎。曰。同也。天同也。地同也。人同也。人寓形於天壤之間。特須臾耳。宜流浪大化之中。以順其同焉可也。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脈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僵。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癩。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匏瓠牛踐苗則子苦。

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塚井間氣。夏秋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酒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燈螻短狐。踏影。蠹皆中人。古人辟影爲此。

畫彩佛像。鑠目放光。或言會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光。畫神鬼目隨人轉。點眸極正則爾。北魏崔劼曰。鷓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預。可謂獸之一短。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飲吞者入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煎。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蜩屬卻行。蜻屬紆行。蜻切屬注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蟋蟀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鳳骨黑。雌雄夕旦鳴各異。其雄聲。其雌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嬖。止鳴曰提扶。麒麟吐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鼈無耳爲守神。

虎五指爲羆。

魚三千斤爲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二寸。名珠毛。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江南無狼馬。朱提以南無鳩鵲。

鷓楚鳩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蟆。

蝦蟆無腸。

龜腸屬於頭。

蝌蚪尾脫則足生。

鳥獸未孕者爲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主。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鶴影抱。蝦蟆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唐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惟其四指齊分。凡鳥下臉。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夜行遊女。惡鳥也。夜飛晝隱如鬼神。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毛落衣中。當落水中爲祟。或以血點其衣爲瘕。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背有十頭。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時。有聲如刀車鳴。訓狐。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聲。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鍼。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惡聞大聲。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有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象孕五歲始生。虎鬚治齒。齒痛。拔插齒間即愈。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能役鬼解衣。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騊馬六尺。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毒。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膺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

病。旋毛在珠泉無毒。瞎亂觸人銜鳥。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鳩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聲。諸竅皆沸。睛中筋大。如鴨卵。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則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髮。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制。取得鯉魚卽宜放。賣者杖六十。

石斑魚好與蛇交。

蟹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雄者少肉。蟹十二足。殼可爲冠。尾可爲小如意也。瑤瑁。蟲不再交者。虎駕與瑤瑁也。

鮫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如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蚌當雷聲則瘞。一曰

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宛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風喙膠也。

蟾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勝。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解一名鬮。非魚非蛟。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相傳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卽江豚也。

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擗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惟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數丸形似螿蟻。競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

顯當巢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扞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隱可尋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玄宗詔南方取冷蛇數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度古似書帶。色類蛭。長二尺餘。首如鎌。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繩。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蠶。

蚌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蝗或言魚子變。近之矣。食穀爲災。由部吏侵漁百姓所致。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蠶。五蠶松。皮不鱗。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口莖。死曰箝。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爲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節。

木蘭去皮不死。荆木心方。

豆以二七爲候。粟累十二爲寸。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赤白樗。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辨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沈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

爲枕。不裂。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半寸。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向。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萎其子於葉中。

蔓接出海南。苗長四五尺。莖細如筋。葉似葢葉。子似桑椹。瓦松土木。氣洩則生。博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生於久屋之瓦。又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惡麝。一或該之。一蒂不實。

菱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

金盞一名無義草。花葉不相見。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蜈蚣狀若蜈蚣管蝦。

鵝鵝。鵝鵝厭火。孔雀辟惡。

烏賊魚墨汁。爲書如淡墨。有爲僞券以誑人者。當知之。經年墨消。

二至前後。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猶鐵炭



低昂可信也。蓋以鐵易土鬻。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爾。

燦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

竿影。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惑起。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斯必大費。過恣必多亡。失乎中之道也。

人生平能懲忿窒欲。心氣沖和。葷酒不昏。情氣不亂。故久而血白也。

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忠厚之道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者。反是。

大抵知是非少計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計是非者。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漢末三互法。拘忌至姻聯。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管災肆赦。怙終賊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 附錄

## 正德刻本序

言所由以立。學必擇而文。有經苟離。夫道焉斯弊矣。道無弊也。弊必自諸子。老聃弊道德。揚子雲弊易。王通弊經。楊墨弊君父。荀卿弊性。韓退之儒者也。其稱孔墨相用弊。孔子記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涼於德者。肆言愈繁。而離道愈力。支流蔓說。浸淫軋競。罔趨之而固離之。蠱於心者眩其色。大抵然也。龍泉葉先生世傑。營道於古而役志也微。仕爲巴陵簿。不以毀觚涉世。棄歸其鄉。著書數萬言。觀天之文與地之法。鬼神屈伸之故。禮樂明備之體。陰陽順逆之度。天人交與之徵。卉木蟲魚之候。器象沿革之制。農圃術技之末。幽幻玄怪之迹。窮格委巷謠歌之語。冥搜蹟摛。區物而辨才。綜百家之芬類。列九域之風習。水壤而木栝之。畢屬夫燦然之道。蓋君子黜浮斂慾。勤以知服。擇之審而經是程。宜不猥以詞勝。噫。德其可占矣。昔長統憤而昌言作。王符隱而論次成。抑先生自序。願有慕於虞卿之爲者。無謂云乎哉。舊篇二十有二。今約爲八。凡四卷。先生別號草木子。編因名焉。裔孫溥。以南司諫出牧福州。旣卓樹其風聲。將昭厥先

美。憲於有永。乃付梓工。而委子序其端。吾聞古之王者。欲知里巷風俗瑣細之言。於是乎有稗官之紀。王充譏論衡。蔡邕私爲談助。富禁之辯。而國盛異人。先生之惠流矣。正德丙子夏四月既望。鐵橋道人南海黃衷序。

## 萬曆重刻本序

余時繙閱往籍。見稱引草木子者。詞簡而理當。旨玄而味雋。知爲勝國時人。而不知其姓名里族。又不得盡讀其書。每以爲恨。丙午夏日。抱痾園居。龍臺俞丈手是編示余。余喜不寐。據梧讀不休。其爲書雖不饒。願上自瓊衡堪輿。下至醫卜農圃昆蟲卉木。亡不探玄奧。析精微。發前人之所未發。可以證經補史。子產所謂博物之君子非耶。世之學者。高談性命。至耳目所覩記。反弗得其梗槩。往往以不屑藉口。夫聖門修齊治平。不能外格致。仲尼亦言多識禽獸草木之名。夫禽獸草木。格致中事也。格致卽道學也。自夫逃之玄虛而世無實學矣。奈何以此疵草木子也。元人以夷狄入中國。其典章文物。亦不足道。第一代正統。旁無可繫。葉公居元之世。爲元之人。舍元事其誰談乎。且元事無所考見。一時作史者博採野記以修實錄。又可以道元鄙哉。余故敍而刻之。以爲博雅者之一助云。茸城後學林有麟撰。

# 乾隆重刻本序一

世傑葉先生著述甚富。草木子四卷。裔孫方伯名溥者明正德年鏤板行世。黃鐵橋之序。尙矣。庚辰冬。遇龍宰龍泉。既訪無嫡嗣。其太玄本旨本草節要等書亦不存。久之始得草木子殘篇。非朱太史竹垞表之。世烏知有葉子哉。嗚呼。葉子學問極博。功歸主靜。黃朱二公備述之。愚何贊。三復之下。魚豕未全校正。謹闕以付梓。俟高明焉。獨怪草木子與郁離子同郡。龍門子同時。而顯晦迥別。天將各有位置焉。而非人所能知也。使草木子參贊樞密。新一朝之典制。措施當不讓郁離子。卽不然。珥筆翰苑。纂修元史。必不至斷爛朝報。又豈亞龍門子乎。天胡然使黯淡空山而徒成一家言也。草木子說理透宗。多發先儒未發之精蘊。至論元時得失。綱舉目張。直追朱子。且其立言更有難者。目擊洪武之嚴刑。及一切授時作樂。深慨於中。而勝國遺規。誰鑒誰因。寓小雅之思於簡端。迄今可覆而按也。竊嘗歎著述之弊有二。非忿世則自矜。其原生於孺吝。雖莊列尙不免。況餘子乎。而草木子曾有是乎。然則天盍不使其見用於當時而留有用於百世。又非郁離龍門二子所得專美於浙東也。龍邑夙產名賢。水心味道二葉子俱徒永嘉。世欲識其山雄水秀。且觀草木子。然而草木子深遠矣。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清和月。知龍泉縣事關中後學蘇遇龍德水

敬題。

## 乾隆重刻本序二

草木子八篇。明初龍泉葉靜齋先生著。先生事實今載明史儒林。其書博大精深。能括天地人物古今載籍之奧而洞其源。於學術政治制度風規是非得失。確有至理。法戒炳然。爲兩漢後成一家言所罕及。先生碩學奇才。固與章三益葉景淵胡仲淵季彥文輩同學於大儒王綱叔稱高第弟子者也。士每患遇非其時。雖抱負非常。卒不爲當世用。又或生非其地。聲名不彰。乃適當明祖開基。風虎雲龍。策力羣萃。用賢惟恐不及。最重曰四先生。括者實居其三。同門士聯袂升庸。文武惟其所用。幾與河汾比盛。而先生僅得巴陵一簿。無罪放黜。以終其身。著數萬言。猶自謂與草木同腐。悲夫。天生此碩學奇才於用賢之時。多賢之地。而亦究一無所展。豈非命乎。先生知命自安。以廉節觀物爲後學開格物窮理盡心知性之坦途。以濂溪主靜爲自昔聖功悟一本萬殊人道天道之根柢。其著書由窮愁起而實不爲窮愁剋。眞君子儒也。身爲君子儒。又何論遇不遇哉。是書刻於正德丙子。有黃鐵橋序。歲久板失。今賢令蘇君德水手校定。序以付梓。後學讀二序則思過半矣。乾隆壬午季秋。天台齊召南息園甫啓。

## 同治重刻本序

括蒼環郡皆山。上應少微。其間故多隱君子。郡乘人物志采輯藝文。唐以前書缺有間。自宋迄明。著作不下數十百家。刊行海內。誦者珍之。第世遠年湮。風霜剝蝕。大率簡斷編殘。近復遭粵匪蹂躪。茫茫墜緒。幾剩劫灰。同治庚午秋。余來守是邦。知各邑代有名賢。而葉氏尤盛。水心味道兩先生學術。傳播儒林。早爲當世所宗。倘名山石室呵護有靈。或得搜羅。藉資探討。未可知也。乃博訪周諮。久之得前明葉子世傑草木子四卷。循繹數過。其體裁逼近老莊義理。發揮經傳。蓋本格致之真修。紹關閩之正學。探賾素隱。原始要終。迥非小儒末學所能窺其涯涘。其他著述甚富。如太玄本旨本艸節要諸書。散佚無存。茲則吉光片羽也。人謂先生負震世絕俗之才。不得大展其用。卒以巴陵一尉深自韜晦。復就非罪之逮。遭際甚不偶矣。然而是書終不磨滅。則其遇既與左遷後先一轍。而草木子亦與史國今古流傳。安知非造物以不朽之名厚報之也哉。爰重爲鐫板。俾括人士仰先正典型。不忘服習。而窮通顯晦。均不足以介其懷。斯誠君子之爲也。同治十三年甲戌仲冬月。知處州府事潘紹詒譔。

## 快書刻節本草木子題詞

葉子奇作是書。不下四萬言。拔其尤語。不滿三千字。而陰陽五行。聖賢仙佛。民物夢覺。靡不徹與。駕韓軼管。暢呂測莊。有書如此。何患不增秦漢之色。易以取數之少也。譬之鬪草者。翠芸朱草出。而餘莖雖美。皆蔓蕪矣。譬之採木者。瓊枝玉樹出。而餘榦雖嘉。皆惡陰矣。子草木子其翠芸朱草瓊枝玉樹也。得其所所以子草木者。卽得其所所以取草木子者也。草木其人。不草木其言。取言於草木之人。不因其人以爲草木之言。子故得盡其翠芸朱草瓊枝玉樹也。問草木子曰。飛昇有術乎。曰。天上實無著處。子且問草木子曰。子草木有術乎。必將曰。草木實無著處。去其子而取其草木。并去其草木而取其言。言存而子存。子存而草木亦存。地下有著處矣。天上何難飛昇以往乎。斯言也。起莊生而問之。是以草木取草木以馬喻馬之說也。閱景賢識。